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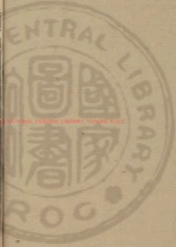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清江貞先生文集序

夫桐主自

明興以來稱跌宕卓犖之士儔然有不朽之名者  
國博貞先生與郝憲程先生乃其彰彰著者  
貞先生以文章顯程先生以節義顯斯二者執  
轡不同然皆先哲之間作近世之希觀而王人  
之指數其邑中奇者亦必並稱二先生以為其  
邑有古昔名賢足稱不陋云予初蒞桐即聽聞  
而慨然景慕之及按國志所載考究先人物既得  
以許程先生節槩而因知貞先生者蓋亦遺德



之準節士之儔彼徒以文章名先生者淺乎觀  
矣予嘗觀當世文章士引觚吐辭咀華嚼精靡  
高而亦窮靡遠而非究非不號稱名深為世所  
重乃其心特養望市高以獵聲譽鈞閣違一遇  
功名之會敗度事私含詭榮壯靡孱而弗就靡  
迂而弗即此所謂言道而行違文是而人非者  
也則雖其著作升堂歸蘇入室董賈而傳之何  
益也故世有厭集刻之繁至欲得祖龍之火燭  
而滅之雖疾憤之語誠惡其繁奪朱之章而亂  
真非過也乃若清江貝先生集則焉可混莽彭

乎夫士君子行足以風世故其言足重也人  
以範俗故其文足傳也其人其行善矣而其言  
與夫又真是垂永久故其傳是遠也是故非行  
即言非重非人即文非傳非言與行符文與人  
俱即傳弗遠也先生少穎悟不群負才積學聞  
揚鐵崖倡古文於會稽暨笈而從之不就有司  
試而日以著作講授自娛先生之於學可謂專  
矣應

明時就辟召不旋踵而辭疾退歸卒以著作終其身  
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是故余觀其所為作旁

引曲喻悻錄其籍色併百家則班馬之富也引  
經據理文藻蔚敷而綜覈確微則歐曾之純也  
而要其指歸率間曠道還豪名不羈之趣居多  
則並列之遠也先生之於文可謂粹且精矣論  
者咸以為是足為先生重足是為先生傳而余  
獨謂先生之足重而傳且遠者固自有在非區  
區文詞間也今夫秦檜和樊康世輯民使澤布  
寰宇烈岳簡冊者事功之士也安道若節貞志  
飭躬嚴進退之義而勵山虞之節者道德之偉  
也士君子自度進不能為彼則退而養德此為

是亦可以獨起流輩師表異代被落無所建  
明而徒姸媵附世以倘來之物榮其身者於義  
何居陋乎吾無取矣先生起元季以才畧慷慨  
為遠近所宗假令抱策以託試有司即非特取  
青紫異日行當有所興發建堅與許文正之業  
相復先然而先生恥事夷之陋貽照莽屑也及  
聖明御宇起而用之隨試有效入史局則編纂著稱  
於同事校省試則至今謂得人分教  
中都則儀範垂於章健論著譽於薦紳也于時尤  
績騰聲蓋茂昔聞天下士咸想望先生風采以



為先生行將暫用有鴻鉅立勲名於世然而先生  
主抗得雲之志浩然亦留也噫茲是以觀先生  
矣夫自近代士大夫以宦為家進退出處之義  
擯而不講污者甘心炎虜而貪者溺志權位彼  
其不敗抑求容及失之而不憤恨羞悔者斯亦  
難矣况能自飽如整脫履名利視如塞翁之馬  
孟敬之既失得不繫於心而出處一從乎道斯  
真特求之素流輝然平儂哉即進之古人亦鮮  
其倚矣余竊謂其抗節偽朝抱隱濁世即首陽  
清節之風茅遂也應月

明時教即退休自適其老即四結二疏之義非過也  
千載而下庶污剝貪風世範倍之功先生出之  
則誰謂程都憲公之節義可獨專美也彼徒以  
文章士名先生者是乎否耶夫其言其文既彰  
彰如是而其人其行又卓卓如是然則焉可弗  
重也焉可弗傳也傳又焉可弗遠也余故獨有  
取於是集其全至相程都憲之集已刻行且以  
板入庫籍今傳之遠也獨且先生以舊有清江  
集行于世未及亟刻然其集多散逸無存即士  
大夫好書籍之家猶希有之幾乎遠而不傳矣

邑將李君雅以文才自負亦垂有基於先生作  
供其集久而廢也乃極意旁羅博購一日而抄  
集其錄編次以詣予曰款付之刻且謂予當序  
之首余曰善哉茲舉也余方有志焉未統君何  
就之速乎余誠當序不敢辭會政劇方撥筆未  
就值李君歆致位歸促余成序終刻以行余久  
景先生風又重嘉李君之行有命於先生哲利  
達之心故遠亟為之序且本先生之大節使後  
人傳先生之文如先生之所以為不朽者云  
時

萬曆乙亥歲冬十月之吉

賜進士第觀刑部政出知桐鄉縣事漳浦後學蔡許

自註序

清江貝先生文集目錄

皇明國子監助教 貝瓊 著  
桐鄉縣儒學訓導李詩校刻

卷之一

記

武昌漢樓記

筆談軒記

吳越兩山亭記

遊冶亭記

茶屋記

縣令謝公廟記

扣角集記

桃花流水記

遊笑山記

菓居記



藥石窩記

風木亭記

慎獨齋記

存誠齋記

半間雲記

萬峰秋記

未德堂記

志古齋記

一梧軒記

雙井堂記

黃山書舍記

白雲書舍記

宜晚堂記

環碧堂記

水雲深處記

巖壑深居記

東軒記

旅軒記

聽松樓記

西翠樓記

蘆軒記

楠隱記

古澗寒泉記

北山書房記

鳴鶴軒記

觀捕魚記

翠屏軒記

天香方丈記

一粟乾坤記

卷之二

序

題秋江送別圖

書九歌圖後

送葉孟符赴雅州序

送朱文昭赴棊江序

送魏文芳序

送楮德烈序



送兩荆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送劉桂初歸雲間序 送關文炳歸安陽序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送鄧子之序

送王瑞卷序 送王子翔序

贈醫師沈光明序 贈星士梅生序

宋潛溪文集序 鄭本初詩集序

瓊臺集序 灌園集序

瑞道詩序 儒旁辨證序

傳

楊鐵庵先生傳 黃國華傳

特隱先生傳 西郭生傳

古泉先生傳

賦

石經賦 大韶賦

卷之三

說

敬說 太魯生說

睽說 夢筆居士說

藏六說 觀魚說

對

詩工集

目錄

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果雲對

誤漁蕪對

土偶對

誌

菊莊誌

東齋誌

滄洲一曲誌

銘

存善堂銘

君子堂銘

澹泊齋銘

用拙齋銘

貴鼓銘

箴

誠敬謹箴

墓誌銘

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虞士深水徒君彥鉢墓誌銘

鹽運司照磨任君墓誌銘

江山尉中王黃公哀辭

徐居士碣銘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贊

三賢贊

雜著

猶戒

罵致

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清江貝先生續集目錄

記

杏田記

來青堂記

拱翠堂記

迂隱菴記

龍雲樓記

水竹居記

故訓等胡先生回像記

序

乾坤清氣序

王泉隱居圖序

晉鏡睿語序

送王至善序

送蕭子所序

送顏伯載歸四明序



送開學臣先生解洛陽序

解

後姓解

中星解

說

神墨說

霜林說

壺歎說

誌

蘭雪坡誌

聽雪齋誌

傳

林泉民傳

愚齋道人傳

文

鑄鐘文

辨

冕辨



文

錯鐘文

辨

鬼辨

是集也為文一百三十三篇為字六萬有奇  
每萬字工食銀三兩四錢每板樹舉一分共  
設架二十三兩有奇  
本學訓導李詩助銀五兩

庶生錢好董名儒周于德吳仲和董仲儒曹應  
俊莊芳林胡臣明顧杰張可明徐志學沈維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諸陸奇計錢譽得陸吉陸增沈肅陸三衢共  
助銀十兩三錢若其姓末綜理之勞則臣明  
為多

卿仕廣著經憲王化助銀三兩

耆民莊儒助銀五兩然無序無以彰其美不  
印無以庶其傳

訓導李 又捐銀二兩七錢

藩司史徐藝亦助銀三兩始印行焉例得備書

目錄終

清江先生文集後序

予諸生時好讀古先文字見清江先生土偶對  
西翠樓記諸篇心悅之比司教來桐詔先生後  
予邑人邑人言先生沒今二百年子孫遺文漸  
盡矣嗟乎貝先生何淪落至此乎越明年同賓  
海虞志齋李君謂先生邑之聞人也遺文闕佚  
亟以表先聞風多士於是旁搜手錄刪其亡謂  
者若干篇存可傳者若干篇刻之學宮以廣其  
傳於是工告成矣屬予敘述先生之行嗣刻焉  
叙曰昔奇遜逆天地之位作諸夏之主胡惟尊



夷人甘臣虜先生能抱璞不歆售受學於會稽  
鐵崖氏者曰聖賢之學而已矣

高皇帝混一區宇徵岩穴之材先生始應

聘召而起是故相時之哲足以標出塵擢君之義  
可以貞臣節許平仲氏漸德已夷考其時中原  
雖就日靖而勞臣志士皆元材也率喜尚弓馬  
博學薄文墨不為先生日與宋潛漢學士議論  
往復荒澤甚多及退居爰山教其子五人俱明  
經潔行顯庸于世視昔五柳之子不喜習紙筆  
者不同則先生之事君也擇師也論交也教子

也天秩人倫舉可謂章章垂世也而况其入史  
局以直核稱教國子以師道稱隨試而輒効造  
於今史傳記之猶能使人興起者乎孟氏有言  
尚友讀其書必知其入論其世於是知先生之  
集不可無傳矣叢李君常請刻吳隄集于邑中  
今復刻是集而先生之文章與都憲之節義足  
垂垂於不朽者李君者豈非文獻之攸章哉德  
業之遐因可知已集凡四卷詞皆根極理奧色  
大夫漳浦

調吾蒸公許序於前予不敢復贊云

時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孟冬月署桐鄉縣學教諭事進  
賢後學周守伯猷子方義壯書

清江貝先生集後

節義文章自古稱之矣斯皆天地英粹之氣委  
靈于夫人以贊珥元化徽淑人心閱舒奧衍室  
必華藻士君子磊落軒昂蔚然為名世人物以  
有此也故授關大夫伏臘侍郎君子羞稱焉巽  
隱程先生清江貝先生皆桐鄉產也其在巽陵  
先生則以明經起家而勤功于漢南寧澤于夷  
獎名位尊顯而當夫遜國之時有實不貳其在  
清江先生則以明經起家而分教

兩都諸生宏集抒詞揚翰派播滄寓預終元史典

宋文憲公王忠文公相朝和當時有敘事詳贍  
不激不訕之稱焉二先生雖時位稍殊而文章  
節義皆絕是一時人心懷念余備負于茲即嘗  
追論其世癸酉之秋編校吳隱先生之集濮陽  
公刊布而籍藏之矣清江先生之文間見于

皇明文樹及文章辨體諸集中而未見其全也求之  
再期番以淪缺報委晚乃得之王川顧君蓋履  
君敦厚好古故能藏其遺編然亦幾於腐矣  
余既得而讀之則手自警錄稍加剞正雖其  
生所述不及國家大事庶有求神應援古聖今

辭旨煥發間有所感則又剞有誤著要皆親切  
之言不可謂於世教無補也夫輕縑素練太羹  
玄酒與夫豐肌膩理濃雲鬢與體裁雖殊而稱  
文則一均足傳遠先生學博而思遠氣融而理  
達冠大呂天球和雅清越蓋

國初名家也然石經大韶二賦不見於本集而見  
于

皇明文樹則知先主之文其流布四方而散逸失紀  
者蓋亦多矣今即不為之計則此集將亦遂泯  
加之數傳誰復有是以徵先生者我余竊閔焉

乃卑諸庠士協園梓之夫

明興以來霞輝星彩擅藝林之身芳而新彤管之鴻  
製者紛如矣乃獨留意是編何哉昔周公作無  
逸獨許于文武謂耳目親記于師法為親且切  
也二先生皆海內名流俊偉卓犖固諸士里中  
人也諸士嘗知念之矣如砥礪其名行完懿其  
文德抗厲前修而起踪避孰俾後之評隲人物  
者勿但曰清江異隱云爾則余茲刻也無亦為  
諸生掃室各席也哉序

萬曆乙亥冬十月吉分訓桐川海虞後學李詩謹識

清江貝先生集卷之一

記

武昌蕪樓記

縣有蕪門古也或以蕪門為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  
亦施之縣乎後建重屋於其上故又稱蕪樓蓋令水  
所居必嚴內外之限辨上下之分非徒侈之以壯嚴  
而已謝叔賓治武昌之三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  
新而完之而蕪樓未及建也父老有謁而為言者乃  
謀於衆即山伐材濱河陶甃因其舊址而經營越十  
月而功成飛甍巨棟高出雲雨蕪雕琢之費而私歎

乃卑諸庠士協園梓之夫

明興以來霞輝星彩擅藝林之身芳而新彤管之鴻  
製者紛如矣乃獨留意是編何哉昔周公作無  
逸獨許于文武謂耳目親記于師法為親且切  
也二先生皆海內名流俊偉卓犖固諸士里中  
人也諸士嘗知念之矣如砥礪其名行完懿其  
文德抗厲前修而起踪避孰俾後之評隲人物  
者勿但曰清江異隱云爾則余茲刻也無亦為  
諸生掃室各席也哉序

萬曆乙亥冬十月吉分訓桐川海虞後學李詩謹識

清江貝先生集卷之一

記

武昌蕪樓記

縣有蕪門古也或以蕪門為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  
亦施之縣乎後建重屋於其上故又稱蕪樓蓋令水  
所居必嚴內外之限辨上下之分非徒侈之以壯嚴  
而已謝叔賓治武昌之三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  
新而完之而蕪樓未及建也父老有謁而為言者乃  
謀於衆即山伐材濱河陶甃因其舊址而經營越十  
月而功成飛甍巨棟高出雲雨蕪雕琢之費而私歎



殆過於前於是樓鼓角以謹晨昏之節可謂稱其嚴  
內外辨上下者矣惟工築之歲月不可不紀遂狀其  
顛末馳書 京師求予文以饒諸石按志武昌在漢  
為江夏郡至吳改武昌晉廢亮陶侃嘗出鎮其地而  
環境之內皆匡峭壁之竦峙者則有鳳凰大洪驚湍  
悍流之扼束者則有江漢此非陰固之當保者歟破  
臺已湮荒臺已夷而英雄陳迹尚想見於千載之下  
矣今所格七縣武昌其一也唐宋以來民之至而土  
著者日益繁移元李之爽所至阻兵苦於攻戰千里  
蕭條遺者與說 國朝混一區宇休養既久荆蔡始

復流亡四歸而叔賓興壞起廢一新邑人之觀聽  
有坎第哉登高望遠九昔之荆棘參天宅狐窟而盤  
蛇虺者今皆禾黍矣甘之白骨彌望嘯魑魅而號烏  
為者今皆官室矣抑可以見 聖天子之深仁厚澤  
被乎南服之廣如此故茲役亦易而不煩也大抵時  
之不得為者春秋書新起廐是也制之不當為者春  
秋書新作南門是也謙穰既得其時制實出攻之所  
關雖重於用民非若起廐南門為春秋之所譏惡可  
後而不急耶凡吏之出入於門民之往來於道亦各  
有其時而不違矣故詳書以著更作之始俾來者有





鄆人於公之存德之如父母建祠磳南像而事之及  
沒而其神益靈嘉定八年飛蝗蔽天人走于廟禱之  
俄有暴風樹雨驟以出境紹定元年大水又禱之一  
夕而退嘉熙三年旱又禱之而雨咸淳二年雨暘不  
時禾且盡禱又禱之歲復大稔元大德十一年濱海  
之州大疾獨不及鄆明年飢有巨艘自劔南運米至  
結亭聞有人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前進士  
陳觀爲作記至正十九年寧海賊馮輔帥衆寇境  
官軍逆戰于壩墟嶺仰見大旗飄揚彷彿萬騎雲合  
而旗有謝字賊駭大奔斬獲無數二十七年正月己

卯火民廬燬者若干所且及夫子廟學正程式復禱  
于神風尋反滅火嗚呼古者忠義士體魄雖死其英  
靈不俱爲野土而顯之一方者亦間得一二事或者  
出于偶然非皆神之所爲也孰有公之庇民於冥冥  
所濟輒應而拯飢予冠尤彰彰于見聞而不可掩者  
其烈爲何如哉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勤死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則公於禮宜祀先是程式洎父老江嘗以  
狀聞州州上之府府上之省省上之朝封予祐侯廟  
號資福益有年矣國朝後修舊典雖未及加贈以

龍神男子千載而知其不為淫昏之鬼明矣予因求  
之南北分裂之日符堅方熾且欲一舉而下江東微  
康樂公禦之淝水獲百萬之師晉已不國故其功在  
社稷為甚大後有孫如令者既善其職典利燕窮至  
廟食于鄆百世之後寤焉若生則其大異于人人而  
精氣流行宇宙間惡得誣也故為書其實以登載諸  
石重為作迎送神詞俾鄆人歌之以德懌其心焉辭  
曰鼓門兮巍巍潮朝出兮夕歸神之居兮寧止從續  
紛兮如水的清禮兮羞文魚鼉鼓統兮吹笙竽利我  
民兮時時時雨上無飛塵兮下無鼠山無毒兮安泰  
多餘萬歲兮千孫節節是依兮孔樂且休

筆議軒記

瓊從缺崖抄公在錢塘時公蒞遼金宋三史慨然有  
志取朱子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瓊曰宋南北三百  
年間載籍視前代尤繁爾及諸門生嘗與吾共成之  
瓊因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誓史而十二公之事有  
得于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于心而垂  
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窺定百年之前宜不易  
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  
書有欲書而不畧書史官務修前事不及詳於見聞  
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一毫不書他可知矣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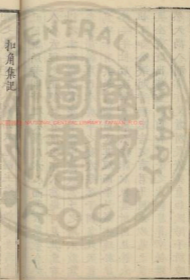
親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爲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爲然且曰考之書賢之人嘗必爲之尋偵兵變流離散處閱十五年後會於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遠遠遷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溪彭宗璉比過瓊清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宋太祖之禍爲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爲張浚之罪以至韓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傳有所論

焉因觀所著則皆粗於龍川水心而其言懇懇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者復生亦不爲過可見其爲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于胸中故敢寫予之所不敢爲也蓋川論唐已未庚申之變太宗忍于同氣此天實爲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垂於議宗璉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臣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既出獲盡觀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幸歟雖然天禍八刑亦作史者所畏蓋必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璉其戒之哉故樂爲之記而首舉其與公前所

言者云

扣角集記

扣角集者前翰林修撰姑蘇申屠仲權之所著也仲  
權與予同學於鐵柱揚公門再試有司不中即棄去  
舉子業洪武三年徵至京師草論蜀書稱旨擢  
為侍從官未幾病免歲餘復謫濠上治田之暇輒肆  
意文辭前後凡若干卷酒酣誦之扣角以為節云八  
年春予分教中都生手其編來見且言土鼓之音  
不諧於匏竹菘蕘之味孰與於太牢顧欲希一世之  
所好而莫能一世之所病可謂至愚雖然惟子知吾  
久子查序吾集乎予愛而閱之累日乃為之歎曰何



其富也抑嘗論文之升降不繫乎時而繫乎其人方  
仲權奮于布衣逢遇人主之前人皆以爲寵也而庶  
異洞庭林屋之時至不合而斥混于田夫野老人又  
以爲辱也亦庶異王堂天上之貴視彼之驕盈于既  
逢沮喪子困阨者相去奚翅萬萬哉故凡之大篇短  
章和平古淡無哀傷愁怨之辭如此由是反復古今  
而辨之審戚當東周之衰齊小白以諸侯伯中國不  
得與一時賢智之士如夷吾者同升而栖栖乎下悼  
堯舜不逢長夜之未旦悲歌慷慨未能安於貧賤而  
失之激矣既舉於齊亦不見輪主之功如夷吾焉仲  
權之居田里豈將竊比於戚而一詠一詠莫非真樂  
之所存則其跡雖同而心寔異也嗚呼戚之託於音  
也幸而有知之者傳之數千載之下不與風花霜葉  
俱腐惜無知仲權於今日而至音至味孰有以祭之  
土鼓蕞美歎然仲權未始求人知之類戚之於齊也  
予故發其意以冠于首云

吳越兩山亭記

蕭山嘗創於兵吏於土者率無堅守意官舍民廬皆  
而弗治尹侯本中始至德刑並施安輟流士歲登時  
和疆場既固乃築亭於北幹山顛以爲泄煩宣滯之  
所題曰吳越兩山亭蓋自天目而來其支別爲岸江  
之山凡屬於吳者飛轟欄楯之外自泰望而來其支  
別爲岸海之山凡屬於越者環繞牖戶之間攢峰疊  
嶂重岡複嶺或起而伏或斷而續大者如宗阜者如  
介靡者如奔隆者如蓋缺者如鑿銳者如削旋者如  
頽拱者如揖出奇獻秀不可具狀雲消雨止天宇廓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清乃舍僚屬領賓客凭高四顧延青攬翠蓋終日焉  
一時善詩者咸賦詠之且輒介三百里謁余爲之記  
余惟五嶽之外赤城爲蕩區廬羅浮見於國誌者非  
一而有好山之癖如謝公者屐齒不一經焉蓋限於  
勢而莫能周也願欲不出跬步而坐挹兩山之雄秀  
微夸歎之神負而徙之一方惡可得哉吳越之境中  
介濤江亂流往來不終日可達非若齊楚之虞南北  
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蕭山爲浙江之邑斯亭又揀其  
要兩山之勝畢效于茲則凡限于勢而莫能周者得  
以兼有之矣故之紀載越之始封比至禦兄則錢

亦越也吳敗越而取之後吳爲越俞越爲楚俞皆不  
能有其地慨想夫大禹之勤太伯之讓高風偉績炳  
然在宇宙而不滅者如彼後之人顛覆而不祀者又  
如此不亦悲夫歷千餘載有元混一四海即錢塘置  
行省而浙東隸焉孰知其爲吳爲越也歟今侯以鳴  
琴之暇登斯亭也豈將覽兩山以寄懷古之思而已  
邪其亦觀山之不遷也思固其守觀山之峻而極于  
天也思崇其業觀其出雲而雨六合也思普其澤於  
民則庶幾乎故書以獲之俾刻諸石不訾于侯且以  
誓其繼侯而來者云時至正二十二年秋八月初三



日記

桃花流水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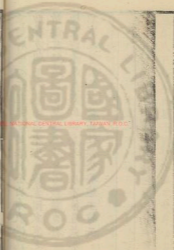
桃花流水非出武陵之桃源者國子博士會稽錢公  
子子纂室躋龍山下有水盤回曲折遂以其地假之  
桃源也按桃源爲天壤間絕境宜高人韻士聞而慕  
之今桃源州桃川官南一里是也定武陵八景之一  
陶淵明記蓋特指秦人避地居此不與世通後好事  
者輒言其爲神仙詩人從而附會之豈不唯哉然自  
秦以降更王逸伯攻戰不息天下之人不死於兵則  
死於賊者十六七而山谷之中老子長孫至歷六百  
年之久理亂不及于耳榮辱不加于身以神仙目之



亦非過矣及晉太康中漁者既至而出其道卒莫之  
察則人民始病而風土亦壞今且同於他境長荆棘  
而伏狐兔惡有昔之種桃者乎或能自遠于域邦蓋  
埃之外如王維之朝川李白之匡山杜青之錦江孰  
非桃源之勝而白之見于詩者亦有桃花流水之語  
矣必桃源之爲桃源也子予之意殆與此固已嘗其  
暇時徘徊水曲或坐石而釣或倚樹而歌其景無窮  
其趣亦無窮也則以林壑未有過于桃源而桃源不  
待往求而在是矣被汲汲于貨利之途而栖托於權  
勢之門者惡足以知其超然物外爲高邪初子予在  
京師時嘗爲予記之予因喜曰公由布衣微爲國子  
助教方朝而入暮而出未宜懸轡竟閭寂寞之濱也  
姑俟其歸越四年爲洪武十年乃獲請老於 朝而  
桃花流水果爲其所私矣不可以不從者故書其說  
以寄之異時將躡屨而往候公香垞玉筍云

遊冶亭記

君子不觀山川之勝，莫以廣其志，宜其文金陵之山川不一，而冶亭特據會通之地，盡有其勝者乎？洪武三年春，予客金陵，思一至其所以求吳孫權之故迹，時預縮纂元史，晝夜不得休，及史成，謁歸，雖可游而不暇矣。既抵舍，親友相過者屢，以冶亭為問，而茫然莫知所對，心亦竊悼之。六年，復徵為國子助教，以為必償向之所願，而日與諸生講肄，安敢舍其所事，以遂吾私哉？五月朔，有一日休沐之暇，遂與二三子道出虹橋，西過朝天宮，而所謂冶亭者始獲登焉。亭在



宮中之土山上山有三亭由冷亭而東曰鍾英由鍾  
英北折而西曰飛龍飛龍者元文宗出居金陵時所  
構及嗣位道士陳玉林名亭以榮之歲久與鍾英俱  
毀惟冷亭抗於古木叢篠間亦無黹墨丹青之飾矣  
是日也夏雨初止四無留雲東望鍾山高揖天半而  
蟠龍之勢宛然欲挾雲而上下其西則大江隱  
隱然自引一線依山而東江右諸山起伏向背者又  
若青芙蓉萬朵歷歷可數而北山石皆瑪瑙色方且  
時與日光霞氣相射蓋亦鍾山之候分乎近有民庶  
萬區樺次隣比及南北二塔屹然對峙金陵之奇觀

畢效於茲矣境與心會久而忘返不知沒沒埃壘中  
者知有此樂否也因爲之歎曰昔六朝皆國金陵若  
鳳凰臺謝公墩已湮于荒煙野草而冷亭真然尚存  
幸得一寓目其上不可以無述乃各賦詩一首且志  
游之始

僊宮有山如虎蹲石古不洗泥沙痕山頭冷亭久寂  
寞日夜雲煙相吐吞我來登山恐無路雨過新綠如  
雲屯解衣亭上坐盤礴身同野鶴初離樊攢青疊翠  
起相向揶揄天喜有鍾山尊蟠龍之勢欲飛奔起伏高  
下何宛宛大江西未赴碧海腥風五月吹江豚東南



形勝此第一擬問六代英雄魂珠簾羽帳俱已燔荒  
基草合鴉鳥喧百年死樹剝鱗甲秋聲夜作波濤奔  
嵯峨更愛北山秀霞氣晚射扶桑暎周顛何處草堂  
閑徃徃月落聞鶯狹山窮水盡見平野人家彷彿淮  
南村莫愁艇子不復繫桃葉渡口愁黃昏可憐今古  
竟何事區區王謝猶爭墩向來海內俱腥臊 聖主  
疋馬開中原黃旗紫蓋今始見青春一氣回乾坤重  
進 京國非少壯耆老如星今幾存金鞍走馬白下  
門胡姬坐調諸王孫一特光彩動左右豈意寒落悲  
打自荷空天恩平生英氣猶未盡賦詩尚敢曹劉理  
長干買酒喚李白江州山月照再論

遊爰山記

禦覽地四平蕪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爰山山  
由爰道人得名爰山之東曰史山虞成春清明陳君  
仲謀約予遊爰山遂乎披 召赴 京師而仲謀亦  
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率壘  
一事挽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復治酒肉飲食  
以餽陳熊陳魯兩生洎予子知由大溪北折而東度  
陌越軒至爰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採糞剝蘆雞大  
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氏有家在山半家  
後得支徑而上高下推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

徑僕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沫波濤中山回路盡有  
石巖然壁立者即支道人所解履其顛有小石突怒  
上中類迭筍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  
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謾吹人衣耳目爲醒  
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子聞之爲莫  
茶米飲乃啜二既以沃燥吻也而復東其垂耨夷有  
公主墓云宋孝宗女塋於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  
山者山視矣山稍平上建神宮祠人至而禱者前後  
相屬予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絕之蹟拱墨  
布之噴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予意在子一適耳

蓋之所遊亦何異夫赤城天姥哉因觀柯齋古井井  
深二仞而泉瑩可鑑誦學僊者洗髮於此或云山僧  
蓋石以濟三伏之渴者人獲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  
於是矣日暮下山路益險或有雞子石磊磊至不容  
足面山臨王氏巨竹千挺奈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  
其所近山又有三潭皆停黛蓄與天一色錦兔往來  
可畫從者職舟以待朝與二生皆登舟仲謀從子徒  
行歸翼日戌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七里捨舟而塗  
至紫蕨山之陰山崱嶸草木左右惟石縱橫錯布類  
駝馬者類鹿豹踴者類牛羊之攻窳或說者知路出

石間如蒼蛇蹠躡驚而上山顛亦有神宮古祠祠之  
下爲廣福寺寺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  
依山勢而成寺僧述公古遺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  
曰蘭谷曰天然借予所知梓南山者不幸而天爲之  
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覓遠樓與古遺登樓望海而弱  
水三萬里之廣宛在其下遠來雲氣隱隱接於榴榴  
也又西過春吟巖居中間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  
卽所謂天開圖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囁羨已久弟  
子道冲具茗飲共讀章孝標詩曰卓午延酌于半間  
雲所臨筍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神謀名賦詩一

前兄子翔後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半山  
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  
壯麗窈窕尚書父子而祠之其變之餘什者不復支  
燹者不復易而陶者舍其中捧土爲瓦噐然諸浮屠  
猶守其道不去日於西廡小殿禮古梅檀佛梵唄之  
聲襟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固且嘆吾儒之  
不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卽之  
所書四字在焉古道導予觀壁間畫龍一躍首躍洪  
濤中一旣升而反顧恍憶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  
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

胡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  
且轉而遊東山道過才公大用泊桑子才沈從東二  
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天木對峙相去可三里許  
石磴猶峻予且買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  
寺曰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浩劫于荒煙野草間而  
審食其墓額况讀書臺錢鏐洗餉池走馬塘舉燕存  
者惟僊人葛洪井歷歲不改其泉甚清汲者往往得  
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慈烏泉者在山  
之東冬夏不竭予以道迂不及親獨毛俱厭喝石崖  
崑深黑可坐三四人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

清秋崑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爲玩今大木盡伐  
棟宇亦撤矣下有農園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  
木交蔭其翳豈非辟世之人與同登絕頂東望岸海  
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址如獅子騰舞者橫山也  
共憇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而無  
其時不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  
有其時又有其地此予所以遂登臨之樂也抑天也  
非人所能必也不可以不記



遊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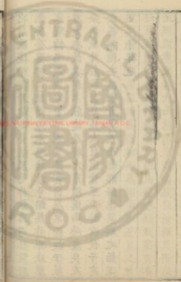
距黃灣二十里山之特起而雄秀者曰鷹窠遊者臨其遠而未始一往焉季秋九日萬戶馬侯仲貞修桓景故事以書招予遂率其季仲新及赤城徐大章錢唐潘仲華全思立循溪而東過葛家嶺鬢會稽道中獨無棘壁千仞爭雄天燒耳意荒林破冢有古人秘墨物文字可錄者輒引騎而入又東過談家嶺山益奇路益峭素乘而徒僕夫前導蠟綠而上經無人之境獵者糜絙以識其出入因得支徑行帶礪石中六七里日亭午至天禾池池皆石深廣無尋丈春冬



不涸澱有禾葉而華而實人以為異復舉三百武始  
至所謂鷹窠者大山嶄然中高旁殺巨海瀕其陽泰  
柱亘其陰惟石虎栲樹皆合抱山產茶類武夷者有  
沙門廬其顛因阻而為簷坳而為沼環以蒼篔之竹  
蓋其幽絕處猶宜雪霽時而海濱之勝畢效於是矣  
是日也天高氣清遠見百里之外沃洲諸山如青芙  
蓉萬朵飛舞而前遂列坐石上引觴滿酌一談一笑  
不啻杜少陵之在藍田崔氏莊余恨力不足以得之  
為之翦荆棘伐前囿抗風亭於竹外敞月榭於泉上  
以為高人處士之賞夫豈有所待乎而已後迂道東  
出前歌後呼從者趨師善胡琴亟作數曲而林霏野  
色蒼蒼莫辨山趾聞流水鳴暗蒼中鏘然作珮玦聲  
客或俯而飲或濯于下求其派實出鷹窠而梗于亂  
石大木故其利不能遠及時大章以溪山勝處良友  
分韻賦詩不成者舉以大白遂皆至于醉噫使予忘  
幽憂而輕去故土者非茲山也邪歸志其遊之始至  
正二十年也

茶屋記

馮李詹生蕪善類其游息之所曰茶屋蓋蕪善嗜茶  
尤善烹茶之法凡茶之產于名山若吳之陽羨越之  
日鑄閩之武夷者收而貯之屋中客至輒汲泉烹之  
奉客與之劇談終日不待報茗之會焉余因告之曰  
昔陸鴻漸著茶經三篇蔡君謨亦著茶經上下二篇  
而王川子則有茶孟諫議惠茶詩蕪善嘗取而讀之  
乎彼奴視茶者未若鴻漸之深於味惜計口腹之小  
而不免御史李平卿之辱君謨以宋之名臣乃進籠  
鳳圍希寵一時如丁晉公所爲不免陝陽求叔之譏



若王川子洛陽布衣耳諫議餉以先春之品其於潤  
燥吻沃枯腸飲之不厭可謂好之至矣然不徒足一  
已之好爲事且憂百萬億蒼生困于顛暈未獲其蘇  
息遂因以諷在位之君子是以天下爲心者乎此三  
子皆知嗜茶鴻漸固不足言君謨烏能無愧于王川  
子也蕪菁必辨於是而有云川之心已亟起而求書  
爲記余復笑謂之曰俟大雪之夜過茶屋聽松風洶  
洶作秋濤聲酒醒一書大曉也而請之益堅遂書之

巢居記

隱者巢居子築室城東門外廣容一席容至輒促膝  
而坐且參於峯曰烏巢于木而吾之室寔類之其下  
而不斃其蓋朴而不斷踈之以來清風審之以禦  
天雨前有玉山翁紆大 挹朝光于東隅納星月于  
夜牕此吾之所居巽翅一巢也於是而偃休於是而  
嘯歌泰然自足不知其爲陋也復仰而思之彼富貴  
家崇墉屹屹焉廣厦渠渠焉其與吾之巢又何大相  
百邪且厚積以爲寇之招外槌而爲鬼之瞰曾弗若  
吾爲巢之固而安也峯乃驟尔而笑曰彼拘于物者

也子亦未能忘乎物也子以其奢爲病惡知不以吾  
之陋爲病歟子以其陋爲樂惡知不以彼之奢爲樂  
歟其趣既殊而是非盡起焉若忘彼此而一之也忘  
彼此而一之則孰爲巢也孰爲非巢也渾渾乎太古  
之天熙熙乎太古之人也子以爲何如遂起而謝曰  
吾之所未及也請書爲記巢居于者番陽周克後氏  
客爲搗李貝瓊也

藥石窩記

士懼病于內之所不足而待攻于外暴者抑之而仁  
恬者激之而強固者適之而通辟者規之而正貪者  
矯之而廉蔽者發之而明隘者充之而廣所謂藥石  
之戒尤人之所當寶者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弗與也  
故君子以藥石適其德小人以藥石損其過夷考古  
今亡之所以存險之所以濟敗之所以成失之所以  
復豈非資之人也哉或者好人之佞而惡其忤于己  
此藥石之言不至也藥石之言不至則病日深而身  
辱名滅嗚呼以藥石之可已病雖螫吻毒腸亦有所

不恤至於正言之誇誇恒拒而不受方甘于有過之  
地是知愛其體之小者不知愛其體之大者可謂智  
乎予嘗以此自懲而雲間張拱辰顏其燕坐之室曰  
藥石窩服宋桐川簿丙公語將來益于大人先生而  
浚儀趙公爲之記後爲予申其說馬子謂丙公之見  
倪備歷言馭吏撫民之道則旣以爲足備亦從而善  
之無一辭最其未至焉在其爲藥石耶拱辰兄弟四  
人讀書鳳凰山中二十年其於聖人之告弟子凡一  
病一藥皆用之而用功者予不暇漬香之也抑聞魯  
大大臧文仲善於季孫而孟孫惡之及孟孫死哭之

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疾不知惡石石猶生我疾能殺我足又以人爲藥石  
者歟若文仲可與言智矣尚求以爲法俱辰名奎積  
浦先生六世孫通春秋大經嘗試於有司今以才選  
主興國之通山簿云



風木亭記

園子生平陽董瑀蚤孤既蔡父伯高築亭于墓左題  
之曰風木取諱詩外傳記臯魚之語云初伯高撫瑀  
甚勤而教之有法時年甫十二猶未知也既長而有  
知思報無窮之德而抱無窮之戚矣此亭之所作因  
取記其所謂風木者久未復也洪武八年春余分教  
中都復與瑀俱且申其請乃爲之說曰木之性恆撓  
於風子之心恆奪於天此古今之所悲而臯魚至於  
哭而死也然余不足於魚焉漢毛義捧檄而喜義豈  
喜得一州縣哉蓋爲親屈也苟知爲親屈則不暇於



擇祿而魚去親之久事主之難既困而歸自稱其失  
有三又何及邪孔子門人聞而歸者三十餘人則以  
魚激之且懲其過也雖然莫尊于親莫大于養親顧  
菽水之薄或缺于前而三牲之具不必享于後所謂  
事有不可全人有不可強者風木之成爲何如耶非  
特一魚而已今增志因於魚而無其三失惟以死而  
厚于祭也孰與生而養之薄死而致其哀也孰與生  
而祭之深故假其言表吾之思耳歲時展敬墓下祭  
斯亭也俯企洲而仰靈鷲徘徊頓又安得起吾親  
于九京歟此尤足閔之也嗚呼彼一時富貴者居有  
華楹出有與馬僇梁肉而羹鱗鮪者皆不肖之子弟  
曾弗悼其親于既沒不及事之爲戚如增者此又魚  
之罪人而世亦莫之惟已豈不重有所感夫



慎獨齋記

昔人有鼓瑟者坐客聞而去之以琴有殺聲也時見  
燈鼓臂擗錚其心一動使絕古淡泊忽變為殺伐而  
人已知之則雖至密之地可以欺人乎人不可欺由  
吾之情有不可隱也或者肆其巧詐欲欺天下之人  
以為不吾知也豈不悖哉是亦昧于君子慎獨之戒  
矣嗚呼日月之明未有過于獨者故君子恒察乎方  
起木形之機儼乎若神明之臨也凜乎若傾僂之在  
前也其慎之如此惟求至于不欺而已予之由莽滅  
裂何足以及此而園子生建德王以寧氏願其讀書



海江集 卷之二

之所曰慎獨數求予為記因舉所聞而論之抑朱子  
示學者禮道之功莫切於慎獨及其告君也後倦倦  
進其說焉誠以應事接物本乎一心使公私邪正交  
戰於中互為勝負則施之宋國天下必有不得其嘗  
者惡可忽于不見不聞而弗之察歟曾子子思以是  
相傳而發于先儒者亦既詳矣竊聞夫僅知用力者  
不勇其朝暮之為不善者人雖知而無忌矧望其註  
慎於所不知乎此子所以益嘆世道之衰心術之壞  
而嘉以寧知為學之要也以寧苟于獨而慎之善吾  
守而不失惡吾制而不行庶幾一事之不慎所至又

可量哉尚以予言勗之繫之以詩曰

吾廬暗室孰謂無人雖不知敢忘事天至隱而見  
至微而著奚翅十手神明是攬惟操則存惟舍則亡  
奚翅六馬奔逸是防所以君子察其所發苟不自欺  
善惡故决嗟以寧氏必慎于斯仁義之充寔繇是基  
我作我詩匪偽之飾朝夕寤之尚勗嘉歆



存誠齋記

昔熊渠子夜行見寔左以為虎而射之飲金次羽下  
視石也後射則矣雖無迹射一也貫於前而激於後  
豈有巧拙之不齊哉韜之石而虎也不知虎之非虎  
信其為虎矣故志于虎而不志于石宜其射而入也  
後之虎而石也則知非虎之虎信其為石矣故志於  
石而不志於虎宜其射而踞也嗚呼石無情也誠之  
所在雖至堅而開矧於天下之有情者哉是以暮暇  
石也不能不化於子三苗石也且格舜于干羽之時  
舜亦盡其誠而已至于周公之風雷剝柯之血李廣



清江錄

卷之一

三九

清江錄

卷之一

三九



利之乘與韓愈之從經索悞之咒虎王祥之致雀是  
皆誠之所感非偶然矣豈獨能禦子之射靈石歟至  
哉誠乎聖人天也誠庶不存人而本至於天必存之  
而誠焉存則積之久而驗之大又豈區區匹夫匹婦  
後于一念者可徒也此吾儒之徵必本於誠而不違  
于動靜之頃或者誠有未至往往祈天而責人者何  
伴歟宣城王德裕氏顏其書室之室曰有誠求于天  
之記故舉誠以告之如此予聞德裕精于醫其游  
京師也遠近謁之而著治之功非一則凡修乎己以  
誠而其應乎人者固無不存具開金名如能專心  
何有尚始終始之

半間樓書

萍居廣福寺之遠上人者聲塵構屋高出飛鳥顏之  
曰半間樓且徵予為記予乃誌之曰雲之狀何如也  
上人曰昔清秋時天將雨仍氣氤上升如蒸饑饉而  
彼獲同歸又如王女嫁衣不見遠近及天風引之勃  
然入吾室中泛容戶撲惟慢排之而不欲去攬之而  
不祛輒傾然如化大雪山行覺有清氣淅淅逼人如  
冰軟薄中前開而隨令莫測其涯際也始吾甚厭之  
然一榻之外舉非吾有吾持寓焉而已矣雲之止非  
吾不以爲罽雲之去邪吾不以爲泰中分吾室而居

之夫豈不可乎彼徐而思之違宦巨姓繁第綿里屹  
乎山起翼子烏舉雖欲一與雲接而雲且不至焉不  
過青翠仗藏寶王所以瞽目而黃耳者朝森交于左  
石及元季兵變人皆攷于武夫悍將汗于宿軍劍馬  
之所雖惡之若仇而萃莫敢訶矣若雲之在吾前也  
今一室之小幸而不為孽仗之居寶王之府也又豈  
而不為武夫悍將之所攷也為吾與者特雲耳故吾  
之視雲不啻故人嘉客相忘相狎惡知其就手執寶  
也故先生試終言之子庶之曰上人知雲之勝彼其  
論高矣猶泥於有跡未融會物我而一之也未融會

物我而一之則亦同室而胡越耳嗚呼雲蕪心也吾  
亦蕪心也以蕪心相造則吾之為雲邪雲之為吾邪  
其飛揚下上而彌乎六合其卷而欲乎至客孰得而  
圍之邪然非上人之造於道不足以及此已上人曰  
善遂書而為記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夏五月既望禮  
李貝現在清江一曲寫

萬峰秋記

法忍寺之沙門敬梓山開室爲燕坐之所西江清涼  
尊者題曰萬峰秋蓋山之環其居者如青芙蓉萬朵  
而朝嵐夕翠之變接乎起居飲食之時其境湛以虛  
其氣淒以勁其容慘以肅蓋不特夫仄台旣收白露  
先戒而山中之四時常秋也行人已去松聲不斷悲  
風生而猛虎嘯素月出而清猿哀則有默會于休而  
定定而悟者於是招虎溪而結杜與鶴巢以爲徒飲  
卓錫之飛泉分鳥殘之霜柿可以外榮辱而一死生  
矣且復微子爲之記無乃贊乎然子知梓山之所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已大雄氏之道本一而為其徒者岐而二之宗于擇者不假文字直以求心為要宗于教者以為行必先于知不然則造道之門孰從而入殊二家之相矛盾不啻水火而梓山始亦以禪之高虛為難因居船子覆舟之所而取菽室之書及聖觀語錄盡讀之閉門謝客窮通博攷凡十餘年及其老也一旦大契其旨于文字之外由是歛其華而反其本且病昔之經于紛操則其於道何如哉或乘小舟往來江上往往賦詩有員休客殊之趣初非出于有意者後復置而不作人多邀而致之者輒辭不就其皎絕之行又如此

予方器囂然東西南北未知所屆又安得適于萬峰相與掃白石覽歸雲逍遙徜徉以成二老而忘世之風濤火宅邪姑舉其說俾刻諸石云



來德堂記

平陽林與直既塋其大父文卿于縣治南九十里之  
茅竹里築亭若干楹於墓側歲時既祭而燕合族人  
於此焉間請名於予接其先世為泉南人在唐有福  
應尉撰母死廬墓致白鶴甘露之應事聞詔立二闕  
於墓前號闕下林氏五季之亂舉宗七人徙平陽而  
散居焉四溪其一也由四溪而下嶺又析為二族居  
嶺門者有宋參議公某則與直之始祖也參議公之  
後為大諫公某大諫公之後有知道州望之望之生  
太王元初為建寧教授歷官至建德推官而文卿則





大王之季子重然諾寡言笑以與時又牙不仕而隱  
工鼓琴暇則抱琴往長林白水間作秋鴻操一曲觀  
者以為神仙中人年六十有五終與直之少也其父  
彥輝出游吳越故常依之以居而朝夕有成出入有  
節既長從師講學通春秋大經洪武八年至京師  
禮園子生選升上舍皆文神之教也志曰百歲之計  
來之以德改其前後而知善于計者請以來德名之  
乃進而告曰東南之強宗大姓位非不尊而畜非不  
厚也或三四傳而覆而近者一兩傳而已其能綿延  
五六百年歷十有餘世者豈非繫于人物歟譬之場

之木尺寸而長至於參天蔽日豈一朝一夕之所  
成其風雷之所排霜雪之所履吾不知其幾矣惟封  
之固而澗之勤其本既強而不為摧敗儼仆如此君  
子之於德也亦若是焉存于方寸之中而施之天下  
之廣積于數百年之久而發于一旦之間視彼區區  
析天而不獲則怨天責人而不報則尤人何其不賈  
而求廩不稼而求穫者哉若福唐至大諫公而始大  
大諫至道州而益顯文卿又能不廢前人之德而反  
乎與直故知向之有位者不能世其官厚者不能  
享其利而積德之效出於理之必然焉可誣也則後



百歲而為計者又在彥輝之父于益厚其積亦若雷  
祖爾父焉人物之盛當不止於此而林氏之福其來  
烏可涯也哉既名其堂復為記以勗之

志古齋記

志古齋者天自王程德氏藏修之所也菴德嘗心  
舒可立先生科舉廢遂一意于古文求進于先秦兩  
漢故取昌黎韓文公之語自厲云番禺周伯溫為書  
三大字使求予記之乃為說曰射莫善于羿而天下  
不能皆羿也工莫巧于般而天下不能皆般也唐宋  
諸家通習六經出入諸子亦皆志于古而恒苦其難  
者時既不同才復懸絕惡得強之以力哉蘇黃門曰  
文不可學而氣可以養而至是氣也寒于上下騰  
而為河漢旋而為風雨薄而為雷電列而為五嶽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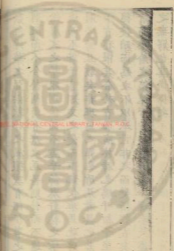


而爲海濤人得之發於文章所謂氣盛則言與之俱  
盛也諸家惟能善養吾氣所著不期于古而古雖有  
高下輕重遂與六經諸子並行不朽豈非一代之衷  
傑乎程徑取其書熟讀詳玩大抵立言不在於蕪絕  
剝削而平衍爲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  
樂此古人不可至也古之人不可至苟有至焉亦猶  
時之必爲羿工之必爲般庶乎其不遠矣若蘇轍首  
其志如此宜將高視燕前而不足于今歟雖然高臺  
遠守孰與古之樽棊齊統楚練孰與古之羽皮玉杯  
采筋孰與古之河尊杯飲或錄或作孰與古之土鼓

奈何浮華之習崇敦朴之風壞或有語伊耆之茅茨  
則既而不合於制尚有庖之瓦器則朴而不適于時  
悅周文之旱服則儉而不盡乎飾秦軒轅之雲門則  
淡而不諧于音矧文之變而下也使班馬馳聘其間  
則必驚且駭矣非班馬之罪也所見者異也若奚志  
于古邪懼其合於古而病於時也嗚呼初子坐是蘊  
德復蹈而爲之不以舉世非之而變斯能古矣因其  
請而極論之第愧于古人者海之一螺未及盡夫道  
之無窮也其尚擇之

一梧軒記

嘉錫張止齋先生老于九隴也嘗植一梧于庭閱十  
年挺然秀聲而審薰雲布不知三伏酷烈之氣也先  
生日徜徉其下酒酣輿發輒倚而嘯歌同乎惠子之  
曠焉既歿其子今禮部尚書維申益封植以示不忘  
後顏其室而屬予爲之記予聞昔齊燕楚使于梧宮  
因問梧之大小一辭之失二國據兵然梧何與於人  
使者獨以梧爲問邪且不問梧之材異于衆木而及  
其先王之事則兵旣不在梧已若所謂一梧歷止齋  
父子二世其年宜可問而知之蓋欲因梧而考其人



也夫連林之木如束如附如庇如下其相輔為勢者  
非止一二而已風雷之所撼霄雪之所虛恒並存而  
後斃然未足以見其奇惟特立者無所來而直無所  
附而起無所庇而固無所屈而下至伏于風雷霜雪  
剽凌勁氣冥奮忠臣直士之寡與剪焉甚危而未嘗  
為之少變於是始奇於草木焉此予於一楮尤愛而  
繫之也嗚呼三吳之盛大家世族甲第相望嘉花異  
卉敷榮交蔭四時不絕及州縣兵起殆盡于焚燒斬  
伐惟張氏之楮獨存愉困離奇過于龍門之楮是亦  
繁乎歎矣惟中實知樹于前而于後知此鳥可直  
視其為楮也歎

雙井堂記

按志雙井在寧州之修江中江不可見至秋冬水  
落始出而釣臺石明月灣咸在其上蓋亦西江之一  
奇觀也宋黃太史山谷家焉公時與賓客來游輒取  
水烹茶清河異乎他泉且賦詩有十里秋風香之語  
雙井之名繇是益顯距今三百餘年而祠堂猶存不  
廢則一時之風流槩可想已後整谷先生居東甌之  
平陽者亦其首裔歎嘗登咸淳進士第及宋杜旣虛  
遂隱不仕乃即居第前鑿二沼種蓮于中復以雙井  
名堂特示不忘其先之意雖其地與修江不同定有



太史之起云三世孫吉甫任 皇朝征商厥陽者五  
年于茲聞過橋門見予求記所謂雙井堂者至于三  
四無倦色以爲非鉅手筆不以爲也遂復之曰予嘗  
讀易井之爲卦曰改邑不改井况修江之井又非火  
地而爲者終天地未嘗改也而此特故而名之耳然  
名之所在君子得以攷其事而論其人焉初山谷以  
詩名熙寧元豐間與蘇文忠公馳聘上下文惠公極  
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混涵停蓄如磨柱而者或  
未之及焉惟公畫古今之變深而不僻奇而有法在  
諸家爲第一惜其與時又牙放浪雙井不得久于

朝廷之上使歌頌有宋之功德上俟三代徒發之游  
歷所見凡風雲雷電苑園臺榭禽魚草木悉寓于辭  
以洩其奇氣歐陽子謂詩人多窮余於山谷尤信之  
子孫綿延至盤谷僅一中科目又當革命之際弗及  
究其所施以終今吉甫博學工文亦區區校一異市  
官何其豐于才而畜于位邪此天也非人之所異也  
然自山谷而盤谷自盤谷而言甫歷若干世而流澤  
之深厚與雙井同一不竭視彼暴盈遠替者得失何  
如哉高堂巋然俯臨水鏡過者寧無反復思慕而不  
改之常德尤可見也故因其請而極言之尚益昌其



詩以行西江之派者不在其後乎不在其後乎是為記

黃山書舍記

江陰舊為常屬邑大江日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  
遊于海岸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嶺然與山星  
寒翠秀拔天半者曰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  
歇之地山餘是得名而君山則歇之墓寔在焉若歇  
若林若定若華向背起伏執刻屏峙皆境內之勝惟  
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  
行相密院鄒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廬于  
黃山乃剪蓬蘽藝松栢築別墅于山之陽以居朝嵐  
夕紫接于窓戶江濤海雨撼乎几席此尤揀其最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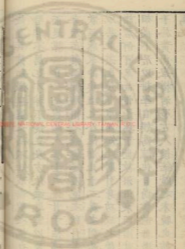
虞遠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宜率其弟完歲治田  
爲事上給潞潞之奉殿則取群聖賢書讀之世之紛  
華不接于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求文以  
記之予惟黃山在吳越諸山不啻都峯之於齊魯特  
以春申而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明  
也說昭玉出身狗主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  
嘗趙之平原氐之信陵以賓客相傾至躡珠履者三  
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之封而不  
聽朱英之言卒制于李園身死炭赤爲天下笑又何  
危邪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

哉豈其徒知微無望之禍不知戒無望之禍也公室  
智非不周也才非不優也象方依乘風雲以取高位  
而退謀一立一壑與幽人隱士之流甘于枯槁寂寞  
每天高氣晶覽薜蘿之飛雲延石室之秋月考盤長  
歌遐然放抃埃塗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  
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  
諸君何可及哉惜予羈于世故汨汨東西南北未能  
相從卜居以耕學自娛爲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宣父  
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授筆賦之未晚也姑書以  
爲記



白雲書舍記

雲之爲物不一而白雲則水土清明之氣上升于大  
幽人處士恒玩而樂之然其去留無跡卷舒無時所  
謂雲之問者非若兩雲雲雲之能淨物也會稽褚君  
德剛讀書瑤龍山下每清秋雨止窓戶皆雲也凡所  
皆雲也被覆左右彌亘前後其居也以雲爲簾其飾也以雲  
出也以雲爲車使其限也以雲爲藩籬其飾也以雲  
爲采色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日相接而相忘焉題  
曰白雲書舍蓋擬一方之勝而香爐王筍聯綿於雲  
閣鴻禧之觀范瑞之宮蔽虧于雲外城郭之埃塵迫



隔而不及也。鋤雲而耕披雲而薪既足以自給而太夫人又壽考康寧歲時稱壽洩洩融融此亦有天下之至樂萬鍾千駟孰加於是哉。使有萬鍾千駟之榮或不及養其親而反貽親憂得失抑何如邪。書取輒欲琴而歌歌曰山出白雲兮旣不以雨白雲浮浮兮又發子戶予遇燕管兮朝耕夜書卒歲有得兮食且有疏覽彼白雲兮惟潔時德載酌清醕兮爲母之壽。蘇是一時談者莫不樂道其美焉。建洪武之起爲中書掾轉青州都指揮使可經歷尋升鳳陽大都督府經歷乃不遠千里迎其母涉江道淮來。王郤亦無

異在端龍時蓋所升之境不同而同其樂也。故從將白雲之名于寓所親之所在即雲之所在有不待候于雲者視齊文忠公北登太行而與望雲之歎固不得全其私如徒別矣。因詳其出處而著恩義之無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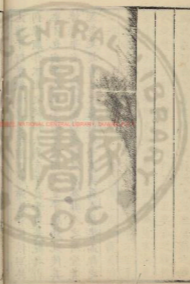
人傳其壽焉。其母祖其末節義舉于始。其出太行上



為之說曰山之秀也宜日之晚木之茂也宜歲之晚  
人之守也宜時之晚日之晚固異乎且矣歲之晚固  
宜乎春矣時之晚固異乎少壯矣而以為宜者何也  
山晚而益佳木晚而益堅人亦晚而益智豈不宜乎  
初落遠汲汲於一試涉大江走長淮上太行觀黃河  
風波之險阻冰雪之慘栗未嘗憚其勞苦焉是亦宜  
也二十年中變故多而形貌改思慮深而血氣衰回  
視向之銳于進者孰與鈍之久榮于前者孰與困之  
全於是蓋桓林壑之間雷做風埃之表尤為宜也夫  
之休之跡見於春秋方盛之時則怠而馳聘四方之  
志施于既老欲與新進爭前則暗濇遠者視彼溺於  
利祿顛仆不止之徒相去奚啻千萬乎由是觀之山  
也才也與乎人也不病乎晚而尤宜乎晚如此使其  
悼懸車之景促痛凋落之將及以為非人之所宜者  
惡知進退存亡之道哉此予嘉其為人樂書而記之

環碧堂記

揭李南五十里爲幽湖巨族朱顯道氏世家於此  
堂若干楹而不周其下題之曰環碧前御史中丞看  
初周公伯温以大篆體爲書三大字後馳書鳳陽爲  
託於予初予主顯道嘗愛幽湖之奇勝蓋林絡自南  
湖洄而爲濮旋而爲渦至是左右回抱音傳繁著  
充形勝之所萃焉使其奔放莫遏則悍而可懼溪散  
旁流則弱而易卸又何足以爲奇勝也觀其方春雨  
止波瀾浩浩與天相涵不見洲渚而玉雕翠碧往來  
其中景之觸於前者何如也及清秋之夕魚龍在壑



樹風不起顛倒星月而舟人漁子擊榜歌呼景之會  
於心者又何如也方全盛時並湖而居者非一飛棧  
灣閣雖南湖不足侔其壯麗而堂據一湖之要蓋有  
無窮之趣焉時方摩於

王事遂舍之而去客  
京師者二年分教

中都者三千泅埃壘之中未能有其一由以從耕  
釣而徒懷想於二千里外今爲顯道之所專也按朱  
氏世爲儒孝人其始祖某宋文林郎侍郎院官其子  
思明任元爲進義縣尉尉轉嘉興縣錄事司判官思

明之子青陽教諭仁甫先後相繼建顯道已四世矣  
今一境旣創於兵此堂復葺而新之挹空翠於几席  
之間來清颺於笑歌之頃固可以盡四時之樂益見  
文獻之家與幽湖同一悠久也顯道素攻醫得九鍼  
補瀉法於金華玉瑞庵實出密文貞公之傳故非一  
時庸工所及性尤急於治人而人賴以全者甚衆則  
天之報施又可必者矧諸子若孫讀書好古余知後  
益隆不替非止於是而已異日解組南歸織舟幽湖  
重登環碧之堂又當述而賦之云



水雲溪處記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行無大山惟叢篠灌木蒼鬱蔽虧蓋亦溟陽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子中者雖早夜作苦足生脰脰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然如太古時三吳之變兵亦不及予嘗徑竹岡絕黃浦邪迤而南由橫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璜遣介持圖示予其觀水雲深處者邱壑之所居實樸青林之勝且求文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



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之所伏也魚不深則  
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豹不深  
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恒若其不深而  
鉤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  
會可釣而游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瓊之託  
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  
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百羊之頃至樂莫  
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綬而在於一丘一壑  
味者方且奔走過都大邑急於自售以微利却緣爲  
事趣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曠能果於忘世桑柘內

外務日摧孤舟與海父往來來色蒼蒼暮月上升  
放子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鎖笛作龍吟三弄以和  
已飲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邪余將爲此而從  
之游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爲記



巖壑深居記

僧天然者玉山大姓劉氏子家素饒於資悉棄弗有  
戒妻子事其母去從沙門之有道者學焉行甚苦戒  
甚嚴五臺三竺之士咸以爲不及數徃來雲間雲間  
人喜而爭致之築菴數區處其徒而猶惡其聲也曰  
吾惡用是累人故送去之今年秋持張觀書一卷謁  
余秋涇觀其巖然削而隨者爲峰呀然崖而與者爲  
谷雲氣時霑林木蒼鬱不啻覽千巖萬壑之勝於香  
鑪王笥間也乃指而告曰吾將寄吾於此獲菴而休  
則華榘藻稅弗與也躡屩而游則朱輪駟馬弗與也



寓目有朝嵐夕翠之爽則楚腰衛頰弗與也傾耳有  
風篁瀑布之韻則哀絛豪竹弗與也木石爲伍虎豹  
爲侶人孰得而吾肆邪先生幸名而記之子聞而異  
其人遂名曰巖壑深居而爲之言曰大雄氏之教舉  
天地萬物納諸無爲其道者非舍吾大欲從彼之所  
其不堪鮮有能致之者天然榮於富貴之中而非素  
冒寂滅苦空之說一旦悅而慕之不猶得於獨覺之  
頃而能一生死齊得喪外榮辱惡能超然無累如此  
然是道也所謂策千里陵嶽兼使其不信則不可入  
而蒙者恒敵而不通情者恒盡而不進終不足以造  
其室以至於沒其與物之無靈而老於空山大澤者  
相去何遠哉天然有又於此則其性方啓而不蔽也  
志方銳而不盡也其至殆不爲難矣噫世之襲編衣  
而自抵牾於道乃挾禍福之說以恐愚夫愚婦汲汲  
微利如賈之趨市又何象與微若人之樹立則大雄  
氏之教亦久規而不懷已他日當造所居與之反復  
極論其所歸使無辱於巖壑也於是手書

東軒記

淮之南居人咸築土爲垣履茨爲屋巽高覺巨棟丹  
漆照壁之飾非惟煇燦而然蓋其風土俗尚猶古也  
方文敏者作東軒於所居之偏亦未始求侈於人容  
至樸廡其中行酒賦詩進晝累夜至忘羈旅憂聞嘗  
求記於余余視一時鴻生碩士之所述發其義者殆  
盡餘蓋夫然方氏越大姓也在元季時有捍海功優  
以名爵一門金紫氣煇赫然文敏在群從兄弟中謙  
冲自厲莫不嘖之 國朝革命徒諸豪於濠上遂由  
海濱來受一屋之地即其所名盍求趣之所在乎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讀陶靖節詩有嘯傲東軒復得此生之語竊爲之嘆  
曰江左人物其能知道而超然物外者靖節一人而  
已夫治百里邑國愈乎南村之宅舍五斗固愈乎漚  
下之田顧東帶之頌出心荷鋤至乞食至止酒初無  
一毫怵於中者豈不以得此生爲至樂耶苟以得此  
生爲至樂孰可以易吾東軒之所處哉由是夷狄晉  
宋諸臣涉江之初王導庾亮以區區一方經綸天下  
未暇論也謝安夷大難樹大功而謔毀隨之放浩卒  
廢而書空又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  
生已弱矣劉穆之佐武帝崛起於後任兼內外不足  
論也王弘歆辟盈居楨何尚之既老復起用智將迎  
烏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生亦病矣  
今文教去富貴而安貧賤樂焉而游疲焉而休外無  
所求內無所尤可謂獲全吾天於干戈格鬪之餘且  
將靖節於千載視冒進不已之徒遠已從人汲汲  
營營以至於歎而後止者相去何如也予故推而爲  
之說如此其時尚當徑造東軒邀海月之宵升覽雲  
霞之朝暉酒酣興發換筆爲賦云

旅軒記

余嘗觀乎逆旅之舍矣朝而至者夕往而更其次夕  
而至者朝往而更其次以其奔走東西南北之塗求  
庇於信宿之頃雖毀而莫之完缺而莫之補其勢然  
也及觀巨冢右族治第相高至費千金而風臺月榭  
各極形勢宜若可久而不易者越數十年間或死或  
徙已非一姓孰非逆旅耶凡居於是者豈管朝夕之  
忽來忽往耶不獨是也天地亦大逆旅也萬物之託  
於中其生也必有盡其成也必有敗或近而一時焉  
或遠而一歲焉又其遠而一世焉由是論之皆旅而



已有通其道者其幾於達與友人陳生原秉詣居臨淮五午以族各其室且求予為記遂進而告之果以今為族耶惡知向之非族也苟知向亦族也則今可以忘吾族矣其在楚也楚吾鄉也其在越也越吾鄉也焉往而非主亦焉往而非族雖然原秉生於雲間有戀戀不能忘者是固天下之同情蓋觀古今之星馳遞遊覽而不常如此則視臨淮猶雲間耳又焉能必於一方而不為族哉尚因吾言以廣其心是為記

聽松樓記

平陽縣治南出為嶺門峯門之西有大山特起曰九星嶺然與東山相雄長巨族林敬伯氏擇其勝處而居焉山多千歲古松拱者偃者樛者直者鬱然盤錯雷霆霜雪之餘不見遠近於是梳屨構於蒼翠間題曰聽松樓謁余為記起問其狀則曰吾嘗讀書其上

有聲颺颺然誤然經于周阿連于重葦若繹而不絕若合而不散雖朱絲之清沉鳳匏之啾簫弓足以喻之邪此吾聽之而樂也或天風夜作飛雨驟至激嶺嶒般空同又若滄濤之破山而西瀑布自天而落

此吾聰之而駭也莊周所謂天籟者非與幸先生卒  
言之余因論人之所同聰者莫過於樂而聰古樂者  
惟恐其財聰新樂者至不知倦則雲門咸池不足以  
悅天下之耳矧松之為聲非有大律律均之和以合  
乎黃鍾大呂者孰能聰之聰之而悅不知樂於古今  
之樂何如也其殆真樂所在得於自然異於人之所  
聰矣抑聞之善聰者不以耳聰而以心聰而以神聰  
以神聰者上也以心聰者中也以耳聰者下也假於  
耳曷若會之心會之心曷若極乎神與聰松之頃信  
其不徒以耳也予將起周而質之

敬伯曰至矣速書  
其說評調論百云

西翠樓記

海昌郭子誠氏葦居弟之西偏小樓一所額之曰西  
翠一時魁人碩士賦咏者多矣乃馳价求予為之記  
余觀岸海之山自鳳凰百丈而下皆平不可見距邑  
西百里為吳興其七十二弁連延若海濤起伏湖上  
者舉在欄楯之外此闕於東而拱於西也然西不止  
於是焉據其大者壑之匡廬為九江之奇觀又放乎  
西則嶽之太華巖然特起與天一色其翠當百於弁  
也又放乎西其去中國絕遠者則峩羽雪嶺其翠奄  
乎巴蜀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極於崑崙之墟所謂天

柱者益峻而廣其翠壑乎康居大夏吾又不知其幾  
千萬里也大抵極西多山自開關而勢已然故雄秀  
之所在禹載不得而至姬輟不得而窮近即七十二  
弁之翠其所不及者皆可按圖而歷考之與蓋人之  
器非可限也觀夫四境之勝莫過弁之在西矧觀夫  
巨廬太華乎觀夫幾層雲嶺與崑崙乎雖然山之小  
大萬有不齊而真賞之會于心則一耳當夫積雨新  
霽海日東出於是挹爽氣於桂頰之頃天空無雲倦  
翼盡歸於是賓素明於棧俎之間則其寄興之高為  
何如哉視彼層層焉潛於歷色狗馬珠玉錦繡者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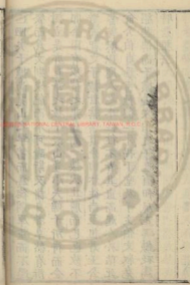
已陋矣千樓高竄山之翠蓄而為德則厚重而不遷  
祭而為文則峻絕而不可踰斯又諸身者卓然有所  
樹立是亦崑華之拔乎象山豈小夫孺子所得而企  
耶余固有以望之非直為一樓狀其勝而已也故不  
辭而記之子據世業醫其先由汴徙南至祖君王公  
懿善藥以應人之求徃徃不責其直而起人於陸死  
俞公伯貞為書種德二字揭于堂及子文伯文叙克  
紹其傳而子振蓋文伯之子也有相風尤工鍼砭為  
時所推云





蘆軒記

天台李延鈺之謫穎上也日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  
復題之曰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  
木莠卉出門四顧際天連海悉瀟江以蘆而不可限  
也故以吾吾室客又何怪乎客口噫江國紀蘆洲至  
樊口三十里大抵綠沙之地宜蘆未聞穎產之說也  
且河南許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內宋歐陽文  
忠公識樂其勝際即老于穎而不使時蘇黃門嘗從  
公游錄紅畫燭之詩至于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  
高庶甲第相望連楫巨艦與波上下者槩可想已今



既制于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已欲求如公禮西湖  
之風月思手而可耶嗚呼東西都之壯麗計相萬於  
頽也紫烟丹水春爲狐兔之區而金城五千步與連  
昌嶺之相蔽虧亦墮而不存此古今盛衰之變奚  
獨與嘆於頽之蘆也故然蘆爲物之微者藉之而不  
惜伐之而不禁使有嘉木異卉如向之可玩又孰取  
之表其陋乎其取之者以時之所見特此耳抑觀夫  
旣苞旣體至霜乾用折之餘散花如雪陣紛標文錯  
少陽落馬莫辨其所止固有無窮秋思不起在蒲湘  
洞庭間也祝彼爭榮於春齒芳文齋曾不及乎一瞬

何以過吾之所謂蘆與廷鉉必有得諸心矣因以其  
說來告余深善客之知道遠書以爲蘆軒記



橘隱記

楊溪距華亭五十里地廣而夷水清而駛人之業廢  
居者至而成聚蓋有橘州之勝焉友人陸伯讓氏居  
之題其游息之所曰橘隱且求予爲之記予諾之曰  
大史公稱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安邑之棗涇川之竹  
並饒千戶侯然伯讓非事貨殖而資橘之利也若已  
人所傳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者則又怪而不經非伯  
讓之所取也伯讓曰吾之托於橘者豈如彼之所謂  
故吾遂粗績六歲謁袁術以懷橘見稱遂貽口實於  
後則蚤有過人之識初不在區區之橘而已故因以



自侈且繁吾千載之思焉耳貨殖之賤神仙之誣姑  
置而弗言余乃爲之歎曰按陸爲吳大族自績至遜  
起爲大帝相而能以弱制強蓋復荊州之地破走昭  
烈於夷陵遜沒而沈復將其衆出督西陵以拒羊祜  
者五年及抗之子機雲又以文章名世至於今其故  
宅之在華亭者雖湮沒無遺而所謂唵鶴灘黃耳塚  
猶可彷彿其所舞歎訪遺蹟於荒烟野草中求其子  
孫必有與者而伯讓其最乎使居其位行其志亦一  
時之偉器也其父嘗徙於溪北越五十年卒伯讓遂  
留其二子而自返其舊廬蓋將遺落世故與田夫野

老退於三洲之上顧謂昔時將相之功名事業不可  
復見於是治田築室樹橘其旁以示不忘乎祖而素  
榮朱實見於夏雨秋霜之際者可喜亦何待蜀漢江  
陵之產爲富而橘中老人之樂殆不得如吾之深根  
固蒂也然則伯讓不能隱而居其位行其志必竭其  
心思勞其筋骨將終日汲汲之不暇雖欲有橘中之  
樂惡可得耶以此方彼亦猶愈矣尚益封植嘉樹俾  
過者指而言曰此蹟之後人也於是手書



古澗寒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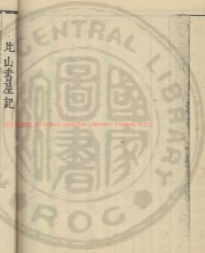
泉出於山正出曰澗泉縣出口沃泉穴出曰泚泉同  
出吳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漢泉此泉之大槩也而  
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鑪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  
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唐時嘗游西山  
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  
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錯錯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  
觸及懋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  
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  
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亦日正



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暈死而泉之旁飛珠濺  
衣蕭然如清秋松風設設相和肌肉爲戰而栗不知  
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入忘返翌日  
至南山白蓮峯觀水簾而寺僧病游客之數寒以巨  
石而泉散落崖間蕙復所謂鸞鶴啖而蛟龍涎者蓋  
不幸也後歸黃灣並海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烏龍  
泉北山有靈泉泉小不足觀及來雲間九山之麓亦  
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在釣灘之  
上泉灑灑出巖壁亂石中橋除而流尤甚清冽可以  
析醒疎煩與春涼一矣因題曰古澗寒泉求予爲之  
記遂舉昔游之所見如此夫泉蓄之有本則其源由  
必遠其及物也必廣君子之務實者似之傳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楚蘭之於學  
必能法之而不息其不至於極不止也余他日尚當  
一寄幽賞於泉上爲楚蘭援筆賦之

北山書屋記

北山書屋者慈溪陳守常氏讀書之所也慈溪之名山不一其回峰沓嶂戟列壁立爭雄而獻秀者莫過於北山書屋又據北山之勝朝嵐夕翠不起燕坐而畫在几席之間矣山之東去海為近波濤起伏浩汗瀾湧或見蓬萊方丈於曉靄中而安期羨門之跡彷彿可求西望姚江則邑居野墅井然棋布重華文命二聖人之德猶在於人而不忘者凡耳目所接必有會於心焉噫松風蘿月正在高世之士相友於閒寂之地尚無舍之而去如金陵之周顒始隱卒任使鶴



然猿驚貽北山無窮之愧也

鳴鶴軒

鳴鶴

傳稱衛懿公好鶴予嘗爲之辭曰鶴誠有可好者夫  
巧於萬變觸笙竿而鼓琴瑟不如百族之蟲人然也  
而不可汚介而不可狎類乎士之有道者當天寒夜  
半白露初降則引吭長鳴洪而遠清而亮足以破曉  
啾之聲殆非百族之所及故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  
于天以其處乎近而達乎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以其出乎此而應乎彼也宜懿公之好之有秉  
軒者亦異乎衆人之好已衆人之好鶴也翠也鸚鵡  
也惡知鶴之爲可好然以鶴之異於百族至於乘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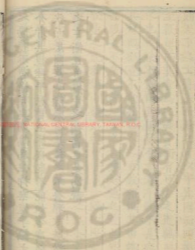


則天下之士將慕而歸之可以守其國而四鄰懷寇  
至投甲而莫肯爲之戰實衛有可亡之道鶴惡能亡  
之也哉使不好鶴其國有不亡者乎彼不是察而尤  
其好鶴鶴豈不愈於壘人之百族邪惟其由鶴而亡  
亦鶴之不韋已故知衛之亡非好鶴之過也然未有  
發予之說者錫山揚君德中嘗蓄一鶴以鳴鶴頗其  
讀書之軒蓋將以鶴自况且求余爲之記余交德中  
三十年實吳之奇才也始蘇州佐史擢于風憲歷江  
東浙西二道不以好而同不以仇而異故一時上官  
咸敬而憚之及張士誠入吳卽引而去之隱于爨山  
之陽義不苟祿日與鳴鶴爲伍抑喜悅乎鶴之紫而  
介者其視陸平原嘗主昏國亂不能如季鷹之高及  
收而思聞華亭清吹何見幾之不蚤邪故旣辨非鶴  
之亡衛且美德中之矜高也是爲說



觀捕魚記

松江產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罟或以叉或以筍或以  
曾巨家則砍大樹置水中為魚叢魚大小畢赴之縱  
橫盤互人亦無取輒捕者故萃而不去天始寒大合  
漁者編竹斷東西津口以防其佚乃輒樹兩涯鼓而  
敲之魚失其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戰戰然已在  
釜中矣於是駕百斛之舟沉九囊之網掩其左右遮  
其前後而盈車之族如針之屬脫此掛彼損鱗折尾  
無一縱者予觀而嘆曰魚之托於水也非燕九州四  
海之可歸也而歸于數罟之陂朽株之下以為至安



無恙若登龍門為惡知誘之者特以割之養之者將  
以仁之人之機亦巧且深矣予又傷其盡而無遺何  
其不仁之甚耶嗚呼天下之死於盡取者豈獨魚已  
乎豈獨魚已乎故書為記

翠屏軒記

狂大族葉明達氏居青島之茗塘群山旁園一水中  
亘而東北一山却立千仞者曰屏風山乃築室其下  
為游息之所題曰翠屏嘗命其季子生森求余為  
之記未暇復也及余來

中都森亦與諸生奉

香分教州縣之子第遂至臨淮復申其請焉則為之  
說曰山之類屏者非一若二華之在關右羅浮九嶷  
之在湖外赤城大姥四明鴈蕩之在海隅連峯奮嶂  
上接霄漢然皆不以屏目之惟九江匡廬則有屏風



九疊與壽昌之山亦名屏風馬彼固不可槩以一物  
者或斷或連或起或伏有上銳如劍戟之列者有突  
怒如蛟龍屈盤者有效奇獸秀如青蓮萬朵鳳飛而  
獸舞者又可專以屏言之乎惟屏風九疊出於千岩  
萬壑間與香鑪五老相參其曲折之狀可想已壽昌  
之屏風山闕於衙壕雖不得爭雄匡廬而游人寓公  
亦無至而玩之發於文辭以表其靈異豈非造物者  
矜待其人也乎大抵天下之奇觀未必專於一方二  
華羅浮九嶷赤城天姥四明馬蕩之外其扶輿輓壇  
之所鍾者惡可限乎南北邪苟得其趣於烟雲吐納

之時春嵐秋色之變猿鵝禽鳥之情卉木葩艷之發  
固不待窮周王之轍跡道秦隴上天台浮瀟湘洞庭  
而覽其勝則翠屏不異匡廬之九疊已吾何爲之左  
右焉然明遠父子託於林壑之久宜其出入上下歷  
見飲聞而且好之不已傳曰仁者樂山斯可謂之仁  
矣柳子記馬退山之亭有曰以碧山爲屏風昭其儉  
也則其儉亦可知矣雖然君子之於物豈徒爲耳目  
之玩哉哉嘗講易於家而求聖人畫卦假象之意抑  
觀地中有山之象則知衷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乎  
觀天在山中之象則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

至如虛以受人憇念室欲何莫而不取乎山澤也由是而進學焉將與翠屏按於丘垤之卑而山亦因之益勝視境中所謂錦峰綉嶺者何如和余老而糜於官未得如明遠放浪物外一登翠屏之顛招安期罷盧敖而徒彷彿其中若於天際慨然遐思而已尚懼辱於山靈而勃移瀾容也於是乎著

天香方丈記

天香方丈者靈鷲峰興聖教寺奎公方舟燕坐之所也東南之勝萃於虎林而虎林之勝萃於靈鷲舊云八九月月有桂子落其顛見於唐駱賓王詩方舟由雲門來主其席境爲之益勝庚子兵變寺毀於火載經載管克復舊觀遂以天香名其室且訪予九峰三澗間求文爲之記而方舟之說則曰吾所謂天香者非特桂也昔慧理弘大雄氏之法於東土逮寺靈鷲歷今千餘年中紹理而興者有宋之行果輩每合諸大龍象講內外典天輒雨曼陀羅諸花故有四花亭

者紀其異也吾法無所不備故吾香亦無所不備上  
徹渾淪下披磅礴微而無形廣而無際舉不外吾之  
法則舉不外吾之香凡具乎質者有雜香固無雜也  
限乎勢者有礙香固無礙也五音之奏可以悅耳香  
之所及不假金石而塞者以聽五色之章可以悅目  
香之所達不假粉黛而替者以明五味之和可以悅  
口香之所入不假芻豢而虛者以克非並非蕪迷者  
觸之而覺室者觸之而道躁者觸之而靜念者觸之  
而平偏者觸之而洪暴者觸之而仁憤者觸之而起  
貪者觸之而介戚者觸之而欣疾者觸之而愈是吾  
香所以薰發惡而會於善即吾法所以起衰安而歸  
於真也豈獨佳也與吾特廣其香於絲外而延其法  
於無窮以是而為諸天樂以是而為諸天曆以是而  
為諸天衣使大地物脫三毒八難十熱九惱無施而  
不可也余聞而嘆曰方舟之所造詣如此則知香之  
取於桂者淺矣余以事靡未能入名山覽靈鷲之秀  
一懸空中共談第一義為快姑次第其言為記俾揭  
諸壁以示其後云

一粟乾坤記

一粟乾坤者沙門理公宗元燕坐之室也余一日與  
二客過焉怪其名之侈而義之微也從客而詰之  
客曰天地糟粕也人於天地贅疣也蔽於小而不悟  
其性於虛空者見天地之大而不見其有大於是者  
也故以天地視人則人為天地之一粟以虛空而視  
天地則天地亦虛空之一粟耳曷為紛紜擾擾竟舜  
以一粟相釋為讓湯武以一粟相攻為爭此識者所  
以旁立而竊笑也一客曰噫夫天窮然在上吾不知  
其幾千萬里之高夫地墮然在下吾不知其幾千萬



里之廣而吾齊之以一粟惡乎齊哉然自其虛而觀之歛之至密不盈於一粟推而放之則彌乎六合是一粟已具乎乾坤乾坤不間乎一粟也非盡參互神易之道惡足以與之此竟舜湯武為能範圍其大用也二客之論濶起而莫之能一余歸而思之由前之所言蓋病其有而以一身之小等天地於小也由後所言之不化者鷄鳴而起日入不得休如負版而不悔則舉空之說使之一切之為累者履而居遠而弗存可也達而不拘者舍事物之粗而欲造乎窮神知化之地如凝冰而不察則象易之說使不過於一偏可也天地蕪窮也以一粟視之必有能辯之者明日宗元來求文為記遂書以貽之俾自攷焉





© 2013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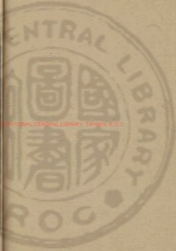


清江貝先生集卷之二

存十九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有序

右秋江送別圖處士陶九成東歸左司郎中塔文明  
作而贈之也處士始居赤城值天下兵變遂蹈海入  
吳隱雲間之鳳凰山後又徙山陽之南村 皇明洪  
武六年或以處士之名薦者松江守庶公即隱所起  
之至 京師以疾辭許之或疑其上下相比之時獨  
隱而不仕何也蓋高者恒不屑于事雖萬鍾千駟有  
弗顧者非薄萬鍾千駟也達已而徇物非其志也此



虞士終于隱亦遂其志而不屈也 京師之士喜其  
歸而惜其別追而祖之龍江之上而文明工繪事因  
寫而爲圖觀其臆舟于岸者行人欲發而未發也引  
騎或前或却者賓客之咸集也波濤洶湧雲山慘淡  
相與置酒勞勞亭上俯仰金陵之景無窮而古今之  
離思亦無窮也九能詩者咸著於後而因于助教稿  
李貝瓊既賦十四韻後序以冠其首云詩曰

秋色來淮南火雲猶冉冉迢迢白門道雞鳴動車轍  
憶昨雲間時龍津共看月賦詩笑不枯喜君如詩節  
高情天姥雲清氣蛾眉雪飄零十年後相見俱白髮  
鐘山風雨夜辛苦那忍說向來歌舞地野草經白骨  
獵場猶種黍馳道今生族天寒老鶴歸日落孤鴻滅  
草堂何時築漸緩橋門列有道林希衣蕪才亦朱紱  
且持一杯酒慰此千里別待我三泖邊憂晚辭

鳳閣



書九歌圖後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尚克復者越  
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  
史左右掖之而從以王女一舉梳一執筴東皇太乙  
也其次冠服如太乙有半首人身者執大纛乘揚曉  
殿自空而降翁一輿執杖者雲中若也美而后飾飄  
飄若鶯鴻欲翔而衝波和蕩石上江竹班班者湘君  
其後風裳月珮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  
更髻而扶左執卷二從者俱雅而異飾大司命也秀  
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于一翁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卷之十  
恭帝趙少司命也。裹甲執方矢，背裂鬚，張欲仰射者。  
東君也。一乘白龜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鐵，大松  
偃蹇，皮皆鐵裂成鱗甲。一袒裸騎鹿行者，山鬼也。甲  
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  
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成  
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國  
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  
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譎可怖者，有劍而畢  
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異時所見凡二，此蓋  
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啻金玉而先左丞玉堂

坡翁又以大策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  
已間待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俗  
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  
太乙爲天之貴神，司命爲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  
禮有不可廢者，而東君爲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  
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爲  
君，謂之雲神。以隋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  
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糅，  
私創其說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  
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與之



問政意深矣又豈或于荒唐如人人之微槁哉其見  
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口固人命兮  
有當孰離兮可爲信所謂願受其正者君子深取  
焉願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爲辯之于載之下志亦自  
矣予之寓于九峰三湖也壹覽無勢命酒獨酌飯歌  
以洩其憤令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  
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章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  
高摩減于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  
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云洪武九  
年歲在丙辰夏五月鶴李具瑛序繫之以歌曰

索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窮道存無爲樂  
唐豐蔭餘忽周八荒鬼塞大毒燒嶺黃上台司命中  
文昌斟酌元氣調陰陽福我以德福必殃下招帝子  
臨瀟湘蒼梧九點山蒼蒼路鳥三足升扶桑天門洞  
開夜已明神人瞳目鬢鬢張長弓白羽射天狼水仙  
窟爲宅龍堂九河既阻不可方龍臺出浚波湯湯山  
中之人白日歲天陰雨濕啼幽篁堯琴歌士身畫劍  
魂魂欲歸道路長吹簫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  
漿神來不來何渺洋



送景孟梓秀才赴雅州叙

蜀去中國為絕遠，秦始通之而劔門之險守之有餘  
攻之不足者也。劉備嘗資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  
孟知祥皆乘天下亂而竊據焉。光武討述四年而始  
乎魏伐劉禪，若易於武亦出老道而僅勝之。考之  
于史，漢入成都則自高平第一屯于津鄉，會于荆門  
入于平曲，戰于廣都而將士之死者非一。魏自斜谷  
駱谷趨漢中，又自陰平達于江油而鍾會鄧艾皆不  
述今其兵交之蹟猶可想見于千載之下也。若宋沮  
元吾弗暇論至一國朝以平吳餘力翦僭莖之明氏



不頓一兵不遺一鐵而全蜀來歸劔門如昔亦莫得  
待之為險者豈非天威所加殆過于前代也歟故既  
命官鎮撫其人民土地而善其措萬百貨所居又設  
市官以征之焉絲是華亭茶茶為雅州天全六番稅  
課司副使予以其釋青山房而有萬二千里之役經  
白帝泝三峽上累唐出龍門過石龕歷五壑鹿頭以  
窮巴閬之奇觀發之文辭固在此行矣雖然位卑而  
責至重尚慎之哉尚慎之哉

送朱昭文赴蒸江丞序

天下之物非一莫不因而器之故宗溪之金鑄而為  
兵于閩之玉琢而為圭為璧泗濱之不備而為磬龍  
門之桐削而為琴雲夢之篠刻而為矢豫章之材伐  
而為宮室舟車其取之四方者無一之棄于工焉而  
國家之用人亦然閩外之寄必求山西之制悍論道  
講議必求齊魯之君子守一郡長一邑必待夔黃守  
法之吏謀謨廟堂之上又在有莘之伊摯版築之傅  
說是物各成其器人各任其職豈二理哉然古今取  
士之途雖廣未若天朝合而用之雖伏于窮山絕

烏丸攻一藝者成獲與四科之選由是構李朱祁文  
以文詞高等擢秦江丞俾持坤徃撫其境而寧國汪  
太玄爲簿佐之且求言于予予惟秦江爲子虞之屬  
邑居川江之南距府三百餘里重山環列人民鮮少  
舊寇檢以守之勇明氏以地廣荒懸及附版圖因而  
不韋然其人未洽于政化所宜宜達 聖天子德意  
雖在萬里之外蹈義沫仁不異于中國則自邪文始  
尚勉之哉故爲之序而能詩者成繫其後云

送魏文芳序

昔蘇文忠公與弟黃門會于彭城之逍遙堂夜寤聽  
雨賦詩唱和奚翅頃麓之迭奏也大抵天下之情聚  
而樂別而悲見之朋友且然况于兄弟之親而厚者  
哉子每讀其詩以爲有棠棣之遺意能使人益重同  
氣之恩其視相仇相怨待之爲途人如鄭伯者用心  
何如也國于生上黨魏翰在 京師一年而其兄文  
芳不遠數千里訪之既見之頃怡然如文忠公兄弟  
之在彭城又孰知山川之阻霜露之慘乎發春嘗歸  
且戀戀不相捨而勢有不得留也於是一時輿翰游

者咸嘉其義發之詠歌徒求予序其首簡嗚呼親吾  
所當親固本于天理之自然爾未待強而後能者亦  
何假予言以為勸邪特闕夫美其本而不又是究是  
圖惡可不因文芳而推古人之所重也

選諸德列序

法武十年夏大猷督舟斷事官缺 主難其人恭之  
在庭以行亦經歷會稽招 爲之 命既下即治裝  
成行賓客咸祖于東門外或告之曰子其德哉治兵  
與治民異民牛羊也叱之前而前鹿之歸而却而慄  
悍之士如擾亂檻虎急則忿怒而無以服其心緩則  
玩肆而無以折其氣其勢豈不難哉予曰不然莫重  
于法法一定而人從之齊今國家重兵分爲四十八  
衛有裨有長悉稽諸古自罷戰而歸雖其鳴弓拔劍  
之德不除斬將奉旗之功可恃至懸法以示之使知

所守則暴者爲之戢貪者爲之肅息者爲之奮騷者  
爲之懲一出入莫敢或越其防由是觀之治兵亦  
治民耳昔公之在青州也火伍無鬪爭及米鳳陽也  
郟校無溢額夫以區區一文人充幕府之選非素有  
威屢敢擊斷爲其所憚何以使之禁其一切之欲歸  
備焉聽爲束于朝暮如此邪豈有其法而行之以公  
無私執行而于政犯令也則令之往也位尊下而勢  
寔尊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予知  
其易易然矣於是密督善其說遂與之測飲而測曰  
者爲遂行序而工詩者系其後云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至正二十有一年上以兩浙轉運司官非其人綱紀  
大壞擇中外臣有能者任之乃以南臺御史鐵木兒  
不魯爲都運新昌州遼魯花赤信合世禮副之既至  
鄒還遂詣丞相曰瀕海之場凡三十有四軍興以來  
其隸轉運司者仁和許村西路而已後經寇掠人多  
流亡西路歲辦鹽八千引有奇十九年裁四千一百  
十二引明年益至五千一十三引又明年益至七千  
八百一十引益二場爲下副使外嚴內寬宜往督之  
丞相曰法地久矣上無以給經國之費下無以爲素



民之資性懋哉乃孟春正月公乘小舟至浹旬之間  
黜吏之罔上為盡者獲丁之庭于強家者召父老立  
庭中申以三則奸者有罪禁其私販於是咸喻其意  
小大競勸莫敢違教自六月至于秋八月功畢而不  
答一人挿煎仁和縣六百引補善額一百九十引鳴  
呼天下之利莫重于鹽而初亦甚矣上之人徒知其  
為利而不知病民往往肆虎狼之毒嚴刑峻法以驅  
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公不臨以赫赫之威而有  
煦煦之仁辟之冬日民愛之矣視唐之劉宴吾何左  
右馬初公之來也以齋願自隨入視治所古提秋屋

日色菊射四無周垣不以為陋遂命葺而居之坐無  
重席食具藜藿泊如也視彼苛祿而為一身計擇高  
敞之第醇醪飽鮮而於所嘗務一不經意寧無愧乎  
今都運尋拜治書之命公亦不久於此矣於其還也  
因舉其吟而書之後作詩繫其後以著民之思至正  
二十有二年冬十一月望日攜李月瓊序詩曰  
東海水不枯煮鹽何日已大夫行負薪婦女面如鬼  
所悲力已窮鞭撻豈無耻欲食管黍肉實國郡尚此  
朝廷推老成撫我猶赤子昔遣使者憂今識使者喜  
嗚呼凋瘵餘坐使謳歌起天門有詔催板翼搏黃里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宋蘇文忠公序佛者忠勤詩且言歐陽子好士爲天下第一而一時庸人拔而頽于世者或負于朝夕之頃不特貴賤死生而然勳獨始終不忘歐陽子淺與人語及輒沙下故書以傳之嗚呼知人之難古今所同豈惟歐陽子哉而文忠公奉奉于勤言之者深著歐陽子所以待天下之士如此其厚而天下之士所以報之者如此其薄詩表勤之異于人人也今鐵崖先生揚公位雖不及歐陽子其好士之風則同嘗言方今人物宜拔十而得一縣是不擇其類苟有一才



一藝者稱之不置士以此多出其門而忘前好勝之  
徒以怨報德者亦有之矣最後識劉性初于羈旅中  
即以違器許之及其終也性初哭之甚表既與諸生  
蔡之復自松江走二百里求予為之傳以備太史氏  
所錄焉夫先生以文雄一代固不待傳而知予嘗先  
性初從于杭以觚墨相周旋者三十年義不可辭且  
嘉性初亦歐陽子之意勤也視彼負公而變于未沒  
之前者何如故越歷叙先士出處行事及所著闡于  
世教者悉書以貽之將來於性初之別也復張之以  
序三亦表其為人勇于義者如此猶文忠公稱勤之

意也性初大名入父兄嘗仕于元而黜削磨豪習從  
師讀書又事王泉王公瑞慈學九敏補瀉法後遇神  
師于海上盡授以丘長生所傳之密語其術益精治  
人往往有十全之效三吳成穰之云洪武五年歲在  
壬子冬十有一月初吉序



送閻炳文歸安陽序

閻子生河南閻炳文爲童子時父母先後沒殯于道  
次越十有九年阻兵未及附安陽之祖塋題馮大臣  
求歸而政慈焉大臣許之戒塗有日助教貝頊爲之  
序後繁以詩曰

河內昔喪亂遠近俱騷然操兵起殺夷夜探赤白丸  
健者方出走父子焉能全遶令半爲鬼暴骨滿道胡  
罔生當此時幸脫豺虎患二親不及養有淚空流泉  
荒阡驛荆棘魂魄驚木安飄飄來前都太學留經  
年安陽右太行所悲家室殘堂封已當營何日歸青



山松栢久化石蕭蕭風雨寒未斷反哺鳥無日視蒼  
天蕤蕤天楹闕蕩蕩金馬門敢私一身榮莫報三年  
恩上謁二大夫吐詞亦何酸桂木孤兔區重卜棲厚  
原五月南風生獨上龍江船白雲蒸悠悠送汝千里  
還

送接文淵詩會積序

予講學雲間時四方之受業者非一而會稽接澄持  
故人曹新民嘗見予歐陽若虛點馬若愚知其可與  
共學也遂進而與之每讀書至夜分止雖風雨寒暑  
無少間二年之間而虛者以盈愚者以明知其可與  
道也方將致聖人之經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屬兵  
興散去不相知者十年及萬方既壹大用諸儒予亦  
起爲國子助教澄乃不遠千里徒步訪予京師今  
年予留中都復蘇人致書焉嗚呼及門之士或  
擬朝廷之上或居蕃翰之重或放江湖之遠或陸



沉田里之中未有澄之不負于始終如惠勤之於歐陽子也然歐陽子不以貧窶倍之遂悔于後益壽不巳予敢因澄而尤諸子邪特表其情之厚而義之盡耳初澄之父嘗仕三吳遂以家從不幸父沒已矣而慨然遐想山陰之居有山奇而峭有水清而駛有雲霞朝暮之變而竹樹之葱蘢可悅也將奉其母以歸求予一言爲華子聞而嘉之大抵士之輕去親戚墳墓者非歿于王事而有不得已者弗忍也故雖富貴之極而有首丘之思奚啻魚鱗鳥之戀故鄉之性也蓋重予之族焉向則未嘗有葬之者上熱地者予中爲之特開道東門往而從之矣於是予書

送鄭子之序

四明鄭子之之往中 也謂子諸生與之遊者哉泗水相于江之游行二日抵青貝瓊曰真幸與門生之列今典教百里且居國都之內可無一言贈真雅乃復曰盍亦觀于水乎海門之游一晝夜凡垂以驗天地之大傳者子既得以見之矣遙出越海又見震澤之香矣既而絕江泝淮即魚龍之窟互鹿鳴之飛集而其深且廣者可如夜溟潤滯澹之小朝盈夕涸不可以後容者異是時哉然備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者莫過于河蓋自崑崙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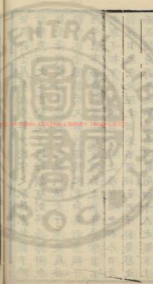
而落徑山破間千數百里而巨石之所盤來楔于前  
而薄于後不得紆徐滂衍而行也故其暴怒咄咄非  
江淮象流可敵及其山窮岸濶豁然奔放繞華陰歷  
砥柱下孟津道洛河注大伾達洛址折而南南折  
而東一日千里夷然至大陸而趨于海矣惟其勢之  
悍也遏之而命起繁之洪也挽之而蓋震瀟若雲龍  
怒若雪奔觸者無不崩而當者無不敗此河之奇觀  
見于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見河之浩浩湯湯也  
使無其本而朝至夕涸求其源而爲文邊而爲聲烏  
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帝論也若唐之韓

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  
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于困踣顛頓則揭陽柳州夜  
郎夔子夷陵修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  
彰大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頓于  
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嘗謂物之出于尋常者不  
抑則不振不寒則不昌今日之居後日之伸今日之  
伸後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於是察之  
而反諸身焉千之誠善有司是冠四十人之選其上  
春官也咸謂必顯于時而位不稱其才能悲感成於  
中耶殊不知建之之機寔在於是此天所以成其大

清江集  
卷之二  
者使動其心志完其所未至非止于弟子師已尚益  
無怠于雖老當拭目俟之

送王瑞卷序

予讀鍼經而知鍼之要不出于八穴曰公孫內關臨  
泣外關後溪中脘列缺照海八穴治經凡二百一十  
有三而九鍼補瀉之用由是行焉後參太乙飛騰之  
術其法有八曰迎之于前以殺其勢隨之于後以解  
其結提而升之以補其不足按而抑之以損其有餘  
左之上引以導陽右之下引以通陰虛之于中以生  
其氣實之于內以散其血二策之說寔相表裏皆本  
于岐伯雷公與黃帝問答之書攷之靈樞素問可見  
已通其術者全季則有金真趙慶哥皇元則有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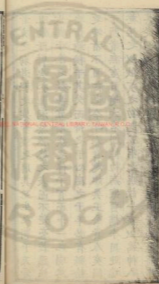


生真人以授實文貞公有所著標曲指迷二賦及王  
龍歌龍髓經行于世而趙魔哥之徒則有羽玄李公  
高山陳公再傳至于王通甫先生竊立李清隱然皆  
不若文貞公之際遇世祖而大顯于中朝也故四方  
學者咸稱北實若蘭溪之號潭王公則出入其門二  
十餘年爲得所傳之的在當時已有道南之歎遠鏡  
潭之子瑞卷益精于術往往治人之疾不啻大將統  
六師以剪小寇殆非一時農工之所及於是南北之  
明誠道克繼文貞者獨惟王氏父子焉嗚呼人之死  
生制于天而誠能道其逆順惟者信之危者安之虛

者克之弱者強之寒者暖之則其死生之制于天者  
且制于醫矣抑非洞察脈絡之表而不差毫芒惡能  
求其十全之然哉宜斯疾之傳千百而十一也瑞卷  
之術雖授于其父而得之于心慮之于手必有繅輸  
之巧者不可訖也今年春自越如吳王公貴人交謁  
于門者無虛日適大名劉性初病寒留橋李因迎瑞  
卷治之以俄頃之功起五年之疾故一方以爲神人  
其從而執弟子禮者非一瑞卷亦不靳于傳蓋將廣  
北實之學於無窮而利人之心亦及于無窮也敬云  
基矣浩然言歸因序以送之而能詩者咸繫于後云

逸王子淵序

余至淞之明年識澄江王子淵于頰宮時家毀於兵  
落晚蕪業太守王候彥強以故人子過之周之以粟  
既而去游吳門孝父之今年冬返淞上無餽屋之資  
寄食龍門寺孱者弊衣泊如也方王氏盛時四方游  
士之無歸者三楹之無養者必造焉子淵不以疏戚  
而汎濟之家之有蕪弗較也故其仰於王氏者非一  
人矣海內兵變江南北舞姓右族不死溝壑則齊竄  
散處豈一王氏哉其貧與賤所謂不以其道得之者  
也然子淵所嗜內交者反服若不相識未有矜而擢



之又且肆其譏焉以王氏之施於昔而背於今如此  
况彼之吝於施者乎昔薛公之相也以取士傾六國  
而賓客趨之不啻朝與市及一旦失位則去之富貴  
多矣貧賤寡交亦勞之使然也又何怪焉則子淵可  
以不足介於中矣然予於是悼時之不古而人情蓋  
偷抑利不是以結人也不子淵通醫藥治疾靈愈遠近  
稱之而利人之心不愆其前汲汲焉恐不及其天性  
之厚與眾人相去千萬矣余因書以道之云

贈醫師沈光明序

處暗室者具目之形而不能視一室之中則必感焉  
不樂思火而燭火而暗然後以為快矧瞽而不視日  
月之光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如夜索途而莫知所從  
則衣之以文繡享之以五鼎勢與王公等亦必不樂  
也苟有能治之者使昭昭然見日月之明八荒之大  
泰山之高將不遠千里造之以求其大快於已夫有  
大快於已雖無文繡之衣五鼎之享王公莫加焉此  
皆樂之至矣雲間沈光明者其先世嘗受術於龍樹  
師內障凡三十有六外障凡三十有六悉能治而去



之不啻金篋刮膜而始之無所覩者毫芒可辨也光  
明克世其學邑之大夫士咸稱之余始而疑終而信  
既而竊嘆之曰天下之瞽於目者有良醫以治之瞽  
於心者獨無良醫乎瞽於目者什一而瞽於心者恒  
什九明於日月者弗之察大於八荒者弗之顧高於  
泰山者弗之見由是是非邪正之無別禍其身而盡  
其國豈非瞽之深者與心之瞽甚於目之瞽治其心  
者愈於治其目夫潤之以六藝廣之以道德塞可通  
也蒙可啓也徹乎遠近視之而無不周也極乎小大  
測之而無不合也則其為快矣止於目之能觀耶余  
因波而感於此矣今年秋賀璋者目病而視耗遂造  
光明治之既愈來求余言以贈之故為書其說且得  
吾學者有所警焉

贈星學梅生序

天下之士成於偶而敗於奇適於開而厄於塞故獨  
青才不過李廣拔於奴而侯公孫弘德不高揚雄去  
牧豕而相始之困而終之顯如此信其不繫於巧愚  
而繫於命也代之談命者不精於五行妄稱吉凶禍  
福以惑人心而徼其利以私一己甲曰某日利乙曰  
不利彼曰某人貴且富此曰貧而賤牙得牙失百不  
一中徒蕪天下之惑已予來爰山有梅君王者踰門  
而求見蓋精五行之術者其告人吉凶禍福咸可徵  
焉蓋賢而隱於卜筮者也余雖不執於命益知其惑



於天者不得而易也故序而送之系之以詩曰我生  
之辰斗直於卯日直於巳太白一星獨守垣熒惑南  
流會鷓尾利不及斗升位不登三公惟有文章吐奇  
怪鍊水琢雪衝燕功結擲謬為事何以送汝窮請看  
推衍年祝鷄願學尸鄉翁

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奎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  
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中國四夷矣其召青蘿山  
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  
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為之序而翰苑集  
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釐為前後續別四集云予  
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  
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  
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  
之文粗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粗於韓子皆所謂傑出



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  
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  
着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  
極論樂極無窮其氣餘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  
繩平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  
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磨異同之  
說以誇耀一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  
發其闕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  
是求合於道亦既無矣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割竊  
陳腐文辭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抗不亦

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  
也博故發之於文章志雖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  
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  
作大號令脩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  
相後先矣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黜黻一  
代之盛者爲易今

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  
聰使知

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  
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

虎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惡足以喻其巧耶昔公之  
總脩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議論觀其儀矩  
非一日矣故知公爲深而望公爲重輒爲之說如此  
尚俟知言於後而非諛其所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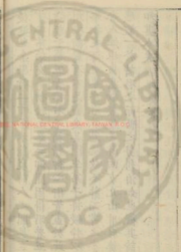
鄭本初詩集序

昔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  
矣公登虎園之臺後弓射之矢踰西雷之山集于彭  
城之東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氏  
與賀吳北游賀使羿射雀志其左目而誤中其右羿  
御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法之巧者功  
不及弓人則其器不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  
詩人之於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  
工者甚寡務速者不暇工惰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  
之精如弓人之弓養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其

工余獨得之鄭君本初馬本初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也有陰向之趣而不迫也駕物之妙濃秀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巧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巨匠以詩名世者不少本初恒病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積思累月而後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易不輟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之勤不失為良弓羿懲一餐之廢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詩不以遲為病在於遲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於易之而後進也余學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闢奧至正十二年始交本初於九峯三泖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術著盡於此而中州之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鉞梓以余知本初之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唐人性坦夷與物無競蚤游四方凡山川形勢欣感感慨一於詩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瓊臺集序

滄海之涯赤城之麓有學道者嘗製瓊臺法曲十年  
而始成其音律之和可以合於鈞天九奏乃率弟子  
按之王霄峰頂出神魚下玄鶴鬼神恍惚而至也信  
非人間世俗之樂所能侔者焉故往而求之其人已  
化千有餘年而其詞亦已佚不存矣又安得天才萬  
授如長庚仙人者起而補之乎且將訪之四方冀其  
有遇也竄家  
中都會李廷鉉氏因出其所著蘆軒稿語奇而意深  
大抵出入法曲之遺特續其響於既絕誠不易得也



余聞廷鉉以彭城郡侯桂巖之孫謚善處士君敬之  
子而嘗受業於森碧先生孟公之門一時薦紳多稱  
之近讀居頴上奪其山水之樂土而置之狐兔之墟  
失其綺紈之貴游而混於麋牧之賤宜其壺齋無聊  
不能一朝居也乃能肆意於詩籠絡萬象入於肺腑  
可謂不以貧賤撓其中者矣熟玩是編無慮數十百  
篇其五言七言近體必擬杜甫其歌謠樂府必擬李  
白嗚呼志亦勌矣余嘗謂詩至中州緊乎無足論者  
而乾坤清氣恒斷於人如此尚得之則發為麗華使  
千萬人攻之而不足吾獨從容為之而有餘抑可

已夫越二年復見予求書其首既喜而不厭遂後題  
之曰瓊臺集俾覽者知東南猶有若人而無請山中  
之寂寥云





灌園集序

灌園集者秦溪馬君文壁之所著也文壁蚤歲從鐵  
涯揚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託  
之豪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特號三  
絕余嘗講學雲間文壁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崗  
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  
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華兵棘意其  
涉艱蹈危壹鬱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園  
三泖之管一欵咸齊得喪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  
百餘首出以示余 誦之不啻鼓空秦以破瓦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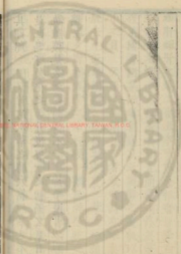


音進大羹玄酒而撤芻豢之 信其發於天機不待  
雕肝琢腎之爲工也且求予序余惟唐 李白杜甫  
以降作者非一人擷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英靈會  
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徒以萬天  
下之目 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文壁  
脫去凡近雄詞麗 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狼嘯嗥  
呻之夕野橋風雲之 中行役 離燕游登眺之夕兩  
金朝嵐蒸霽爽態之 時五茸獵場鬪騖 草傷心墮  
淚之地羈人之憤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  
寫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哉矣使

其翔翔 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筆又不止於  
是也嗚呼氣化之 非復混一之初而文章日趨於  
飢餓獲見文壁之詩得不一 歸乎遂書以冠其篇  
端云

瑞蓮詩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十有三日瓊溪夏士文氏有  
嘉蓮一開漪瀾堂之前沼觀夫秀鍾一氣幻玉女之  
祥雲危折雙葩洗仙人之夕露瑞方連理之木名表  
合歡之花淖約爭妍輕盈欲舉握中流而儷彩扇四  
吹以激芳水湖霜臯識弄珠之漢女月明烟渚送雁  
卽之湘君豈獨世之文明以著家之新合維荆表田  
真之儀既悴重榮杏符徐績之行始異幸合未若斯  
之參差疊見左右旁敷是宜宣之咏歌播諸紀載宮  
沉羽振叶八音於管絃玉綴珠編陶七情於紙墨茲



叙其實式冠于端

偏旁辨証序

自鴻基既裂而有文其法具於六書而數則窮於萬  
有一千五百大篆易而為小篆小篆易而為楷書其  
變不一然豈有舛於一波一戈而戾六書之法哉後  
世小學既廢而率承俗書之偽妄竟古文不可盡求  
之點畫之間如以寧為丁以丁為一為省文示意文  
愈變而失愈繁矣則偏旁雖非大義之所損蓋學者  
惡可畧而弗校以致魯魚帝虎之謬與宋紹興進士  
毛晃增修四聲之譜既以正其偏旁如支支毋毋爰  
爰美美之類固足以為經生學士之助而扶風馬君



文壁獨病近習之多出於私見盤之為艷夷之為夷  
半之為半船之為舡尼之為左屈之為屈晉之為晉  
臺之為臺鑑之為鑑燈之為燈是非替亂於是詳求  
同音異用同形異从一點之分一畫之別悉考說文  
及五經等書釐而正之凡若干卷題曰偏身辯証其  
視毛晃所定為有加焉既成編挾以示余且求序其  
首余閱之累日竊嘆文壁用心之勤如此若余之不  
善書者從俗踵譌弗辯其誤而後誤一時之人也寧  
無愧乎嗚呼字必有義而義各有從使不求其類而  
混之無別其累豈得場屋去取得失之間邪是編之

出非特有補於小學之功用之文章而施於金石則  
可以合古昔而傳將來矣余方挾兔舄以訓童蒙至  
有所疑尚獲從而考之猶觀今日之楊子雲也故書  
其說而亟勸鈇梓以廣其傳云文壁善古文詩歌書  
俱類魯公畫似董北苑中吳士大夫咸稱之偏旁辯  
証蓋特緒餘而已所學浩乎無涯余固不可得而測  
焉

五益齋游錄... 非陸魯公... 其歸而... 奮筆... 其歸而... 奮筆... 其歸而... 奮筆...

傳

鐵崖先生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蘆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鈞自月墜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異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為祭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穎易怠去梯籠輒俾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外進士第授承事即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益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



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辯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命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隳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

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詐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濟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而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耶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盜既



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  
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  
與夫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  
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  
史夫延祐天曆之間屢勅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  
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  
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  
莫丹之有國夫自仄牛氏之割落始廣其初枯骨化  
形骸猶服豕虎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  
雄至阿保機披其靈而自尊進耶律光而其勢浸盛

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敗於漢天  
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九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  
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  
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後晉氏不  
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  
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  
打苟逃性命於遼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  
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  
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  
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



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  
非君臣遠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遠祖比宋前與五  
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緒爲兄弟晚年遠  
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  
唐之突厥不肯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  
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特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  
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  
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  
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氓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  
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

朱梁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讐矣契丹氏背唐兄弟  
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  
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  
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與而人  
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  
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  
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  
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  
宗五代之孫夫宋於開寶八年城南唐則宋統繼唐  
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

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閔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唐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閔為統也宋不必唐周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唐周禪之張本者皆非夫當唐明宗之視天自以夷虜不任杜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註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

天猶不氓其社稷瓜分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鮪鯁比之昭烈在蜀則秦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末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遷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游魂餘鯁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



族屬既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閔者  
猶以正統在蜀正朔杜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  
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  
南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  
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  
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  
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  
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  
當繼我統當續之命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  
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

石泰言曰其國可滅其火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  
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  
途全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  
之大一統者當在乎宋而不在于遼與金之日又可  
推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  
元開國之幸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佛天數之符悖  
世祖君臣之喻蓋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  
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  
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閔代之承欲以蓋  
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



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九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措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

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王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忘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氏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遠矣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識公事又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

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爲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之綱目。君子之笑爲厚恥。吾又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觀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

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付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垂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真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年外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術家小技之論。王敦兇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庶以爲論辯出見者避之。

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欲不果  
去游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海下  
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辛楊子宣為浙江省參  
知政事惜其才欲爲于朝既未上卒十二年汝頴兵  
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雷春山後依元帥  
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  
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  
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  
畧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吳王室淮吳之人  
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

嗜殺一也聞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於  
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  
爲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  
使違奪也發舉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  
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  
力以搗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書  
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  
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况爲  
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  
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



黨者無祿參之法有奸佞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  
忠者某人有托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瘠以為廉  
良者閣下信佞為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  
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瘠為廉良則躡躡者進隋  
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  
而先遣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  
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  
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稔切政病  
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  
乘之勢而遠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

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長變閣下  
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初  
於小妾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  
病爵祿不干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群小誤人之  
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銀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  
也否則藥麋復上始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手晚  
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說也象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  
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迨識鼎木兇為保障而納  
賄不已後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後松江受業者  
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此文為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

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爲買地葬之先生爲人不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遇其實士以此咸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挾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滌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贈見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仗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爲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其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

直齋客曰老缺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稽景軒曰柱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僕下且榜於門曰客坐不下樓怨老懶見客不吝禮怨老病客問事不對怨老默餐言無所避怨老迂飲酒不輟樂怨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語史鉞置則遺音及誌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鐘歌鼓吹曲九卷于卷行于世

論曰元樂宋季之後政厲文耗錢漉務鏗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燒虞而下雄健而不



害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王光弼氣  
自不可掩身履微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  
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黃國華傳

黃國華字叙文廣州麗水人性方嚴好禮終日衣冠  
危坐而施舍無憾宗族賴焉歲歉必賤直糶粟以活  
民或大雪有不舉火者輒遺之里中爭者多從直其  
詞宋德佑間惡少年群聚為盜包氏族最彊號包家  
洞林某能搏虎號林大將劫掠旁郡吏莫能制惟懼  
叙文不犯境一日殺牲盟里橋圍為變叙文適過之  
衆驚散曰長者得無聞之乎叙文知之乃召與飲喻  
以禍福因出金帛于庭曰汝以貧為不義以此助汝  
矣慚弗敢取而去乃進與之元兵下廣州諸為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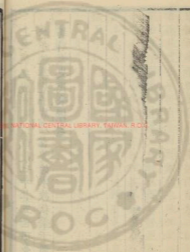
率改行老子田里歲時相率請門羅拜曰向非長者  
吾屬且盡夷寧復有今日耶所居之地曰弱溪初大  
家右族爭辟患其中重貨山積及聞兵猝至委之而  
走居人歆粟時略所有叙文叱止之命左右收貯一  
室事定召其主悉歸無遺有何通判者其裝盡笕子  
孫至今猶德之教與人道其事後年八十六終

貝先生曰昔余預編元史凡朝廷大臣下至巖穴  
隱逸無不備錄焉俾一言一行雖小必見若叔丈  
者仁以周約義以革暴方亂離中屹然爲一境所  
恃豈不足方古之王彥方乎時有司弗能訪其事

上之使紀載有闕惜哉後七年其五世孫愛池撰  
蔡府紀善見予城均言其始末故私筆于冊庶備  
異時太史氏采擇云

樗隱先生傳

樗隱先生者高世之士也於書無不讀為文章有未  
淡作者氣而不屑於仕或問其何取於樗也先生曰  
木之為人所材者松也栢也檀也杞柳也楸楠也梧  
楨也松之直割為舟為楫檀之堅椽為輪為輻楸楠  
之美削為琴瑟楸楠之大斲為梁棟若杞若柳若梧  
器斬為杖而樗之高且巨非不若衆木也然松栢之  
直無楸楠之美無楸楠之大以為舟楫則不勝萬鈞  
以為琴瑟則不中五音以為輪輻則脆而易敗以為  
梁棟則蝨而易腐以為器為杖則癭瘡而不任雕鏤



是木之不材未有過於樗已吾實似之然彼以其直也以其堅也以其大且美也不免於剝剝斷削斬屈而不得全其木之天全木之天而不賊於斧斤者樗也觀今之所謂豪傑顯於時者或智或力或藝或果數年之間倏起忽仆銀黃之重而刀鋸隨之矣異衆木爲人之所材者乎吾以醜觀獨存無榮也辱亦不及無得也禍亦不蹈幸而全吾之天非樗類耶終日杜門謝客坐木榻讀南華內外篇不知青瑣間執貴孰賤孰秦孰約也人以其高之威稱樗隱先生或又云先生錮姓嘗以兵略佐邁公善卿守會稽後以樗

西郭生傳

西郭生名士桂姓陳氏其先括蒼人五世祖宋少卿退庵主秀之崇德簿崇德地四平蕪山其俗質而尚文退庵樂之遂卜縣西之南洋居焉至子清毅公開府益大其門清毅公性剛介累官至尚書通歷六朝既老穆陵爲書清節高風四字褒之因表其閭曰清節至元季清節里第毀于兵後築月城其上生奉其父螺室先生碎地於外者十年既定而歸結廬月城西謝客讀書受業者恒數十人時螺室已没生亦無任意或曰以管之才盡乘風雲翔天衢與一特顯者

相頡頏頡頏推氣局志枯槁田畝中無乃左乎則應之  
曰程寔於醪蠅溺於汁魚觸於鈞蛾焚於蠟皆昧於  
所成也吾可擬非其所擬禍其身以及其宗如程如  
蠅如魚如蛾爲小夫孺子所笑和唯日營滌瀆上給  
八十之毋取遺書以教子使不辱吾先至頡足矣聞  
者高之

貝先生曰余少時嘗從螺室先生游故知其世系  
爲詳且獲觀家藏宸翰龍盤鳳書之勢雖歷時已  
久猶欲飛動爲之嘆息當是時節高位猶大權或  
一再傳子孫已陵遲不復流爲皂隸回視庶天氣  
勢石可憑藉者忽焉然盡而帶城陳氏先後幾二  
百年而清毅公之澤存而不析後學者流光詎不  
信與西郭生既與時相擊故不水用於時余觀其  
志亦豈時之所能用哉

古泉先生傳

古泉先生者魏人也其先居河中府河東縣之歷山  
自魏而分散流荆揚者非一有別族在莊山者尤爲  
強宗堯時九州厄于水禹乘歷山之良川之人賴其  
利水平荆揚之漑皆列於貢其莊山之別族授于商  
故人以歷莊並稱遠周之王以其有功于天下始封  
諸采而隸于外齊太公立九府國法而泉之于母大  
顯俗說泉爲錢云泉之狀外廣內方能通有無九國  
有大事必資之泉而民間尤仰之子姓輝顯並襲泉  
號秦并六國以泉亞金鎰高者滅秦更泉曰笑四賜



姓孔氏孝文時乃去而如吳吳王濟陰蓄異志見象  
大說曰吾事濟矣用是國富兵強其一歸孝文之樂  
鄧通武帝立怒其不佐縣官之急盡滅象族用白撰  
三族以天用莫如龍也故固之爲龍地用莫如馬也  
故方之爲馬人用莫如龜也故捨之爲龜時吏民起  
而爲好法不能禁死者數萬人自出者百餘萬人後  
廢自擄復泉職其品乃有三銖五銖與赤例並行而  
詹于上林三官三者莫精于五銖故得不廢廢亦不  
又降於三圓或耗或破宋龜之際其體益輕而無銖  
之質矣其他若梁之東西泉不可悉攷唐武德中有

元寶者得上意銖遂闕而不出元寶至趙宋支葉  
大鑿鑄根抵中國四夷皆知寶而慕之及有元混壹  
區字楮被用事而元寶點至正中州郡兵起亟元寶  
用之泉亦從顯故號古泉獨銖真聞焉初泉之生也  
其母見史占筮之曰吉其體上坤下乾是爲泰之象  
繇曰質固函方有文不居利博而廣菴本支輓經惟  
公私是資卒信而不誣且其用也周單穆公有子母  
相權之說漢賈誼有七楮之說光武之起馬援有當  
圓之說晉張廢泉孔琳有救弊之說唐惡其濫宋璟  
有出教之說是皆善于泉者宋之洪邁尤明其利害

焉蓋自鴻荒以來珠玉至貴未有易于泉者以其前  
民用也雖附權索等不交廡介士此錢之恒態然得  
之則貧可以富卑可以尊死可以生窮可以通失之  
則智者愚勇者怯故泉未始求於人而人爭欲致之  
惟其廢天下之義敗天下之法君子深惡之而無道  
者有云

太史公曰泉之利博矣不可一日絕者也能濟天  
下之患亦以起天下之奸故禁之嚴而死者甚焉  
蓄之固而攘者衆焉此後世之弊弗古若也三代  
之時非恃泉以理也特權之以泉耳不為之禁而

亦無死者不為之蓄而亦無攘者恃泉以為理則  
上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是泉之所以禍人也噫  
泉果利已乎泉果利已乎



賦一

石經賦 并序

五經載道之器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  
爛之餘書檉槩已殘缺十九惟易以卜筮存詩以弦  
歌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傳會穿鑿使  
五經大義不明于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十四年詔  
詔蔡邕與掌溪梅福為日碑張馴韓詭覃颺等求定  
六經文字詔許之邕乃書丹于石命工刻之立于太  
學門外時四方奉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也  
特以是之書耳洎唐文宗時高重為國子祭酒與鄭



單據刑定九經于石鳴呼漢唐石經已風雅用利于  
致百年之久與岐陽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棟莖已因  
推行其凡以爲之賦云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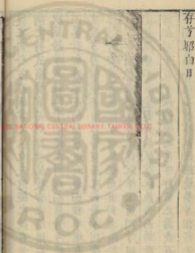
繫聖作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遠述兮  
威風瘡而不鳴呼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  
莫知予吳世兮閔萬世其累累亂既暴而不德兮舉  
大籍而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尚法律而爲治悲祖  
龍之鮑歷兮阮亦溼而無煙易卒存于卜筮兮詩亦  
肆于箎弦春秋問而不出兮禮樂佚而不全珣科盡  
於壁中兮先白紅之射天瀛遂憤而劉王兮家六合

而寧謐乃徑草而爲軒兮授壤細於十一泊六禁三  
違武兮炳大明之當中躡百家之著亂兮一道術而  
異同易辨科而爲隸兮徒家畜而人誦道固不可泯  
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時蛻蟬而道時兮經鴛滅  
而莫收制申勤之或件兮衰感失於校讐窮棄平之  
曰祀兮帝孝靈之當宇正俗儒之穿鑿兮倖中郎之  
傳古舛魯魚與亥豕兮割南山之堅瓠莖乎四十有  
六兮樹翼翼之成均鈎鏡畫之懸璣兮妙骨氣之洞  
達非餓隸之羸形兮非寒癩之枯枿非醉草之軟糾  
兮非餉弄之渾脫初崩雲之恍恍兮榮列宿之離離

鸞振翼以大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鸞鳥撰以乍飛兮  
羣鸞游而踐海彼鶴頭與犀尾兮曾何足以爲態捷  
奔泉之渴驟兮樂入草之驚蛇勢或峙于墜石兮體  
已悟于畫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連其日至豈八  
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陋石鼓之苔刺兮鄙漆  
書之土瘞觀奇陽而偶陰兮窮太極于有無成充湯  
之禪故兮求厥中于典謨何二南之和乎兮悲雅變  
而遠胡儀三千與三百兮伊初又之攸執何曲折而  
精微兮謹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  
掩泣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兮善就勸而好成正夷

夏之內外兮亦綱常之攸立夫何經之徒存兮昧古  
訓之時式痛責官而刻肆兮盛後官之傾國奄豎黨  
以盤錯兮又執恤乎社稷九州列而鼎峙兮黎庶化  
而爲豺經雖鑄而何補兮政與道而相垂建有庠之  
文宗兮乃繼漢而有作磐巨石之嶄嶄兮列廣庭之  
落落吁回首其幾何兮悲風摧而雨刺文斷缺而英  
辨兮委荆棘之漠漠吾悲爲沉屨于蜀門兮同刻鯨  
于昆池曾不若變雲與松風兮託良岳而効奇又焉  
得紀功千載兮擬岫嶼之禹碑諄日已焉哉石經泐  
兮刻藤出書連車兮布萬國撫遺墨兮相得大道之

存芳昭白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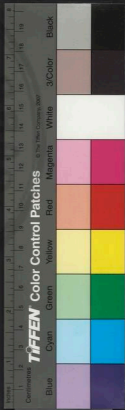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猶有所未足者曾將擊滄泊而說鏗鏘乎必將林  
陳斌携趙女孀臨弦攷鼗鼓若是以爲樂乎公子適  
然不悅曰觀棠之曲庸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晉  
之所以分裂也固不足言矣若此者又莫仗之樂無  
異於之靡靡以言其國者豈君子之所樂乎願聞其  
也主人曰七德之歌七德之舞太宗之聲王業也亦  
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孫無所濟焉曰漢祖馳驅  
龍飛海中置酒層臺悲歌大風龜臺四百光啓西東  
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也舉而未純然亦  
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柳開武之六成乎武

之濟河而西也馬叢射象牛散弗服倒載干戈包以  
虎皮天下知其竅矣不用也爰作武以秉功焉鼓以  
戒衆又然後戰也黃歌迤邐起其慕也餐揚蹄厲時  
不可失也故一成止山無成城商三成自北而南四  
成南國是疆五成分左右以畧周召大成護始而爲  
天下王振鐸夷舞東文膺揚看是何如公子曰其容  
美矣此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惟舜  
之大詔乎雷夫六府治三事和叙九功彤九歌澤陽  
之桐可以咏琴瑟焉安童之孫可以寶管籥焉泗濱  
之石可以擊而爲磬焉荆山之金可以範而爲鑄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香江貝先生集卷之三

說六首

敬說

抑嘗觀夫操舟者乎其器既備其工既習以運萬斛  
之舟濟天下之險若可恃也而有不可恃者焉蓋險  
不在於險其險之匿于無形也沂洞庭上三峽出龍  
門過灘灑卒遇洪濤震蕩日晦無光又東于亂石利  
倅白刃苟失毫釐輒從而溺於是志必一力必齊復  
號呼神明以求其庇幸而獲所止薄焉則推牲醴酒  
更賀大噓以為脫命于沉冢之鬼已然其所以能濟



555195 v3



者知險之當戒雖迴旋之廣三峽之怒龍門之峻澗  
瀕之深若履闢闢之近岷及其既出而放乎平波細  
流天風不作可以一日千里奚待夫善操者而後能  
也或覆而不救肉擊龜鼉魚鱉者器非不備也工非  
不習也病于玩肆縱欲不知過險于至安也使如何  
之所經凜乎若險之在前而無時不戒焉又焉及於  
是哉由是觀之彼與忘之分而得失之形如此天下  
莫不知之矣惟人之常情慎于險阻不通之際而忘  
于尋常無事之時明于憂患困辱之中而昧于得失  
安樂之日故無以善始而善終者非止一事而已此

予歷考古今而深悼之也四明胡莊字敬德求予說  
至六七而不勸夫敬者德之聚求諸經可見予何論  
以復吾子也嗟乎事無巨細一以敬為主不徒謹于  
所難而忽于所易其有不濟者乎敬德在刑曹三年  
為太學典膳二年日觀禮儀之講法度之施政可知  
矣尚無蹈操舟之過吾知其處高位享厚祿無疑也  
其勸之哉



太魯生說

太魯生師拊愚子將解而南遊于楚拊愚子感然不悅生曰吾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將往焉而夫子不悅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為說之招也嘗觀之知者先震巧者先辱惟屢知于愚而不伐其知天下不以吾為知寓巧于樸而不伐其巧天下不以吾為巧是其與吾技者已故外意不至彼知者先震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過在吾伐其知巧也荆山之璞闕其至美而未之知也混于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如虹觀卞和氏惟而獻之秦國



信其美雖十歲不易也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再劑而死無足昂若混瑒瑒之石耶今若不触自闕如荆山之璞待才與斲而求合于時器缺者不足與淪海處聞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察其既甚于則而至美不得全矣抑反諸大庾無爲之天伏若形鈴若喙之愈乎晉孔子歷聘諸侯辛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枵然幾死太公任弔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錡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志敘其得夫爲生道而趨于山澤餘月日而相推能而絕毀因而方然隨使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乎人相是非絕毀者以大者說之終身

### 矇說

越有矇始好讀書不問寒暑一夕視字如瓊絲追之愈紛遠之愈微且起則自有矇而無所觀焉乃矇于天曰吾何罪邪天奚暴而使我矇邪豈欲其爲鶴鷗不察于物焉若不生我邪天既生我而施之兩目又降罰而矇吾不知司造化者何如也乃趨于野弟子往而弔之者皆哭客聞之獨進而賀焉怒曰吾既矇故不得與人頡頏於時竊病而矇于天察奚爲賀客曰君何病乎其尤天亦甚夫黑白易別也吾不知其孰黑孰白西施之姣無鹽之厲人皆見也吾不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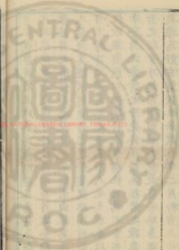
孰效孰厲信其疎矣事固有大小是焉好利而懷幸  
沉其宗智伯之才而多蔽也不容是非悅人贊已循  
平侯之間而自聖也利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者百  
姓之悲商鞅之危而為安也彼皆日如明星燿燿秋  
毫而所為乃至於此則其替有過于矜者世復不懲  
其失為智伯為衛侯為商君不亦悲乎若雖矜于小  
至論天下之道高極燕窮大極燕隘及考古今事必  
原始要終而鏡其成敗是知矜于小而矜于大若  
又何病乎黑白之不知由不睹乎黑白也彼能睹者  
且以白為黑以黑為白矣美惡之不辯由不睹乎美

惡也彼能觀者且以美為惡以惡為美矣此病之不  
可攻而明也若之病可得攻而明吾將進全鈞掩全  
筭除目之翳使若之視其鏡不翅太山視其小不翅  
八荒視其隱不翅日月之運乎晝夜以為何如雖然  
目不矜耳不塞足不兀手不寧人之大利也以疎廢  
視以塞廢聽以兀廢行以擊廢執固為不幸而有大  
幸存焉此塞翁之子免於沒而為福若之矜烏知非  
若之福乎乃起而謝曰至矣安言之言吾終身無所尤  
矣矜為好古翁氏也洪武八年二月初吉



夢筆居士說

浦項洪秉彝寓龍河之天界寺夜夢神授如椽筆且  
處高住山全室翁翁方書夢筆二字切驚而異焉蓋  
秉彝木嘗以語全室全室亦未嘗知秉彝之有夢也  
觀其所書而悟昔之所夢舉其所夢而兆今之所書  
若出偶然信其非偶然也瑛因爲之說曰昔江文通  
李太白嘗夢筆矣由是其文辭益工不知二子之天  
才絕入得于氣之清而純者故其爲詩萬象不足喻  
其富八音不足喻其和鬼神不足喻其變豈待于夢  
而至哉抑心志既專精神既一故形于夜寐之頃如



此而人之好異者論之或過耳夜半輟書而財忽有  
銳頭將軍狀甚黑而短掛鬪見予怒脫帽擲于地曰  
吾中山之族世號萬人敵然性不好武唯大人長者  
輒從之遊爲之執後朝暮不憚煩蒙其拔于俊髦間  
與陶泓陳玄並列今得事先生風着雨窓者五十年  
或有所不能文有所不及吾皆助而成之心亦勞矣  
顧謂文通太白無藉于吾而黜其功豈不寃哉且六  
夢之占具于周官黃帝夢天風鼓塵及有人持于釣  
竿飲牛萬數而得風后力救爲相湯夢負鼎者而得  
伊尹高宗夢良弼而得說于傅巖子重耳夢與楚子

揖有城濮之捷魯襄公夢祖而知楚呂錡夢射月  
中共王穆子夢人助已而得平王濬夢三刀爲益州  
陶侃夢登天門貴至八州督丁固夢松後十八年爲  
公皆吾所紀古今稱之而獨疑于吾邪乃叱之曰若  
秦虜也罪當族幸救而全之役則刻水誠不類尚直  
是非唯人之拘權類于系贖局促于篋詩李贖上功  
竟差六級救浩後書不措一辭故累屈于孺子壯夫  
不汝善也吾特取其強之一節引爲上卷名顯天下  
而一時新造疾而排之者日相踵尚何功之可伐而  
欲以是驕吾邪若以夢言益可論者黃帝之風后力



狄湯之伊尹高宗之傳說固微之夢夫堯之有舜舜  
之有禹又何如邪重耳之霸天定啓之若小自之帖  
楚又豈夢監其腦邪魯之不殺其君如大國者非一  
亦皆周公祖之邪呂糾之中特出于幸穆子之牛卒  
獨其室夢何與邪益州之遷蓋非濂豈皆夢刀吾室  
名臣獨無天門之夢如侃公居五等之爵亦盡國之  
松邪若之所紀徒激後世之惑而已乃起而謂曰先  
生之論高矣然天下之言非吾不傳天下之事非吾  
不明自班固揚雄而下莫不贊之吾其有得有失宜  
系于人人恒須吾吾矣有乎述也以其說曰起承轉  
曰夢邪非邪古人之事果不可記邪大國有所爲于  
子同于吾之王治者亦果非乃以夢傳居土自說云

藏六說

秦府奉祠天台王文中題其室曰藏六峯淫而問之  
曰抑聞此方之有玄夫乎玄夫泝淮絕江邊龍伯于  
珠宮龍伯見之甚悅遂引之同載逍遙蓬萊之墟因  
語曰若躡身杖重鐘其中實法踰頭而行不能與奔  
尺波濤而與鮭尾錯居何其志之卑而行之汗也吾  
常乘雲往來被雷而騁天濤呼吸之間平陸成浸豈  
不壯哉始居龍門積石幽絕險阻以為弗稱從之洞  
旋又以洞處爲隘徙之大瀛海在赤縣神州之外三  
韓以東百越以南廣袤三萬里皆吾藪也若一觀而

額之手玄天仰而嘆俯而讚曰吾安敢同於伯邪或  
小或大乍顯乍晦上柱無窮窮則八荒所以佐造化  
澤萬物此神而不物者吾猶不離乎物也安敢同邪  
然吾之先當神禹時獻書于漆之治禹取之則為九  
疇以傳萬世循之則治禹之則亂又九江之族能逐  
未至定古因三王以來俾守宗桃世掌其職其後有  
為清江使止于豫且遂見夢宋元玉以求脫元玉位  
術平鏡不遺卒為所創至今為大鼎吾德吾祖故逃  
之無人之境或伏于俯屈下或游混沌之中存一氣  
出入息之間久亦不死且至千歲固未嘗有求于人

人亦不吾求也虛矣免矣龍伯曰不然異者能飛足  
者能馳喙者能鳴角者能賦若所言必當所戰必克  
苟見辱于玄牝孰與為國大寶先復前素何為既誤  
如此玄夫處然而却曰斯言過矣為國大寶適喪吾  
寶也使喪吾寶又何可寶邪初又聞古有秦龍氏有  
授龍氏龍非人之所詎測亦非人之所詎測也以其  
有欲遂得飲食之吾恐龍之大欲為到累之秦且擾  
反殺吾出而為寶焉若逃匿下游泥塗然焉而不言  
伏焉而不前以全其天故曰深藏若虛龍伯曰嗟智  
士也可謂善于謀已者也世之術智而媒禍者多矣



幸聞其言壹以玄夫爲法宋蘇文忠公涉歷患難之  
餘故有隱若龜藏六之語豈惟所行之非而怡悔于  
後歟客毋怵也固札其說

觀魚說

予讀書未氏西齋左乾而右梁書猶輒凭檻而注目  
焉方天不雨水涸可越魚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  
散漫泥沙中焚鱗損介日就于殤將爲烏焉之所噪  
彈蹙之所噬孰有投而活之者予觀之咸焉以悲及  
春夏之交滂雨彌月不止百川暴溢浩乎如雲不見  
涯渙渠亦藉而爲大澤矣於是小大之魚畢萃洋洋  
然而泳嚼嚼然而噓有戲而唼者有觸而躍者有驚  
而逃者往來無時隱見無方予觀之又懼焉而悅乃  
爲之歎曰噫嘻天下之物各有所依而魚之所依者



水也昔之局而成者失所依也今之縱而適者得所  
依也苟得其所依其樂如是則遇風雷乘洪濤而上  
龍門者當何如哉以魚之一物驗天下之物使各得  
其所依相生相保其樂矣嘗魚之縱于水也天下之  
物各得其所依相生相保亦如魚焉則予之悅于心  
而無憾者亦不止于觀此爲是也所懼不得如魚之  
得所依嗷嗷焉有泥沙之困而日就于殆焉得不重  
予之感乎故爲之說

對三首

上偶對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器  
木料然而鳥爲噪其頗入其戶則毒草第然而蛇虺  
蟠乎中有屋焉什而不支有像焉凋而不完老巫揖  
而進曰是祠闕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千人有  
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汙濤徃來者必禱神皆蒼之  
如響百穀歲登無蠶繅霜雹大疫之災人既祭案至  
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惟夜見勞勞金  
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于是者靡至及其廢也

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于人豈盛衰關于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惟馬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白者見于夢曰吾號厲于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于神也罷軟者苟緣貪穢者政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懸降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寮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塞入則校壁而居目替而黑白相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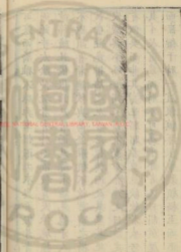
耳塞而審雅不殊非罕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殺肖天像地操珠玉被錦綺且依俛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于人子矣不以誦吾者誦彼與萬金雖積不收然礫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牆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圯而殃穴穢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權于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回為土木已余無以詰覺



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尼

巢雲對

南蘇征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  
氣出入乎戶牖與野馬相縈不絕遂號巢雲而楚其  
中化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  
恆方揀括於讀老子書因念而地曰其矣子之好古  
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時風雨禦著人因別乎為狀  
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蓋設也吾嘗病世  
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為名則故之用  
于假者真病也抑駭梅之跡能殊而憂學之情懸絕  
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



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倚群山窈窕下起蔚蔚龍踏  
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採之約之如跋如蹇文彪洞開  
宋祥約達盤盤固固仰不見天以居以夜其居凡安  
不大冬撤惠水夏寒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揚子有  
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  
預此黨之曰踰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履茨之為貴  
也吾恐為戎口下隄高原我國我樊犖石其間可遊  
可觀鑿而成壘壘而成冢冢皆落星市飲灑雲滄或背  
而崩或環而拱危為幾勢眩焉交踵神作孽孽勢方  
漸墮境與心謀物以擾動異音駭坐俯仰上坎曰聽

蘇芳紅翠流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金谷既墟而  
二十四友為禽宜米者之所戒獲忍禁其微乎曰高  
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剝皮為沈淪  
浩法云鳧鷖往來候鴈千群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  
宜其壘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賞結璘其視巢雲為  
何如對曰古者國有時壘以望氛稜察其豐凶若章  
華姑蘇恒勞民為之而勢危累基者君子不與也矧  
其下者壘千金以奉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屬  
吹參差柱促絃張乍抑乍揚移宮變商楚腰術頰二  
八分行曲按回波鸞停鴉翔楊蛾融媚吐氣蘭芳良

夜何其厭厭未共絕櫻纒燥炳燭傳觴其視臬雲爲  
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自吳之越  
自越之楚而息于此耳莊生之天籟羨蘇門之嘯歌  
顧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妾吾真邪曰結友全張連烟  
銜霍車馬相過氣識重約社事佔畢擊丸六籍遊邊  
狹邪窺留平樂百金一擲劉錚野酌杯觀五湖垣視  
四嶽其視臬雲爲何如對曰鄙哉責游子弟席夾葦  
之窟矜其瞻采菴涵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于  
一旦不亦悲夫曰入貢闕趨紫垣理萬民絕百官令  
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甯殿堂垂旒旒垂綸初啓鶴

蓋雲圍左右之人衣裝綺紈綠周三族風廷于孫  
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臬雲豈不有闕乎對曰以非  
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紫知秩能奚嘗鴟鷂之相  
萬又可以妾頭之邪苟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  
雲卷舒一壑一丘擷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哉于潔身  
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視于彼而不觀乎此蓋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爲物圍于天地而有時不足圍  
也蔽于山澤而有時不足蔽也泥溢如濤洶乎其不  
可排也回旋如雪浪乎其不可執也蔽于內外爲吾  
之落隕也覆乎六合爲吾之帷帳也其變不一吾之

玩也若狎而昵吾之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以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弘景招太白小匡廬畢少室遁適倘佯以末朝夕視彼壯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園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戒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木若終吾天年而守其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夫適為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于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忌觀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談漁樵對

客有出雲間涉大江北之京師遇業漁者偕老漁休于道意若有得者因詰之曰漁樵末事也方今明天子側席求士如不及盡舍爾漁與樵以圖富貴乎對曰客之謀已則善矣非吾所處也今公卿大夫以至齊民貴賤雖不倫其道一也彼漁子民吾漁于河彼樵子固吾蕪于山吾何異彼哉且彼大宮室盛輿馬婦女不營而錦繡子弟不田而梁肉非民之鈎餌國之斧斤乎民日削國日壞彼猶未已也小覆家大赤族來者猶弗懲彼葦為之嗚呼國卒不免于蕪民卒



不免于漁今吾薪給于爨米始儲山而樵七漁給于  
食未始絕河而漁也視彼不蘆已乎一飽之餘息于  
樹忘吾柯矣濯于流忘吾簑矣無覆家赤族之憂所  
獲多矣吾何易彼哉客慚而謝曰侯之味于道也請  
後若游曰又有大者焉渤海之東其深無極曰有珠  
焉在大鯨之腹吾漁而有之可以充六合郡林之西  
其廣萬里有村焉隣虎豹之穴吾伐而取之可以  
棟九廟此吾漁之所獲也大矣豈特富貴而蹈榻  
者曰做故客謝之曰大哉夫子之志乎願終身就衛  
焉遂錄其對

誌三

東齋誌

錢唐沈復東氏幼穎悟好讀書既長受醫術于海昌  
慧力寺之忠上人取黃帝岐伯所論及漢以來張仲  
景劉守真李東垣諸家書窮日夜讀之遂造其闢奧  
志亦無以過之者於是無貴賤貧富凡有疾者輒造  
彼東請焉起人于陷死者數矣然一以利天下為心  
其施甚博而取于人者甚廉故咸稱其有宋清之風  
與市井小夫之恒態焉徙家紫微山之麓回顧其室  
曰東齋過予清江一曲求文以為記予惟東之為方



震也日至夕而入度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復升于東  
而為旦則既晦而明光曜一新寐者覺伏者翔是一  
日之所始也歲歷冬而終日周三百六十有五復旋  
于東而為春則既寒而通一氣旁達死者蘇蟄者伸  
是一歲之所始也嗚呼天地生生之道莫感于東而  
為萬物之母焉故曰方定位東為首南次之西又次  
之而終于北若生者其體生物之仁將以仁其人歟  
抑又即其勢論之岱居四岳之宗而海受百川之歸  
蓋山之峙于東者莫高于岱水之會于東者莫廣于  
海生尚益進其術雖未達而仁天下尚足以仁一方  
一方之仁仰之猶四岳之岱百川之海豈不獨雄于  
時而為其所宗且歸如仲景之徒歟亦在夫積之而  
已後東謝曰博哉東之說夫請揭諸壁朝夕覽之以  
自勗焉是為誌



日羅漢吳蘇姑

一對本園日對為東之竹尖前辨端整博又望之似  
類而盡其似亦且較中葉之黃熟亦亦夫對之而  
一亦之亦時文強四意文省百川之嫩豈不爾學于

菊莊誌

今年秋九月既望予出城赴三里訪菊莊李君之居  
萬五畝之園而左右種菊百本有瑤瑤蓋者株高五  
尺開十花圓徑二寸強人以比西苑中酒時狀元紅  
者株高四尺開十二花祝瑤瑤蓋微劣全鳳毛者株  
高五尺開十花色純黃如金圓徑三寸鋪芙蓉者株  
高五尺破花如錯金間深赤色徑二寸強此為第一  
品次小金蓮琥珀打玉玲瓏賓州紅茉莉白株皆高  
三尺強花大小疏密不一而碧翎鶴頂亦繪芙蓉之  
亞也他不可名紀者尤衆雖洛陽牡丹未有盛於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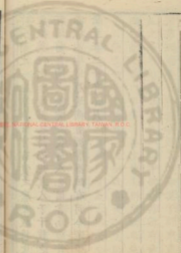


者可謂愛之深而培之厚矣君選置酒賓予坐日既  
夕剪瑤瑤盛一枝而去越異日命其子馴來求文以  
記之子惟菊爲草木之一前乎向靖節鮮有愛者而  
陶亦記之菊以見其高然未始有所標榜也及宋周  
子日陶爲愛菊目菊爲花之隱逸者後人遂取菊與  
陶並稱之朱子通鑑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卒陶之  
高蓋著于百代菊亦與之俱高矣吁一氣之烈草木  
摧敗無色若今社將士蹂躪大荒之野而菊挺然冒  
霜不同宜焉陶之所賞可謂絕類而傑出者乎君亦  
慕陶之高而又色別類分如此其趣固同乎陶已乎

亦愛菊之一也幸燕官守言責之廢毒藏携客過菊  
莊擬英沈酒和靖節之詩而想其人于千載之上不  
可謂菊自陶之後愛者幾何人也因書爲菊莊記君  
赤城人字道原通尚書經嘗番誠有司今老子濬上  
云至正二十年冬月

滄洲一曲誌

華亭大姓邵文侍氏治園揚溪居第之東偏垣而環  
之麤方池廣一畝錯置巨石相爲鏗綠類十洲三鳥  
之狀而奇峰峯然特起如神人出珠官疑有雲氣昏  
且上升焉觀者以爲成于造化也乃度地相方構堂  
若干楹坐挹其勝循池而趾則因高爲亭風松月澹  
尤極宏麗老繪參天修楊夾道不知有三伏時由亭  
左行百武又爲小亭可坐五六客以待游觀而憑者  
亭亭之西五十武亦如之中開塗蜀于北垣有軒在  
萬竹間曰綠陰軒之下溝以通泉水之來錯斜有聲



日流月其西軒曰樂琴書舍而名之曰滄洲一曲以  
記滄洲在滄海中間五萬里其人千歲不死有  
乘樓滄閣皆金銀氣有琅玕之產絳鱗白鳳所集中  
國之人莫能至者此雖廣袤不周而外旋大澤中俯  
平野彷彿其一曲已尸者故為給非壯人碩士筆充  
道是且不遠二百里招休予謂其子辭書駁輒律特  
十月始寒風高氣烈而海榮數本在爛熳如春於是  
置酒命峯共酌于下自晝抵夜回觀中天微雲盡歛  
二小姬出彈箏歌以和之極靡而麗恍然出埃壘  
起鴻濛也後值兵變予挈家南還攜李回愚其所讀

歷歷在目每稱東南之雄于贊者非一而能有林松  
之趣莫若文博焉洪武六年予起為國子助教越二  
年又奉命分教中都生涉江淮淮過麟于道從而  
訊之則文博已沒且從家臨淮之東屯而固復淫為  
荒煙野草矣為之潸然涕下後數訪于成均因言去  
鄉里七年固不得守丘墓為成近築室平岡之下獨  
與每居藝其地有秀可擷漁于川有鮮可食其道無  
異昔之滄洲一曲故揭舊名于相先生卒志之予惟  
隨遇而安者必有會于心而不繫于境矣若文博之  
居雲間也以其地為滄洲則山川是乎否邪今麟之

居濠上也亦以其地爲滄洲則池臺足乎否邪人之  
常情恒由境變苟會于心齊之爲一致孰非神仙之  
所居邪然文博富全盛時極耳目之玩視滄洲之樂  
不啻也麟方辱于流離轉徙而不易其樂非讀書求  
道而幾乎逆者能之邪故詳錄以誌之且寓感今思  
昔之意凡廢典之跡尚有徵于斯云

銘

君子室銘

倚歌君子止焉而安休焉而胖抱節不屈履泰與  
易並其心彼竹之茂不附不傾負霜登秀水周其隩  
雲暮共雷我讀我書或酌之耐風旋雪霏玉鐫金奏  
其樂孔嘉君子之實君子之華

存善堂銘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  
子曰性善蓋易原其流行之始故先言善後言性孟  
子即其賦予之同故先言性後言善其理一而已矣  
望澤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知善之當存則知惡  
之當戒者乎西白金公來乞銘乃為之銘曰

吾嘗觀場師之木也必封其本而上參乎天良田之  
治田也必樹嘉穀去稂莠而至有年嗟善之在人者  
苟無場師農父之智恒戕賊而弗令鄰衛之音贊吾  
耳燕趙之葩蒿吾前肆行蠢覺既汰而頗故貴夫君



子之學存乎中不為物遷我塗孔夷我宅孔安是居  
是山無失其本然庶積之而後豐庸詎非後昆之慶  
百世其延

用拙齋銘

从溪王子道氏以用拙名其齋介邵君箕谷徵余文  
遂為之銘曰

嗚呼混沌既鑿籙是七竅始開而太僕已殘矧歷世  
滋偽機變百出又焉得擺垂之指報班之劑以及庶  
為之先吾嘗悲夫金而範玉而斲木而採弗若罔之  
在礦固之在璞全之在山故特守吾之拙不强其所  
不祛惡傷生而天年奈何柳子病拙而外析潘生病  
拙而灌園所貴乎有道者恒樂于無用相與遊于大  
庭菲胥氏之天奚屑屑焉歎夫積而不使仕而不遷





試與汝既觀乎宇宙之中萬物蠢蠢雖所賦或殊莫  
不寓大巧于拙無俟規矩而方者自方圓者自圓盍  
順性以始終又孰非自然而然者也

澹泊齋銘

建寧倅周侯克後王披參政朋公之子也慷慨有氣  
節頗其所居之室曰澹泊齋取諸芻武侯戒子書銘  
也構李貝瓊爲之銘曰

藜藿肉麟腐腐孰明不如倚吾之淳孤表錦袂屢宗  
必求不如御吾之窟華煖藻撓吾懼是耿而爲擊鳴  
經風笙吾懼天壘而致盈百金雙璧之窟孰與寒而  
燕恐朱輪駟馬之榮孰與徒而無傾噫遠而伊呂之  
業約而孔顏之業世紛紛其澗濁吾將從汝之澹泊  
也

箴四首

誠敬謹謹箴

吾友會稽樓文淵常持誠敬謹謹四字誠敬

所以存乎心謹謹所以施之事也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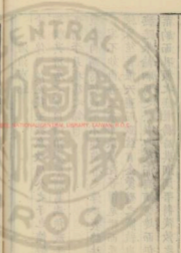
之堅惟誠可通矧子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

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

要在乎不欺苟內外如一吾又何為

右誠箴

知伯五賢寔柄之基藍臺一會戲康于而侮既規卒  
為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為主苟忽



乎秋毫所喪奚補亦有冀缺夫婦如賓送米于隴畝

一前一入

右敬茂

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魏茂無懈

峻人者恒為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

右謙茂

勞有不可伐處于朝則固和處于室則家悅噫登必  
招損惟早登尊大易之言守而勿滅

右謹茂

陔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

右謹茂

途乃疇而馳車償馬驚吾傷亦宜嗚呼攝恒伏于至

微必致謹其所事匪險之為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

右謹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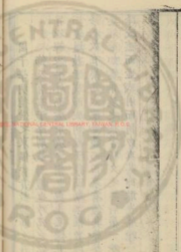
闕于學明德堂之東偏設鼓譟殿夕升降之  
節及有事于學則鼓焉禮也乃為之銘曰

冒以鐔容乎外而虛中汝之宗也與土奚擇其應神  
而遠通鼓于戎而皮列鼓于役而勸工惟黃徑回而  
修八故在樂為大配金鍾而西東有鐘其聲擊之逢  
逢冠帶如雲惟汝之從普斯夕之二時嚴一陟而一  
降或燕而壺或射而同勿爽其飾取告替睽

墓誌銘 詠 哀辭 碣銘 塔銘 共六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于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哉焉蓋自厚齋所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  
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于正無陸氏偏駁之弊  
而叔載又欲守之不失嘗讀臨濠教諭鄭真所著遺  
初老人傳其言行鑿鑿可考遠初者叔載所自號也  
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輒墓之明年其子陞謀  
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因子  
助教月瓊乃段狀并書於使者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中都為諸曰惟是不肖孫方新焉在表經中不得旬  
向走謁館下惟先生疾而歸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  
尚書公亦有光焉予歸不獲遂次第而為銘按狀公  
諱厚字叔乾姓王氏其先琅琊人至宋徙居開封尚  
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皆康之變寇從南渡始家于  
鄆嘗祖為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  
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授郎尚書號厚  
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謂承春公黃文獻公為志其  
墓曾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  
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教百言十歲已克

益孟詩書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晉經義詞賦孫策  
文說鄭先生王念判叔蘇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  
聞而異之固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判行政治詩經初  
李固尊元白授詩于舒文靖公璘王與軒李世親盡  
得其原委久益充積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利及  
臺閣典故世曾譜牒鄉里多答問之表文清公楠自  
翰林歸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于瀛洛間輔建安西  
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  
其明潔純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  
稍涉朱子數書輒詆諆無諸若與朱子同時其言論



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為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  
乃藉口理學以文家陋高談濶視漸成虛誕之風先  
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  
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吳  
名自有編年司馬氏為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  
作史必曰三長年代論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  
叙事貴詳不為繁修詞有要不為簡敘諛聞寡見雜  
出象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  
累代高下得失其備文清大喜復閱其文作而嘆曰  
先師之道竝不墜矣嘗為律序訓導演說名理辨析

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  
篇而止公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闡世道者為之直說  
抑揚及後聞者喁然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  
詞學十二經為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  
詩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浙東廉訪  
司副使曾某署鄞直學公許鄞司卒應龍謂之曰先  
儒謂錢穀亦為己之學也迺就職塗田砂岸先侵干  
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登考宜慰司板授象山教諭考  
最日租侵漁者不復延調浦江教諭諭月即去官歸  
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略江南以便宜用遺

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書復用外  
臣薦除鄂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為儒學副提舉  
皆不起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  
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遂其初斯  
足矣乃晝遂初老人云尚書富于著述王海最為詳  
洽未脫業而失後校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次請  
于闕帥鈇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衆文清公所撰四  
明志或有謔于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  
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  
書以進僉事驚悔命與祺志並行公為成教志若干

卷之二十三  
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與歲行之以經費不  
足而田為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  
入遂充其楹浸盛觀者謂紹興以來時見于此而先  
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  
品別人之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為輕重不以待遇特  
厚薄為是非送死厚于奉生恤小篤于事大報德甚  
于念惡勇退急于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  
宋季事壺壺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論坎鼎嘗欲為瘞  
正尤極論奉化陳程續近鑑前後之失有遂初葉三



十卷藏于家戒其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  
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操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  
今慮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婚時干譽  
以為高惠得志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  
于汝也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  
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于二人長  
陞次隲隲為弟寧孫後寧孫通泰秋詩二經蚤卒燕  
子遺命與同墓女一適戎某孫男一物孫以是年四  
月十四日塋于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兆嗚呼四  
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

家之長非褒揚所詎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祚  
統足以垂後無疑也故特掇其大槩而事之具于傳  
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琅琊番徙于鄞孫儒起家遠尚書公  
耀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瀾海昭昭大中或為異同  
倡而正之畔者斯從偉哉叔載克紹于後遺編侯藎  
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襲以爵道是惟尊  
紛紛黃小得失寧辨木葉末務內忘外缺三年象山  
遠近是容大夫有友學者有歸時既不偶宜遲吳久  
日遊以嬉託意詩酒耽彼里家會縱賜張蓋必易履



煙消雨泮惟吾迷初人豈不善年踰七袞雖晦益顯  
爵爵堂封在彼高原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故處士深水徒君彥餘誄

大行莫尊於孝友而詩稱張仲於周德莫近於庶退  
而史錄濂貞於漢卓乎特跽百代有光然皆出於所  
稟信非勉而後至也若深水徒處士餐者其殆庶幾  
乎按徒氏一門四世好如琴瑟又餐有弟醫病瘳不  
起而餐與同飲食起居三年非其孝友之可見者與  
其在鄉里號稱長者至許太守李行之招止御史彭  
叔儀李孝文之薦非其庶幾之可見者與其行足以  
儆於人其節可以高於世而闕墻之兄弟盡爲之戒  
繼踵之士必效其所傳也以某年某月卒某月某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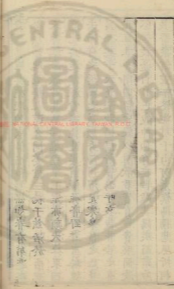


葬于荆唐阡南摧玉碎豈不痛哉余懼綴文之士舉  
其一而遺其二也私為之誄用著厥美詞曰

逸矣先民出處有時豈其好遠遠中立奇惟徒處士  
曠世相襲居約志伸卓焉靡及蠲溺于汁握斃于磔  
人胡弗懲以贊爭豪一室蕭然翳于蓬蒿有琴有書  
咏歌以陶州伯臨門中春深逸匪招焉徃蹟敦所操  
寧為人羈落其羽毛鴻翔千仞方爽並高處士得姓  
古司徒氏惟祖惟父欽華不仕柏木旣蕪條敷葉散  
一門四世總亦同靈伯歎維美實同一人呻吟不寧  
通于我身如何相仇殘忍真親乃私其室茂茂天倫

我推其家其旄旣鈞或倡而和驚如春有弟遊疾  
發頃弗起晝接几遊夕同姜被三稔于茲活於胎死  
天壽雖命微君其果群雄虎爭玉室亦類大江東西  
道近兵連電激雷奔孰逞其前僵屍膏野百里無煙  
去而碎之雲鶴之巖擷秀陽同濯足寒泉積之已豈  
矣奪其幸天豈予欺禍福斯警嗚呼哀哉昔君之有  
孔直且和閉關留客縱以酬歌君實有言貴賤同波  
不榮徒憂白日已俄神仙有嘉世躡其福疾而弗治  
良醫奈何靈輻餐鮑封千山呵素旗揚揚悲風折柯  
行道與嗟雨泣滂沱四視一世所存孰多道雖未歇

名終不磨嗚呼哀哉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公諱鼎字子良姓任氏世爲蜀綿竹人實少師希夷  
之後九世祖常官四明因徙家奉化之崎山魯大父  
虞恭大父果德宋進士迪功郎父士林字叔實湖州  
路安定書院山長一發松鄉先生公自爲兒時如成  
人讀書一過輒記不忘能長肄意經史博通旁考務  
極根抵嘗侍松鄉先生遊錢唐一時達官貴人皆折  
行輩與之交初辟松江府史歷江陰錫山二州盈玖  
疏于江潮行省板授橫浦場典史轉江陰鈔庫副使  
江浙理問所提控案牘轉海鹽州提控案牘陞兩浙



都轉運使司標磨蕪承爨架閣事上官以公老成  
習法事多倚辦至正十四年督課會稽四明甲其三  
則民競勸無敢後朝延兩遣使持御酒文繒贈之嘗  
道出曹娥廟下顧瞻咨嗟曰是女入江抱父屍出者  
釋老之宮巍然相望而此據推危腐不支風雨豈非  
有司所缺與亟率其屬捐奉葺之蓋其行事尤先於  
風教所關者如此十五年遷分部永嘉天台及還民  
爲刻石頌德十七年春告老歸華亭城北之別墅石  
間隔兵馬之間身已病矣明年春二月庚午卒年  
七十有一公同生三人兄來字子駒妻李妹季

錢唐孔氏先聖五十八世孫郁之女先三十三年卒  
男二人長文虎江陰州佐史娶孫氏年三十九卒次  
嗣宗戍州路純村務都監娶何氏女一人五歲適浙  
東元帥府奏差鄒士庶孫男二人長繼祖娶沈氏次  
紹祖孫女一仲貞流鞠希魯曾孫男一公卒之年兵  
興不克歸附松紳先生兆坎卜葬于松江華亭鄉塘  
龍塘西馬乾巷之墟子文虎附焉築茅堂若干楹顏  
曰敬思復置田七十畝有奇以給歲時之祭戒子孫  
毋侵其入公天性孝謹初松紳先生沒撫柩哭幾絕  
既葬廬墓三年凡家之所蓄一不經意惟取先生所

著句章集藏之其在理問所時命儒師侵梓行于世  
嗚呼代之為人子者惟知寶其珠玉競取而有之鮮  
知前人翰墨之為寶者而公於片言隻字未嘗棄  
而唐賊使松鄉先生之奇文章照曜後世不與草腐  
木斃其真能子哉既葬五年而某銘猶缺其從弟來  
翁狀其族出行實務祠宗未竭貝暖于松之泮宮乞  
銘銘曰任祖希夫本蜀綿竹遠公之生遂大其族出  
而試吏孔仁且直百驚一鴉孰與之匹不好而黨不  
惡而仇世莫與營位局器派三年海陬再膺帝寵既  
若而歸余悲餘榮歸堂必基惟殺必首其歸身  
守其族歸德之而馬龍之宅公行不喪視數貞百

江山劇中王先生黃公哀辭

嗚呼黃公中王者平山先生之子比王先生之弟也  
博學強記東南之士咸推之以久陸榘江山縣尉時  
身內為涉詔徒行臺于紹興以控制閩越至正丁酉  
大夫程公為參謀統鄉兵守獨嬰越二年城陷遇害  
一門十三人俱沒長子孟輔出而僅免嗚呼先生之  
忠烈固無愧于古矣余於先生為鄉人且蚤從其叔  
父次山公游故述辭而哀之辭曰

惟上帝之孔神兮信禍福之異施何先生之不幸兮  
獨罹厥災豈其積之不厚兮又豈行之或虧爵佐時

之明略兮。一割於南。宛倫既推於九折兮。雖善御而馬聘象鳥紛其高厲兮。鳳崎翼於湯池。盍低回以達哉兮。俟有道而一來。日慘慘而晝曠兮。風蕭蕭而夜悲悼兮。先生其不返兮。抑亦傾而莫支。嗚呼。舉貧生而惡死兮。匪伊人之攸異。死固有重於生兮。蹈白刃而弗戚兮。吾義之既獲兮。肉雖隨其奚傷。與平原而為朋兮。越千祀而齊光。敬懷存而有此兮。日食何而不亡。仰寥廓而些之兮。况余波之浪浪。

故徐居士碣銘

上海徐居士卒若干年。其子墮走二千里。見余太學泣且拜曰。先人葬於某年某月某日。而墓碣之辭猶缺。是沒先人之善。無以白之於不朽。其罪重矣。惟先生立筆信於天下。敢以銘請。乃受其狀讀之。則前進士華亭黃瑛所述。又足信者。遂為之。次第其行事而銘之。按居士諱誠。字信之。姓徐氏。世居松江之上海。曾大父某。大父某。父金玉。為大使。妣褚氏。居士以節儉起家。銖積絲繁。至有田二萬畝。他貨無算。遂雉一鄉。性至孝。為使府君嘗遇疾。醫精無應。乃割股。煎藥。

以進府君壽愈嚴於治家具備法既富益自貶所  
奉如初未嘗適豐惟樂賑施周三族之貧者會鄉里  
之不能婚嫁者字其幼而孤者病予之藥死給之棺  
汲汲如不及庚午辛未歲大侵為饑弱以食饑者活  
萬餘人由是以積善聞州府皆稱居士而不字焉年  
四十有六即屏妾妾斷葷肉以內外事屬二子曰釋  
法華經積至萬卷復鉅梓即施四方築菴居學佛之  
徒松江俗多事佛而居士尤信之深嘗持五戒不衰  
益以慈愛為主時出見漁獵所獲輒售而樂之小溪  
長林間所居之池多重洲復浦為梁水以道往來人

不為病鳥呼三吳之大姓不一莫不剝下而自封堂  
權而樹威勢知推一毫為利人事居士能仁其族以  
及人而羽毛鱗介且不忍其死視彼之暴豈直相萬  
載年既耄幅巾杖屨迨還萊林花園子孫歲時奉觴  
為壽必成以好學務本云及卒稚老無親踈奔走號  
慟曰善人亡已生卒云云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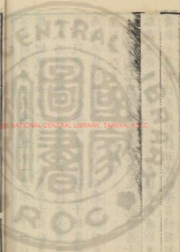
川積而盈山積而雄必有其漸迄於成功居士之生  
服勞無倦始大其家歲儲億萬億萬則有以及饑寒  
苟私一身我德局廷堅持五戒法華日轉匪福之微  
水善斯善或暴而爭或滔而傾不暴不滔慈儉是程



蕭涇之原未安龍配刻不磨過者宜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嗚呼大雄氏之論性其精於華嚴經八十一卷自晉  
又那尊者譯之至唐武后時再譯於賢首國師德宗  
龍舉三譯於清涼國師華嚴之教遂庶授中國然此  
之信而住住而行以至於悟者渺矣凡大地有生靈  
具是性謂之有而不圓於知覺謂之無而不論於空  
理其妙孰得以爲喻哉由信而悟者吾慈峰妙辯大  
師高麗宗主希古尚公其人焉按狀師族姓浦尚其  
名希古其字携季人毋嘗夢偕葉白馬入門遂嫁師  
生有異質甫七歲母授孝經一過即成誦不忘十歲





好佛書十二歲見紫微山惠力僧覺海白父母願從  
受業父母聽之祝髮爲沙彌姪長聞景若福公住崇  
德之常樂因往奉焉晝夜定華嚴觀福公悅其穎悟  
曰異日樹教東南者必尚也及侍福公於杭之高麗  
五年升座說經吐音如雷龍象大駭僉舉爲都講天  
曆戊辰領宣政院劉住常樂常樂自福公之去寺廢  
已久遂葺而新之學徒不遠數百里而至至元戊寅  
遷華亭之崇先益闢其秘名聞于朝有旨賜號慈峰  
妙辯大師闕七年退庵禦溪別峰蘭若至正十年江  
浙行省太尉丞相導其道遣使延之高麗特授御製

金剛袈裟及張士誠攝姑蘇累聘不應疾亟起索筆  
書偈曰七十三年住世以爲佛祖出氣今朝打箇散  
場參得虚空落地擲筆而逝二十二年秋七月乙卯  
也五山震悼冬十有一月辛酉茶毗于長平鄉之石  
頭里異香載道會者二萬餘人旣而捨舍利千數顯  
黃舌本泊所持珠百有二十堅踰金石悉不能燃石  
頭里地三日有神光射天人以爲師洋行之符云師  
一鬚雜花道人嗣其法者曰學宇古海住崇先曰蕙  
宇澤翁住西湖之妙心曰慰宇安谷住秀之招提曰  
瑩宇無傳住青鎮之蓮堂曰謹宇節菴住魏鎮之華



嚴曰明字月江住南山之法興曰澤字雲海住西湖  
之精進曰仁字靜雲住澗川之擇悅曰相字無見住  
常樂孫曰轍字萬里住梵鎮之常樂曰符字南山住  
嘉禾之楞嚴南山一日持狀傳太尉丞相命來乞銘  
諸塔故爲次第其略如此師狀備器宏勇於進道日  
轉彌陀千聲客至劇談愁暮無餘色擇深扶闕非得  
於言語文字之淺陋者銘曰

於維華嚴 經傳西國 毗盧性海 孰臻其極  
如雲彌空 如月照川 善哉修羅 聲聞人天  
一念內萌 十界尋兄 不索窮冥 迹而匪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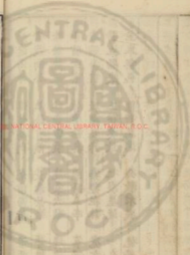
徑遠易水 惟信爲門 克信而行 悟道之真  
儒哉尚公 七齡有識 長泰景若 譬得斯食  
本堂說經 吐音雷震 龍象大曠 濟彼方音  
十霜常樂 棟宇輪奐 繼遷華亭 策錫歸淵  
寺賜嘉號 厥聞日升 毒龍在鉢 魔文分燭  
特立物表 王仗莫致 七奏星流 一夕雲光  
玉岑無色 默號鳥悲 公教不爽 視吾銘詩



雜著三首

三賢贊 并序

瓊嘗求天下士以文章名一世者古今不數人以事  
業著萬世者古今不數人若晉平原內史陸士衡及  
弟清河內史士龍此以文章名一世者乎唐平章事  
陸宣公此以事業著萬世者乎士衡兄弟之歸晉也  
張華曰伐吳之役利彼一俊且中州非無能言之士  
而弘麗漂遠殆不及焉史稱其遠超枚馬高躡王劉  
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則其文章可知已宣公之佐唐  
也嘗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自居翰林以至於



青工集

卷三十一

相論諫數十百篇皆本於仁義而所用裁十一先儒  
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子誼而術不疎則其  
事業可知也華亭備有二俊祠至正二十三年松江  
通守顧侯遜教授馮恕拓地大成殿北構堂而遷之  
并奉宣公爲明年春壇承分教之命始獲拜其楹按  
士衡吳縣人宣公嘉與人君非同里也生非同時也  
其出處本末不類也然上下千百年間而吳之人才  
以文章事業稱者獨此三君焉且不克盡其用以死  
孰非天乎何才之厚於三君者如此而功之奮於三  
君者如彼故天下莫不爲二俊究而尤爲宣公惜也

鄉人思之深愛之至今而祠之宜矣瓊嘉興人也教  
往來華亭勿讀三君之書未嘗不服其雄辭大節恨  
不得起於九原而忻然執御焉乃贊之曰

猗與盛哉一門二俊龍翔鳳騫天運既移國鄙臣遷  
才高匪福道否終愆蘭悲塗剪王耻喋全詞諤宣公  
華峰一柱泰邪而傾孤立無與炳炳萬言以藥人主  
功濟時屯謗由直賈有烈其芳有華其光近宗遠法  
豈惟一鄉九山峩峩與岳相望匡山之高伊人之良

猫戒

成均會食所儲有麋其棄肉者日至焉山東孔黠讀  
書成均嘗夜見一白衣好女子就寢以青荷裹飯食  
之然食而共至八日不餓且語同舍生郭傑等咸曰  
子歲孽狐能化人人多惑而畜病而死諸生環守之  
黠怒誅裝躍池中若從女子狀哀挽而出亟命醫往  
治乃避刀閉戶醫不得進禁越數日或見猫於堂謂  
即狐也逐而擊之斃股有四子未乳嗚呼猫爲肉所  
餌乃以類狐死於肉而狐之惑人者竟免天下之事  
多此類貪者可以猫爲戒夫然人不能辨猫與狐而



誤短辨人狐之難辨哉

罵蚊

吁嗟蚊兮爾生可矜爾毒可憎針啖踰蠅錯翼方蛭  
查伏如何夕飛旋徵明燭已撤空床始登既息而休  
爾胡見陵且行且歌什伍其朋經堂入奧猷猷薨薨  
或刺予服或啗予腦或集予背或觸予膚倏前倏非  
攘之弗勝完膚盡瘡欲寐旋與吁嗟蚊兮厥類實繁  
小大非一尤忌高足約章程質蝮蟻轉丸熠耀借光  
爾獨予仇而為猶狂胡充其標蟬乘其絮爾獨予嗟  
而為褻餐吐絲有蛛課蜜有蜂爾獨予病而為射工  
吁嗟蚊兮爾姓旣育爾求何酷殘忍其行宜食其肉



正直有道覆肆其毒潰腹誚貪爾奚不足露勳未卹  
爾奚不惡申以晉之罰將何為

萬世賴之安知其力公子曰嗚呼禮廢樂崩幾千劫  
夫而始聞主人之宏論乃復爲之歎曰雅南已亡兮  
泥壘曷正感衆雷怒兮空桑無綠綠綺不陳兮薦檀  
槽與茶箏妖侶爲妍兮嚙鸞鶴而啼燕營孰究夫大  
部之盡善盡美兮實婉夫大美大莖後千載之聖人  
兮集厥大成安得聞九奏於清都兮御天風而上征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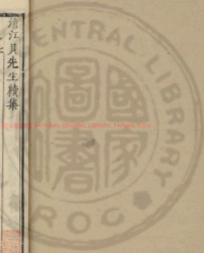


清江貝先生續集

記七

杏田記

吳門陳敬夫家隱濠泗間開室若干楹廣不踰尋丈  
深奧之等中可坐客五六人予嘗造焉因觴其所而  
請名于予按臨濠古鍾離國而晉董奉常居之奉有  
神仙術託于醫以治人病不責其報惟令種杏一株  
及成林又令以穀一器易杏食之而積穀施貧無食  
者今敬夫善善藥應人之求抑亦有奉之風乎請以  
杏田名之然不謂之林而謂之田者蓋祖于李長庚



之詩予固有其說矣凡人所依以爲養者莫過于田  
上者車一鍾此秦陽迷雄蓋一州而火耕水耨終歲  
不得休其爲勞苦何如也使不業田而有其地利者  
惟醫近之醫必宗于秦故曰杏爲田莫不可也嗚呼  
秦之爲神仙若淪于荒唐流誕儒者所不取而特取  
其有及人之仁焉夫享厚祿柄大權視人之轉徙滯  
堅不翅秦越人之不相恤區區窮山絕谷之士無民  
社之責乃能恤人之顛死不救而有術以濟之今而  
活者不知其幾千百矣可謂失之此而得之彼宜其  
沒已久而人猶稱之也世之庸醫又特假其名而漁

利一時曰吾奉也人亦信其皆奉也烏有奉之治人  
且不有其利也哉敬夫雖無神仙之術如來疾疢者  
仰其藥而不夭其天年則其施也博與奉之杏何異  
邪德之所積殆不可以町畦而有杏田之實奉不足  
以尊美于前矣是爲記復繫之以詩詩曰

田彼夕陽時耕時藝庶竭吾力以私其利倚與並奉  
樹杏千株地無肥硯有花粉敷既花而實又易以穀  
猛虎守之盜者斯遠惟敬夫氏苦藥滿家烏喙昌陽  
空青丹砂取直孔庶厥施孔博何殊杏日不稼而穫  
我作我詩爰揭庶隅益封殖之孰匪苗會

來青堂記

秀之隱君子陸景遠氏家于受史兩山之下以來其  
顏其室取宋玉文公詩語也謂予文以記之予惟芭  
居者恒病于湫隘雖極天下之雄秀如天台鴈蕩不  
得寬寸碧于江雲海雨之外而景遠據地之清曠不  
爲崇墉所限飲食起居與山相接可以寓吾目而快  
吾心矣必天台鴈蕩哉蓋真實之所在不以二筭爲  
卑九重爲高則天台鴈蕩不廣于受史兩山而受史  
兩山亦齊乎天台鴈蕩之雄秀其真實一也林是生  
挹空翠于几席若賓主然而雪霽之晨雲歸之夕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宜也予以讀書予以鼓琴或命客傾壺分曹對奕殆無邑居之器不知文公之在全陵與是何如邪故嘗論之文公之文章氣節表于一時又豈後人之可儼而其相神宗也雍容廟堂之上以伊傅之業自期不得有兩山之青以為玩卒行新法以亂天下取譏當世既罷而歸也來青之語且見于閒居之頃豈不貽山之愧乎今景遠放浪田里三十餘年以沮溺之志自適得爽不林于內榮辱不加于外是無文公之位亦無文公之誦兩山之青為吾之所寧矣予亦有好望于越觀西山于錢春觀洞底于姑蘇既老而息于越許從之等室其商當別山之中青矣故記之

### 拱翠堂記

鄧亭之大澤東西五十里曰御珠湖而居者多巨族其法通經好古則有翠巖邵先生焉先生當宋季居青為子有司代華世殊遂不仕家卒先生之孫南仲號浦雲處士者聞室所居之東偏顏曰拱翠以示其尊也處士沒四年其子文傳後治地東野揭舊祠于堂凡先生所藏經史子集及古琴鼎彝法書名畫刻度其中登降出入恒若先生之存而一笑一談接于耳目也且徵文以記之瓊昔講學雙墳溪上距翠巖之居三里嘗從文博觀其與仇白二公昌和詩風



流文采猶可想見閱二十年而所謂拱翠者不墮而  
又新之則浦雲之爲孫文博之爲子克承乎先矣瓊  
請以山喻之山之平行者有未足觀而奇秀之巖必  
有嶄然如嵩華特起衆山之中而峙者危者巖者岷  
者蜀者左右而顧焉隆者峯者墮者厓者如堂者如  
防者如重巖者前後而官焉不啻卑之拱手尊小之  
拱手大矣人本乎祖自祖而降爲子爲孫孫之爲子  
爲曾爲玄爲來爲弟爲雲仍亦若衆山之於嵩華而  
無不拱者此天性之自然又非木石之無靈特出于  
勢者也使忘其本而自別之自絕之爲理爲鮮則滅

其天矣今翠巖公之樹立于前而浦雲父子之相繼  
于後如此可謂知所尊矣苟知所尊則于翠巖厚重  
不遷之德峻絕孤撐之標必將視而效之也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于鄉人猶然况爲其子若孫者  
乎故不獨嘉文博之盡孝思而能尊乎翠巖又以景  
其後人盡所尊之義而致孝思於無窮云



迂隱卷記

孔氏之後有散處東甌者其五十五世孫正夫以明  
經登元戊子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三遷正夫  
舉尹性剛而寡與人成以迂日之正夫聞而喜曰是  
非吾之貴也乃築室崑山之麓題之曰迂隱遂老而  
不徙仕矣。大明洪武五年秋會于錢唐獲以觚墨  
相周旋者累日因示所著迂隱生傳且屬予為之記  
辭不獲則起而從之曰迂者以其不知變而恒與時  
忤蓋非一人矣當七國時言縱橫者有蘇秦張儀言  
兵者有孫子皆中其君之所好而孟子皇皇齊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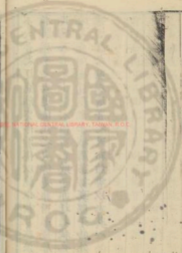


問獨以仁義勸之故為迂而不用大抵狗時為通狗  
道為迂通以同而述迂以異而照此古今之所同也  
正夫必達於是矣嗚呼世皆尚因而獨守吾方世皆  
尚巧而獨守吾拙世皆尚辯而獨守吾訥世皆尚銳  
而獨守吾鈍左次十年不得與通而善仕者相後先  
謂之迂非過也然方可刻而圓拙可改而巧訥可飾  
而辯鈍可銷而銳則迂而通矣莫得而弗為踴躍焉  
摧氣局志如此不知國有時而掘巧有時而失辯或  
屬而銳或缺方也拙也訥也履之而無咎孰非  
以迂而全乎士同病于通而不病于迂耳是故造異

不失吾之迂惡能突稱沉積以詭俗哉目救決佳山  
水間鹿豕之與遊狝鶴之與俦是非爾恣寵辱一致  
其視天下之士豈不獨高也歟子亦迂之徒也盍將  
從之尚蹈遠引觀乎赤城厲蕩訪真隱于物外相與  
歌迂隱之歌以適吾之天邪姑書以志其心

玩雲樓記

天台陳庚學家金陵悅小樓以居題曰玩雲而求予  
爲之記予惟雲者山川之氣油然而上蒸者也有曰  
歎雲曰洩雲曰回雲其卷舒無時口間雲散爲五采  
曰商雲而雲之狀亦非一有如旂幟者有如車蓋者  
有類人者有類馬者有類魚龍草木者有類鷲之橫  
厲鶴之孤鶩者有如滄海者如連峰接岫層接疊觀  
者是皆雲之可玩也然雲無情也惟由人處士玩之  
以寓吾情異夫聲色狗馬之玩矣聲色狗馬之玩亦  
雲之過吾前耳物于物者不以雲視之精或因而遠



非若玩雲之忽性忽來乍起乍滅為尚也至于旋學則其情之所寓又不繫于雲焉何也彼以雲為可玩而玩之也旋學從其父經歷公往于濠今自濠至京師父知尚書崔公迷辟禮部行人以不得朝父來其親欲為官若不足者憑高眺聖雲之所在即親之所在其竊于日滅于心者何如哉豈若幽人處士玩其如旗幟車蓋知人如馬如魚龍草木鸞鶴鸞屬如涌濤如連峰列岫層樓疊觀之可效可愕而已昔狄公仁傑出使并州以登太行之顛曰望白雲曰吾親舍其下旋學之與狄公時越古今而玩雲之頃同一

感也嗚呼君子委身而事君者義之公也覽物而思親者情之私也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狄公可謂兩盡其道已而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者天下之所同抑豈一人而然乎此子深取于旋學也旋學嘗有言有曰委羽山之麓而親戚墳墓皆在焉將奉其視前歸然後為至繁豈徒記于玩雲以寄吾千里之思邪惟未得遂其私也姑揭名于重屋固不繫于雲而繫于親者可知他日蘇是亦進于 劍將命四方歌陔咭之詩則玩雲之感不止于此而忠孝之譽益著于時亦若狄公夫是為記

水竹居記

距響兒來六十里曰澄林其地多蒼茂竹青環翠合  
不啻左泉而右洪也方承平時勢家採沃饒地鑿池  
築園爲觀遊之所計澄林蕪壤委之田夫野老莫有  
爭者及三異兵燹所至城墟荆棘參天獨田夫野老  
無廢興相尋之感而水之澗澗竹之脩脩誠可託而  
忘世者此何自竟恭厚直躡之而居之外窺內窅不  
後不阻當三伏之炎也千原火燎而天風時至其戶  
內淒淒然如空山之秋大雪之晨翠瓦蓬茅合春濡  
而交作則所以安乎體而適乎心者豈必高棟連雲



周阿蔽景哉予嘗過之俯遊儻之出沒仰飛鳥之往來悠然與心相會春春不能去安得徒家其旁為東西隣朝夕之間方舟上下豈非一快事嗚呼地之勝必狷乎人人之高必因乎地緣江麗矣杜甫客蜀惡溪僻矣柳宗元宅焉今幸有其居以遊以釣以絃以誦是可樂矣故記之

故訓導胡先生畫像記

張士誠之入吳也江潮行省以參政楊公完者與之入分兵擊叛將王可權于松江真遂大掠至夫子廟執訓導胡先生責其金先生叱曰若不討賊而反為賊耶衆怒刃之尋死至正十有六年二月也初卽使者命先生來分教歲閱月而可權至二月己巳夜內外舉火烈焰亘天先生亟命開門防寇徒藉辟火火且逼西址垣乃率諸生奔復買蕪善吳克教宋起潛尚德御升墜大呼注水沃之又令民徹草坊許新其居既而火乃反風若有鬼神相之者故東西佛老

之宮成燬真存此獨壽然如靈光定先生力也方其  
愛起舍卒在宦之人莫不駭散奔走先生會稽布衣  
耳不食其祿不任其事乃以身齟齬浪卒至見殺而  
不悔嗚呼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子思居衛寇至  
則不去以爲居守望賓師之道與臣不同如此今先  
生當爲曾子不得如子思也而臣臣守此以死忠目  
不足班于孔父仇牧義固不足班于王蠋斯亦傷于  
勇矣然先生之心以爲平居無事則朝夕遊談其中  
一旦遇急則棄之而去曾亦人之弗若也推是心也  
以爲守令則能死城社以爲節節則必死邊疆惡至

遠義苟活而夫事君無惑之道哉是未可深議之也  
後三年太守王侯立中因林教授馮愈言謂數百年  
先聖先師殂丘之匿微先生之守惡然免于焚燒也  
乎而今日學者幸有所庇以講許書禮樂之教者當  
知其有大功于此也前守既繪其像于東廡春秋祠  
而報之今宜叙其顛末立石以風厲其爲士者而知  
事其陵俟君克初贊而成之遂以命瓊然猶隱而不  
得詳也茲直書而正之先生名存道守師善嘗以春  
秋經試于有司其末松江時亦未有知者噫生不偶  
于時而卒觐顯于後矣先死之一日有詩書于壁示

其必死之意并某刻于左

序

乾坤清氣序

詩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詩穩本太白杜少陵而止乾坤清氣常新於人二子得所新而形之詩瀟湘洞庭不足喻其廣龍門劔閣不足喻其峻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態千兵萬馬不足喻其氣若夜郎夔子諸篇天發其祥神麗其秘二子亦豈知其詩之至于如此哉予嘗讀二集而玩之其凡則約乎情而反之正表裏因風而薄乎雅頌代之作者咸睹其味矣不過隘一于醉醒一于醜而忘其醉且和者長慶以降已不復



論宋詩惟蘇黃去李杜爲近逮宋季而無詩矣非無詩也於二子之詩嗜而不知其味故曰無詩豈乾坤清氣至是益斬而獨之者益寡歟有元混一天下一時鴻生碩士若劉楊虞芑出而鳴國家之盛而五峰缺堯二公繼作瓊說奇絕視有唐爲無愧或曰劉楊而下善詩矣豈皆李杜乎則應之曰鄙淺息而鼓吹作矣是棄而南瓦出固有非李杜而李杜者也前輩承而輯之曰曰皇元風雅亦既行之于世識者病其駁而未純錢唐全弘氏精選當代作者凡三十餘人題其集曰乾坤清氣一日抱其集見予黃灣之鳳皇山下求序以冠篇端報書其略如右後生新造法以古參諸今或有得焉則麗而不浮也奇而不僻也易而不俚也始可與言詩之味已是說也當與能詩者道之





王泉隱居圖序

王泉山距蘭溪三十里當五峰之北巖然青芙蓉巖危  
插天半與金華東西相亞而半山石皆雪色類瑤瑰  
蒼以莫如束帶然故一名王帶其頗有峰特起白雲  
峯峰之下有泉並出曰鏡潭潭通浙江而澄澗可鑒  
或疑神龍居之故又名王泉山云山多合抱之木與  
夫空青丹砂千歲之琥珀性得之昔舒元真金仁  
山嘗隱其中非御神仙躡子樵夫野老之所託也在  
皇元時則有王氏者為蘭溪之巨姓垂從賈文貞公  
學九鍼補瀉法容京師二十餘年不樂仕而南歸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于鏡潭之上自號鏡潭先生左右樹杏千株垂花開  
時遠近翫然與日光霞氣相射望之不啻董林焉其  
族入于弔後而從之者錯居其旁至數十家煙火之  
相連雞犬之往來熙熙阜阜有太古之風世莫得而  
知也則王象之境因人而益勝矣予不及識鏡潭先  
生獲與其子瑞卷交瑞卷屢游三吳間一日持隱居  
圖示予且將老於是因求文以志之子受而觀之乃  
爲之言曰天下之名山非一而王象其東南之雄秀  
者乎昔鏡潭所搏吟巖林壑之美殆矣終南少室並  
宜游而玩者所以長往而不來也然盧鴻李渤皆以

隱爲仕之媒非若鏡潭之不仕而隱也嗚呼都高  
享厚祿豈非人之所榮而懷才不售絕物而獨處  
故能純之屈蟠松栢之槁死沒沒焉無殫于時又豈  
其情也哉特以勢榮則必殆不若去位而固其安  
高則必憂不若辭祭而求其榮此考祭之碩人末  
弟過也予恨未能超然引去相與入山讀書塊象  
藥方日汨汨風埃中未知所屆回壑丹崖翠壁遊在  
弱水三萬里外而不得一至豈不貽愧于繁猿慈鶴  
邪姑書其說以識予之心他日或能嚴徑往候瑞卷  
庶不爲王象之生容而爲山靈之所拒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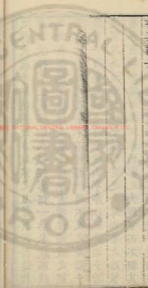
不可以易語也代之醫者類曰皆替之強者刺入中以瀉之頭目之眩者刺風池以補之與間使之治瘰後溪之治癩大敦之治疝三里之治五勞視之若甚易者惡知九鍼補瀉之法不難于逆隨提按難于察周身之 而刺之造乎淺深欲始舉其凡若鳩尾一火直中庭之下鍼 一寸五分止中心者尋亡中肝者三日亡中肺者五日亡中胃者七日亡中膈者一日亡中腎者不終日亡由是推之苟不知淺深之宜輕于用鍼鮮有不誤中而殺人者故雖極其巧又可以人而試吾之巧耶在皇元時實文貞公得丘長生

之傳大顯于中朝而四方咸宗之且推其所得述標兩二賦行于世後注銅人鍼經密語一卷未成而淡其徒有蘭溪王鏡澤及其子瑞菴者增注而成之則三百六十五穴之分寸不可有一過不及之差淵乎微哉一日瑞菴挾之訪予爰山求序以視其端予讀之累日為之嘆曰嗟乎鍼為醫之一耳而書之浩繁有不可勝窮者皆非所以為密也夫觀室而不覩其審則未造乎室道道而不求其審則未造乎道補注審語其用鍼之突實乎然其書闕而未廣也鏡澤父子因文貞公之注復詳之于後則所謂審語者既顯

而不得聞矣學者獲從而攻之則知其所慎而見于  
治人者足以冀夫十全之效而真悞也已故不辭而  
書其說云

送王至善序

雜揚東南一都會四方之所走集百貨之殫填多已  
生其間不務稼穡雖鬻龍之董耳亂鄭衛而日蕩妖  
冶大則走狗飛華攀危踊鞠窮日夜為樂蓋其風蒸  
氣習之使然而詩書禮樂之教有不能入者其有越  
于長厚力學好古而聲色狗馬不足以惑之則為豪  
傑之士出于風氣之外世又不恒見也王君至善者  
其在淮南幕府時已燕其名及為松江提控而予亦  
分教茲郡始獲與之相周旋聽其言考其行信其力  
學好古而不囿于風氣者也夫力學好古不囿于風



氣予于揚之士誠百一而為收焉三年之中上佐一  
府之理下總六曹之事糾其違而稽其怠由是上官  
多所稱辦而莫能于以私又可見其言之大而應于  
時者有餘譽之完而見于守者不愛如此獨惜其局  
于位而不得盡究所蘊也今年春書滿而歸予不可  
以無言故待來其人品之高不與族遷者論之嗚呼  
今國家庶事方殷以至善之才非久于簿書者將見  
信于既屈之餘譬之萬折之水東于龍門呂梁而後  
達于海千尋之木死于霜雪而後參于天爵祿之來  
忍可涯也哉

送蕭子所序

洪武六年春予被 召至 京師始為國子助教分  
教諸生復與學錄西江蕭子所友間與予言竊探三  
年矣而吾父年今七十餘遠隔湖江千里之外滯瀛  
之奉缺焉夫敬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  
不得養者傷何如哉且誦詩至蓼莪者我匪我伊蒿  
衰衰父母生我劬勞乃泣數行下嗚咽不飲此予固  
知其孝矣一日子所走告予曰孰得詣乎 朝歸有  
羽奕先生可無言乎又曰孰始由太和甘竹里從武  
山後從武山西之鼓樓岡禁草堂讀書而連山之環



時前後者菽茅如屏焉澄溪之分流左右者紆徐如  
帶焉雜樹千章篔簹竹千竹不啻秦人之桃花源而風  
土朴厚猶存太古時因買種畝之田一區與田夫野  
老鐮耕以給資賦粳粳其熟供伏臘之費粟無俟于  
外求也又即甘竹里築養志亭時迎吾父宴于上既  
醉則兄弟起舞爲驩但諸子歌而和之此天壤間之  
至樂也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  
天尚俾吾父益壽而康強方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  
以牲粢甘竹武山之境則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  
貴何以易吾之至樂哉予聞之而喜遂載酒于龍山

之許且爲歌以華其歸歌曰汝馬之騁兮孰予能駕  
汝舟之迅兮孰予能維大江孔安兮山無峻送汝于  
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兮有黍有稌漁後  
漢兮有魴與鱖釀黍爲醴兮魚升于俎燕且歌兮以  
樂吾父



送顧伯敷秀才歸四明序

四明顧伯敷少有奇氣與弟登讀書南山中十年聚  
試于有司一蹴至終季中伯敷獨耻習舉子業曰是  
不足為吾之學亦不足為吾之文學必如古人文必  
如古人可也既而去從鴻生碩士游益廣見聞之所  
未至者而赤城鴈蕩不遺仙佛之所記亦既數往而  
厭觀矣乃沂姚江探禹穴如杭覽西湖之勝春粧秋  
林互出朝煙暮雨之外者其變不一而潮門潮沒雷  
奔雲涌彷彿激萬弩而西也於是知宋之尚百五千  
年間安其樂而忘其憂棄中原而不復矣及抵始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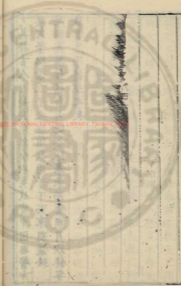




見穹窿之竄不踰五門洞庭之險不造彭蠡而嘆區  
區之吳保之以爭伯宜爲人會而泰伯不祀矣且聞  
博大夷壇則金陵爲東南第一四方人物莫不奔走  
會同焉遠至京師瞻龍蟠虎踞之勢而知天地之所  
載蓋山川之所控帶宜乎六朝定都以臨南柱而  
聖天子又當王氣于今日換安僊兆殆遇五馬一龍  
之應焉竄爾久之將歸名卿才大夫欲留而不可強  
也或賦詩以道其行而求予序于首予惟焉于方者  
不可與論天下之大以其所見者小也若伯哉游歷  
之廣雖未盡禹迹之所至亦足以充其學而養于  
文其於古人可幾矣雖然今四夷成實中國雖警方  
興文學以崇太子之盛伯載尚于于而來羽儀林  
天朝其能枯槁窮山絕谷托寒泉而睨明月以終年  
歲者乎予將望之矣

送閣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晉洛陽賈誼為漢博士一歲中起遷至太中大夫諡  
政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  
雖謙讓未遑且議任父卿之位諸大臣忌而短之出  
為長沙傅夫高皇帝之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  
作不可以不定者終漢之徒智弗及誼而帝又不欲  
用此予深為在上者惜也今 國朝假華右文方復  
三王之治九誼之言于漢者不待請而皆行矣處士  
聞先生者亦起于洛陽為國子助教嘗自比于誼人  
亦以誼期之特大臣無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



木幾以病謁告留 京師治之六月病久不愈延歸  
此子又爲在下者惜也嗚呼山川神靈降生奇偉磊  
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因將使之有爲于時也然過時  
之可爲而皆不得有所爲不知其爲天道何如抑初  
予與生同在成均養其講習之益一旦離散分處不  
能不爲之惘惘夫矧以衰老之餘攝官承乏與四方  
諸秀相周旋而四望其放于蒿邱溼綬間遠逐雲月  
爲事如誰所解鳳凰自引而去麒麟莫可係而羈者  
竊有愧馬士大夫感賦詩以送之爲予爲之存故是  
平昔復紫之詩曰

同客 帝王相野聚傷遠別人先春屬去興豈秋聲  
終朝看少室雲夜對嵩丘月龍門且復游鳳吹今已  
歇有使或南來題詩寄吳越

解

復姓解

前漢王敏夫之曾祖娶孤隨母適何氏蒙何姓者三世若干年至敏夫始去何歸王或曰敏夫殆幸其祖蒙何之非與予解之曰王何之別不啻涇渭黑白非若罔之爲郭翼之爲稽莘之爲辛籍之爲席敏夫之歸王是舉三世之失而反之正也使卒然以正之則王之世幾絕惡可以辟章祖之名襲而冒之乎或又曰古有夏侯養于孫而蒙孫者駱養于安而蒙安者今王寔養于何其蒙何之姓亦若孫與安也子又解



之曰孫爲夏侯外家路爲安養子蒙孫與安已誼其  
族王非夏侯駱之比尤不當蒙何當如鮮于之歸嚴  
朱之歸范也何者姓以統同百世不變氏以別異數  
世一變抑審觀夫水乎其絕也必復之其續也必源  
之其派有萬而本之一者可泝而尋也人祖其所出  
亦若水焉王氏不幸絕于前幸而續于後君子貴欲  
大之知本矣以氏論之其姓單同而出太原者不冒  
東海之王出高平者不冒新野之王歷千萬年而世  
守之光可以象仞耶使何無後何國不得于王丁亦  
不得于子何此截然之義不詳辨而後判又孰得而

亂也哉或又曰漢之妻劉唐之徐李當時莫議其非  
者何與予又解之曰此父之天子者也古者天子賜  
姓命氏妻賜爲劉徐賜爲李視得姓于黃帝光舜之  
時不同亦爲上者視之而爲下者尊之上無所賜下  
無所受其可以妻附劉以徐附李耶至有辟禍而易  
姓者曜其惡而易姓者尤不一舉之以例王何夫益  
遠矣或者無以詰因爲默之曰代有私其德而榮其  
姓豈一王氏哉有如敏大能知所出絕而後續蓋千  
百而十一非其天資過人而有學問之功不敏矣故  
爲復姓解不獨嘉敏大之爲人且以警天下後世之

天而不正者也

中星解

中星見于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無定位各于  
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  
東嘉鄭氏本于孔注互見之說謂象庶以易之蓋南  
宮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玄武矣東言  
大火則知南為犛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枵矣西言壁  
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予求之經而參之考  
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  
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從于四方  
而星鳥適見于昏中故舉而言之至于仲夏則朱鳥



轉而西昏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于昏中不可以象  
言亦不可以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歷宿  
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昂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  
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  
則裁之故月令仲春昏孤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  
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孤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  
的指故舉孤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克典所載豈非  
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說或易  
之春折四星之宜所則斷不遺天政不火時者如  
此然先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十之時則日在  
斗昏中建此見故於之而廣狹遠近之出恒于中星如  
之肯以為五見其法無乃甚疎乎行差之毫釐謬以  
于星而學者不之深也故表而論之

說

神監說

市有警者河南董敬精術教人從而質其禍福者滿  
戶遂以神監為號衆亦信之無疑或曰人之神寓於  
目惡有難目而神哉是又替之甚矣乃為之解曰稽  
於形者目替而神從之妙乎物者神存而廢目可也  
且自能監物不能不識於物察乎小而不用乎大明  
乎近而不通乎遠惟神則無不遍焉故莫得而蔽之  
者此人之所以聖也又奚待於物邪是知神之所監  
莫超目之所監目之所監蓋於有也神之所監蓋於



無也。有者天下之所同見，而無者非天下之所同見。也。見天下之同見者，不足以爲明。况一蔽於物，則吾之目已死矣。能見天下之所不見，然後爲至也。臨呼神，豈易言乎？今敬必掖之，而舉足終日若處暗室中。天地吾不知其廣也，日月吾不知其明也，太山吾不知其高也，玉雪吾不知其白也，南威白台吾不知其姣也，由弗善於監也。而洞窳四聖人書以人生年月日時，布策衍先後天之數，凡大官小吏，或通或塞，或壽或夭，極論於未至之前，而悉徵於歲月之後，非神之通於造化者乎？然敬豈靈於通塞，壽夭爲神也。

神固在於一，而不戾乎數也。噫，赫而至明，雖不見其所同見，而見天下之所不見，如此彼有目而昧於見者，何其多也。吾因之，而有感焉。故書以贈之。



霜林說

華亭丞會丘俞君仲璣以霜林自號間見予于清江  
一曲求其說爾不獲則爲之言曰鄧林之木其高參  
天其大蔽日翔鸞鳴而伏虎豹蓋不知其幾霜也天  
下之人徒觀雷風之所鼓動雨露之所沾洽朽者折  
焉斃者條焉而一氣酷烈施於以盛之餘莫不摧敗  
澆落若卷甲敗卒色灰而肉剝創視春夏之交葱蒨  
蒼鬱青翠翠合者已濯濯無餘而天地生生之機亦  
幾乎竭矣然脫者非霜無以堅華者非霜無以實其  
至於秦天敵日者皆成於霜也惟士亦然蓋凡盛時



志驕氣銳好前而無忌視天下舉莫吾若也及挫衄於世故進不得遂而退失所據窮乏頓踣然後知無窮之變以求已之不足智日明而業日崇是物必墮而後成士必困而後立如此仲璣蚤歲讀書綴文有聲吳越間其夫任而家於九峯三渚也璣且以其賞爵燕聊若不能終日乃以雷林爲况則知動心忍性懲其所已悔而益其所不能矣嗚呼宮室舟車之甘恒求之氣化推遷之後而任大事決大議者恒得之閱歷艱難之老成與余方以是自竊因仲璣而有所得故書

壺瓠說

壺瓠輒而圓者也或剖於酒器而倍以壺瓠目其人則尤其適圓猶壺之不瓠也曠漢夏生士文破方爲圓遂號壺瓠道人其言曰壺之爲器黃流臭腐無所擇吾實信之燕盍之屬西子之姦不能替天下之目吾有目而不知爲屬爲姦成詔之正卿衛之滔不能贊天下之耳吾有耳而不知爲正爲滔彼曰可吾亦曰可彼曰否吾亦曰否吾何左右焉哉治曰給貢賦外縣吏不至吾門日取壺中酒陶然獨酌與嵇阮爲相矣酒酣熟寢視麥軒不知天球間有螢觸搔接也



人吾與者吾奚喜人吾仇者吾奚感吾一壺歎耳是  
非得夫又何較焉余聞而歎曰生園其外不病其內  
方其內不異於外其既壺非實也然敢吹者污察  
察者誅此揚慚蕭望之不免於漢而司馬徽全軀  
世則言之庶忤行之庶望非壺歎之固不能也君子  
於此可以觀世變夫因書以爲說

蘭雪坡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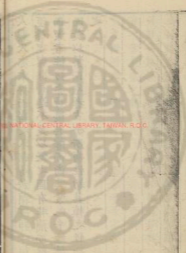
蘭雪坡者大名劉性初氏各其所居之地也性初幼  
有奇氣嘗從宣城汪先生授春秋學讀書山中者五  
年後值兵變辟地錢厝左樞張公才其人跨爲賓客  
久之以疾辭無留祿意放淡九峯三郊間而屬予記  
所謂蘭雪者至於三四無勳色予惟物之至馨者莫  
如蘭而至潔者莫如雪李太白高魯仲連之仰其詩  
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可謂知遠之深矣當  
戰國之時七雄相傾權變之士教以攻戰起携好合



學振海內德無不報怨無不酬然蘇秦殺於齊張儀  
囚於楚范雎辱於魏韓非死於秦蔡澤取相位裁數  
月魏冉虞商秩車裂李斯族呂不韋并回視一時富  
貴不啻壘壤之朝商何榮落之暴耶而仲連解翔兵  
交之際掛維解紛却千金之報折帝秦之請辛蹈東  
海而去名立而禍不逮身頸而利不汚此戰國一人  
而已以蘭雪况之又何過哉方今豪傑虎爭習縱橫  
之學為蘇張范蔡者干之以秘策動之以飛辯竊高  
位私重探與馬赫奕妾妾間麗榮其成而不憂其敗  
也幸其安而不計其危也性初猶懷仲連之志弗為  
人羈人亦不得而羈之又何辱於蘭雪抑吁蘭雪之  
至譽至潔非仲連不足以擬之固有非蘭而譽非雪  
而潔者性初亦將襲其譽而尚其潔也乎雖然以譽  
而焚以潔而礮者古今所病性初其慎之性初其慎  
之

聽雪齋誌

凡物之聲通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電之  
激薄風雨之回合使人通夕不寐雪也者微而不可  
聽者也於其不可聽者而聽之此其善聽者乎故當  
一氣發而爲雪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固不辭以爲聲  
或著物而有聲簌簌然如劍春蠶以爲有而莫可尋  
以爲無而若可察苟非心極其清耳從而清者惡能  
聽其聲於無聲也哉是時也天晦無月夜坐一榻上  
類凍蟻之待日及其既旦則連林俱縞大地盡白不  
啻海濤涌而雲氣合坎者既夷突者既平萬像畢入



鴻濛中而又太素之天漁人熊子弗辨往來之蹊莫  
不動色相顧以爲異而君子聽之欣然以爲大快於  
已雖張鈞天廣樂於洞庭之野奏宥雲於幔亭之峯  
又何以踰其崇邪夫衆人非不可聽也富貴者聾於  
五聲而不及聽窮約者雖聽而不知其爲樂惟君子  
會其聲之落於空寂者亦猶大羹玄酒得其味於無  
味歟得其味於無味爲善嗜得其聲於無聲爲善聽  
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錢唐戴良佐由吳門徙家吳  
山之西謝客讀書適大雪夜降殆有得於傾耳之時  
謝客者其室兩東子焉之記曰昔其晚也日堂在得  
相過尚能爲君賦白雪之歌以快聲之妙已足爲佳

林泉民傳

林泉民者陳留張氏字彥臣居華亭之城東門口與  
子弟數十人游春秋經或勸之仕不應或又曰先生  
居空室介藜藿得無病於貧乎則曰吾病不能辭富  
貧奚吾病使金焉可守董卓不燃臍也富翁可爲曹  
莫不族也步障五十里珊瑚八九株石崇之阱也鍾  
乳千兩胡椒百斛元載之毒也是皆無德而富禍之  
招也原憲季次不以貧爲病雖沒不朽以此較彼其  
得失榮辱相萬也吾病不能辭富貧奚吾病吾將翳  
茂林濯清泉與田夫野老遊於燕懷大庭氏之天足



夫人以是高之云

評曰古以民稱者有曰天民伊摯是也有曰逸民伯夷柳下惠是也天民不可及矣其有一節如逸民者尤渺林泉民讀書好古不幸時騷迫否以信爲信以約爲豐而無遠衆避物之過其免民之匹與代之食五鼎累鉅萬往往以沐猴身沉族視林泉民爲何如哉吁所謂龍蛇其身潛而勿用人莫之測斯爲格品之第一者矣故錄而論之

愚庵道人傳

愚庵道人者既于錢唐之東青門余一日遇于鳳皇山下楓橋梧讀老子書與之語知士也因詰之曰名者實之賓乃以愚庵爲號豈始我與曰愚若武子武子果愚乎庵若濟叔濟叔果庵乎吾之愚庵不可攻而還問天子方有事四方費棗蠶叟嗷然大言吾無而莫宜吹簫市人瞿然疾馳吾網而莫前是知鈍者非銳之與伏者非翔之伍非愚庵之實乎然彼蹈險而蹶者往往缺而思鈍頊而思伏吾以愚庵獨無恙故曰王固瑛而美全鈞闕巨而神存何以名爲余乃

爲之歎曰辭矣守之以納巧矣形之以搗壘者所以  
保身而濟大事由是道也彼所謂惡廢者亦其類與  
昔李斯智於秦見欺於趙高而族異錯智於漢見譴  
於袁綰而戮智因斯之賊錯之毒已伏于淵惡與  
虞不至血于市焉天下笑彼誇智而蹈險如斯錯者  
誠愚而也余固有取乎愚廢而羞道其智書之爲傳  
且以自警云

文

鑄鐘祝文

曰惟

皇帝受命于天既廣幅員乃建中郡建天錫厥鼓鐘  
之設政令攸存必審其音匪華以文警廢惡還以覺  
宸昏範金在冶功同大鈞爰告明神歷于萬春歎昔





鬼辨

城東萬竹林古宅款有妖白晝出於中擲瓦覆器人  
無敢居者一日過者寢於床以髮繫床足而僧古清  
居之其妖遂息咸以爲有道之士妖不能奸也錢翁  
倫錄之爲傳客持以問鬼之說於余余應之曰有之  
伯有爲厲於國黎止之鬼扶邕丈人而道苦之謂之  
燕鬼可乎子產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鬼猶能憑依  
於人以爲淫厲森之所錄其亦所謂強死者乎蠢蠢  
儒者蓋惑於鬼而不知死生之理者也人始以爲有  
也方疑而懼生目見人之所不見耳聞人之所不聞



終以爲無也既悟而疑釋真無所見聞矣惡知鬼之  
爲鬼乎竊置原其理而告之使不惑於妖可也又傳  
以實之益滋其惑矣夫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  
鬼骨肉歸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照明焄  
蒿悽愴此百物之積也神之著也先王因而尊之爲  
天下則意敢慢而道之猶以爲未足也教之反古復  
始不忘其所生焉此禮之由作而鬼神之義著矣由  
是推之神爲氣之息而伸而鬼爲氣之往而屈以歲  
則有寒暑以日則有晝夜以人之在天地則有生而  
死其理一也而萬物之妖鬼之非常者及其父也滅  
而不存散而不復卒歸於常耳壽夭不考於此且論  
清究諸鬼而驅之其言不經如此而人猶信之予不  
得不辯





© 2014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